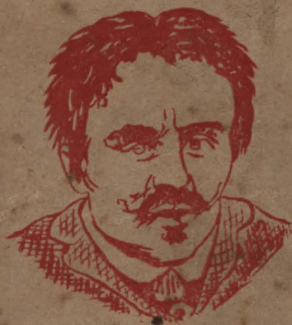


著名說小歐北

# 包麵的情愛

著 堡 林 特 史  
譯 適 胡

常德區	查
編號：23	換
交書人：徐國璋	



行印局書明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468B

1581518

~~1581518~~

## 小引

北歐諸國原來的國民文學大都是些民謠以及依古來口碑所傳下來的英雄神話，後來受了德國的浪漫主義及法國的自然主義的浪潮所沖洗，北歐的文學家也模仿起來，漸漸躋上世界文壇。北歐是冰天雪地的世界，人民終年與峻烈的寒氣奮鬥，所以民性強悍，思想沉着冷酷，與南歐文學家的熱情奔放大異有趣。

愛情的麵包就是一篇冷酷的故事。牠裏面講有一對年輕愛人，因情熱而將結婚，最初他們的丈人很反對，因為他的女婿進益低微，不容易撫養妻子女兒，但丈人的理智不能說服青年們的熱情，青年們終於冒險結婚了。婚後的生活很是快樂，男人爲了愛護嬌妻，靠舉債來過舒服生活，一年以後就有了小孩子，負擔於是日重了。後來債主都四逼催索，終至破產，家具都換了主人。丈人趕來，把女兒和小孩子帶回家去，臨走時歎氣道：「總算我沒主意，把女兒借給少年人，過了一年，她把女兒還給我，毀壞了。」

——可惜人生在世不能夠吃不費錢的燒斑鳩和大紅莓，這真是可大恥的事！——作者在小說結束寫下這樣一句。這句話有什麼意思，讓讀者來思索、回答吧！

作者史特林堡的產生，使瑞典一躍而成爲世界文藝國之一，可想見他的文才的高深。他是一個

極敏捷能幹的人，是一個自然派的作家。他曾結婚三次都離婚，所以他的精神上受到莫大的痛苦。他的著作以結婚集最爲著名。

全世界兒童愛戴的童話作家安徒生是人所週知的偉大詩人。本書中所選的賣火柴的女兒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窺見作者心情的天真和愛人類的偉大同情。

挪威文學在世界文藝園地也很有地位，除了本書所選的哈姆生，還有一個世界著名戲劇家易卜生，哈姆生的生平在本書開首一篇已有較詳細的介紹，茲不贅，至於易卜生的戲曲，我國很早就有譯本頗多，其中的傀儡家庭對我國舊禮教上投下過一塊巨石。

魏爾哈倫及梅德林克在比國文壇上同享盛名，魏爾哈倫是詩人又是思想家，他的詩是由寫實轉到深奧，由苦悶轉到光明，由歌詠田園轉到街頭的叫喊與工場的騷動，他是二十世紀的詩人，他有豐富的想像力及銳敏的觀察力，所以他的詩是含有無限的生命力的。

梅德林克則是一個神祕的作家，他的名著是青鳥，也早有中譯本。他的思想對人世間的黑暗抱有漠然恐怖和陰鬱的豫感，在本書嬰兒殺戮中也有此種感染。

# 目次

生的叫喊	……	(一)	挪威	……	哈姆生原著	……	古有成譯
西蒙生	……	(七)	挪威	……	安特塞原著	……	古有成譯
賣火柴的女兒	……	(四一)	丹麥	……	安徒生原著	……	周作人譯
愛情的麵包	……	(四四)	瑞典	……	史特林堡原著	……	胡適譯
新袍子	……	(五一)	瑞典	……	柏格曼原著	……	伍蠡甫譯
火燒城	……	(六一)	瑞典	……	蘇德堡原著	……	許天缸譯
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	……	(六六)	芬蘭	……	哀禾原著	……	周作人譯
父親在亞美利加	……	(七七)	芬蘭	……	強勒吉阿原著	……	魯迅譯
海的墳墓	……	(八一)	荷蘭	……	勃羅庫仁原著	……	胡愈之譯
善終旅店	……	(八三)	比國	……	魏爾哈侖原著	……	徐霞村譯
嬰兒殺戮	……	(八八)	比國	……	梅德林克原著	……	戴望舒譯
孤獨者	……	(九七)	比國	……	皮思原著	……	戴望舒譯

# 生的叫喊

哈姆生原著 古有成譯

## 哈姆生小傳

哈姆生 (K. Hamsun) 生於葛德布蘭德斯大林 (Gudbrandsdalen)，却度其幼年時代及少年初期於諾德蘭 (Nordland)。他幾乎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但在夏天做一個牧童，他却得夢其所夢及大嚼於瘋狂地美麗的自然環境中，這種環境後來感發了他書裏的許多節段。在往美國作營利的嘗試失敗後，他回到挪威來。在奧斯羅 (Oslo) 找尋工作，找了幾個月都不幸失敗以後，結果產生了他的傑作 Hunger (1890)。這書馬上使他在斯干的納維亞的國家成爲著名。在這本書裏，和在 Mysterienes 及 Pan 兩本長篇小說，愛情的牧歌 Victoriana，以及劇詩 Munken Vendt 裏一樣，都有個同型式之變體的主角，浪漫的，任情的，又慷慨又自利的，是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局外人。這個主角後來再見於 Wanderers 和 The Last Joy，但如今卻老些，在人生舞臺上做個看戲者，而非演劇員了。Benoni, Rosa, 和 Segelfoss Town 這三部長篇小說，都以諾德蘭爲背景，其敘述個體故事的，並不如把整個社會作廣袤的描繪的多，此中哈姆生既把他的幽默和他的強烈的表現腳色能力，充分表現了。從以上三本，他過渡到那本他的創作之極峯的書 Growth of the Soil (1917) 在這書裏，他取一個原始的個人，把他放於純樸，友誼的自然當中。這是讚美生產力的，因此上，加以其產生於歐戰之年，更鼓起全世界的熱誠。哈姆生得諾貝爾獎金即因此書。

哈姆生的聲名大概靠他的小說，但他也曾寫幾本戲劇和一本詩集 The Wild Chorus，這本詩很有抒情詩的美。

丹麥國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 裏頭的內港近旁下面，有一條街叫做域斯脫窩爾德 (Vesterfold)，是一條比較新而荒涼的林蔭公路。那兒可以看見的房子不多，煤氣燈少，差不多總是沒有人走。就現在夏天來說，人們在那兒散步的也是罕見。

好，昨晚我卻在那條街碰了一件有些可以令人驚訝的事。

我已經在那邊道上來往踱了幾回了，當是一個女人從對方向我跑來的時候，沒有旁的人們可以望見。煤氣燈是點著了，但是街上還是黑暗的——這麼的黑暗，使我竟不能辨認那女人的面孔。一個晚上的尋常生物罷，我自己想，便過去了。

到了公路盡頭，我轉身跑回來。那女人也轉身來，我又碰見了她。她是等人罷，我想，我卻想看看她究竟是等什麼人了。我又過去了。

當我第三次碰見着她的時候，我捏捏我的帽子對她說話了。

「晚安！你是等人嗎？」

她慌張了。不——就是，是的——她是等人。

她反對我和她作伴直到她所等候的人到來的時候嗎？

不——她一點也不反對，她又感謝我。關於那層，她解釋說，她並不等人。她只是散散步——這裏是這麼清靜。

我們並肩散步。我們開始談及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我獻我的臂膀。

「謝謝你，不。」她說了，又搖搖頭。

這樣子散步，並沒有多大意味；我在暗裏並不能瞧見她。我擦著一枝火柴來看看是什麼時候了。我把火柴擎起，把她也望了望。

「九點半鐘。」我說。

她震顫了，彷彿她是在受凍。我捉住這個機會。

「你凍嗎？」我問。「我們隨便跑到那裏，喝些東西好不好？迪窩麗 (Tivoli) 去罷，哪遜納爾 (National) 去罷。」

『但是，你不明白，我現在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啦，』她答了。然後我纔第一次注意到她戴着一個很長的黑紗。

我向她道歉，責備使我錯誤的黑暗。她接受我的道歉的情形，卻馬上使我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尋常的晚上的遊蕩者了。

『你願挽我的臂膀嗎？』我又暗示了。『這可以使你暖一點呢。』她挽我的臂膀。

我們上上下下跑了幾轉。她請我再看看時候。

『是十點了，』我說。『你住在那裏呢？』

『在甘姆勒公際威 (Gamle Kongevei) 』

我停着她。

『我可送你回去嗎？』我問。

『不大好，』她答。『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布刺德價德 (Bredgade) 』，『可不是！』

『你怎麼知道呢？』我驚訝地問。

『哦，我知道你是誰個的，』她答。

一停。我們互挽着跑過許多條明亮的街道。她跑得快，她的長幔流在後面。

『我們快些的好，』她說。

到了甘姆勒公際威的她的門口，她轉身向我，彷彿感謝我護送她的好心。我替她開門，她便慢慢地進去。我以肩尖輕輕地刺着門，跟她進去。一進裏邊，她便緊握着我的手。我們都沒有說什麼話。

我們上了兩個樓梯，停止於三樓上。她自己開開了鎖的她的房門，然後打開第二個門，拉着我的手，引我進去。這大概是一個客廳，我能夠聽見一個時鐘在牆上索索作響。一進門內，那女人停了一會，便突然用兩



臂來抱我，震顫地，熱情地來吻我的嘴。正吻我的嘴。

『你請坐坐罷。』她提示說。『這裏是張沙發。我卻要去拿燈火來。』  
她便燃着了一盞燈。

我四望，驚訝而充滿着好奇心。我發見自己是在一個寬廣而布置得極爲妥當的客廳裏，廳有幾個半開的門通到旁邊的幾個房子。我總不能明白我所偶然碰着了的是那一種人。

『多麼美麗的一間房子喲！』我叫說。『你住在這裏嗎？』

『是的，這個是我的家。』她答。

『這個是你的家嗎？那麼，你是和令雙親共住了？』

『哦，不。』她笑了。『我是個老婦人呢，你可看見！』

他便脫去她的長幔和她的外套。

『哪——看罷！我告訴過你的是什麼呢！』她說了，又唐突地，像被不可控制的力量驅迫着般，用她的臂膀來樓抱我。

她許已經二十二三歲了，在她右手上帶着一個約指，由此看來也許真地是一個有夫之婦了。美麗嗎？不，她臉有雀斑，差不多沒有眉毛。但是她周身有種活潑潑的生命，她的嘴又怪美麗的。

我要問她，她是什麼人，她的丈夫在那裏，要是她有丈夫的話。這個我進來了，又是那個的房屋，但是其次次開口，她都緊抱着我，禁止我的發問。

『我的名字是愛爾倫（Ellen）。』她解釋說。『你想什麼東西嗎？我要是按鈴，也真地不會吵擾任何人的。也許當其時你願進來這裏，寢室裏罷。』

我跑進寢室裏。從客廳射來的燈光，部份地照着牠。我瞧見兩張牀。愛爾倫按鈴叫酒，我聽見一個女僕帶酒入來，又出去了。一會以後，愛爾倫跟我進寢室來，但是她忽然停在門口。我向她跑前一步。她發出一種小小

的叫喊，同時跑向我來。

這是昨晚的事。

「還有什麼事呢？啊，忍耐些！還很多呢！」

今天早上天開始發亮的時候，我便醒來。天光爬入房裏帳幔的兩邊來。愛爾倫也醒了，笑迷迷地向着我。她的臂膀白色而軟滑，她的胸部非常隆起，我對她細語，她卻用她的嘴來蓋着我的，默默含情。天愈變愈光亮了。

再過兩句鐘，我卻起來了。愛爾倫也已起來，忙着在穿衣——她已穿上她的鞋了。然後我便經驗了一些事，這事就現在也還打擊我，像一個可怕的夢般。我正在洗臉，愛爾倫在鄰房不知有些什麼事，她開開房門時，我便轉過身來，望進去。一陣冷風從鄰房的開着的窗，吹到我的身上，在房間的中央我恰能够看出是有一個死屍挺在一張檯上。一個死屍，一棺裝着，渾身縞素，有一把灰白色的鬚，一個男人的死屍。他的骨膝突起在壽被下，像瘋狂地握緊了的雙拳，他的臉卻黃白而可怖至極。在天大亮之下我能够瞧見一切東西。我轉過身去，一句話也不說。

當愛爾倫回來時，我是穿好了衣服，準備出去了。我幾乎不能夠應付她的擁抱了。她再穿上一些衣服；她要跟我下到街門口去，我便讓她來，仍然什麼也不說。在街門口，她緊貼着牆，爲的要不被人瞧見。

「好，再會，」她低語說。

「明天再來麼？」我問，部份的是要測驗她。

「不，不好明天。」

「爲什麼不好明天呢？」

「不要這麼多問罷，親愛的。我明天要赴一個葬禮，我的一個親戚死了。現在哪——你知道了。」

「但是後天呢？」

『好的，後天，在這裏門口，我來接你。再會！』  
我去了。

她是誰呢？死屍是誰呢？握緊着拳，嘴角下垂的死屍——多麼可怖地滑稽喲！後天她將候我。我應當再去見她嗎？

我直跑到柏吝那咖啡店（Bernina Café）去，要了一本地方居民的姓名住址冊。我查看甘姆勒公祭廠的號數，那兒——卻找得了名字。我等了一會，晨報出來了。然後我敏捷地翻閱死亡宣布欄。自然不錯——那兒我也找着了她的，就在表上第一行，大號字：『我的丈夫，五十三歲，在久病以後的今天逝世。』這個宣告的日期是前天。

我坐了許久而沉思。

一個男人結婚，他的妻子是比他年輕三十歲。他得了一個纏綿的病。一個清平的日子他死了去。那年輕寡婦卻嘆了釋然的一口氣。

## 西蒙生

安特塞原著 古有成譯

### 安特塞小傳

安特塞 (S. Undset) 代表挪威文學的一個新理想主義，有些重回到舊標準去的新理想主義。在一個主張個人權利的時代以後，她的天才的慧眼，看出一種關於義務比關於權利更多話說的人生學說。她曾主張家庭神聖之說，並曾堅持一種需要犧牲和摯誠的結婚的理想。她的早期作品幾乎都有個奧斯羅的背景；她們描寫貧困的中等階級的生活，具同情的知識和驚人的藝術的完美。使她得到人們認識的書是 *Jenny* (1911)，在這書裏，她以勇敢的坦白論述一個年輕女子屈從她的愛情理想的問題。出事之地部份的在意大利，但女主角是屬於熟悉的奧斯羅環境的。

從她的父親，一個有名的考古學家，已故的英格哇爾德馬丁安特塞 (Ingvald Martin Undset) 那裏，安特塞遺傳上得有一種對於挪威歷史的興趣。她對於中世紀思想的情況的知識，曾被用為她的三部曲的長篇小說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基礎，該書在敘事的力量和寬廣上，是挪威文學中無可比倫的。牠這三部曲曾被譯為 *The Bridal Wreath, The Mistress of Huseby, and The Cross*。在斑駁陸離的十三世紀背景上，表示一個女人的一生，由女兒，情婦，妻子，和母親，最後直到死的寂寞。安特塞最近的作品是另一部大本的傳記小說，其時期是和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不遠。這便是 *Plav Audunsson*，牠色彩和動作都較少，但要是稍有不同的話，便是對於靈魂有更深入的探討。在這兩本中世紀的長篇小說裏，基督教會對於個人生活總是有重要影響的。

西蒙生在門口停着一會，把他的舊而油膩的皮夾掏出，爲的要把他手裏拿着的證明書裝進去。但在他這樣做以前，他還把那張骯髒的紙攤開，再讀一過，雖則他已經能够把牠背誦了的話。

『安頓西蒙生 (Anton Simonson) 會做我們貨倉的夥計三年。在此期間，他已證明他自己爲一個謹

愿，清醒，勤勞的工人。

『黑舊列斯機器店 (The Hercules Machine Shops) 尼愛生 (N. Nielsen) 簽。』

這個證明書——呸！——不會於他有多大幫助。願上帝降禍於他啣！——這樣咒詛那個經理也很便宜了。他平常招呼顧客，滿口騙人的話——像關於船期一類的話，這些話他定然不是這麼不願說的。但當他要發一個證明書給一個可憐漢，使他可以順利些得到吃飯地方的時候，——啊，那可不同了。『但我不能夠寫明你的工作是完全滿意的。』那用鼻音講話的老傢伙說過了。但『清醒』字樣，無論如何，他已強他寫上去了。那是在初稿內的。他——西蒙生——會堅說要他把那字放上去。『於我看來，西蒙生』經理說過，『你幾乎天天無時沒有酒氣薰人啦。』但那層他曾對他自己承過。『我時或喝喝酒，這是真的，經理先生。』他曾說，『但那個我敢說你也會幹的，要是你要在那又濕又黏的貨倉裏整天挖掘的話。但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安頓·西蒙生曾在做工時候喝過酒。就稍微不能忍耐的時候也不會喝過。』好，聽了這話，那多言無實的老傢伙不得不屈從了，女書記不得不把證書寫過，加上『清醒』字樣。這樣便有了那字——就成現在的證書了！這並沒有多大價值，這是真的，更不好的便是他沒有好一點的證書來見人。

『當心啦，你這死傻瓜！』

西蒙生跳到一邊，跳向內裏有牆的地方。一輛載着鐵條的貨車，琅琅作聲，擺進門來。大馬發汽流汗，當他們用全力把重載拉過門路的出入口的石橋的時候。車夫向他叫喊，但西蒙生不能聽見他所說的是什麼，因為他的聲音是沉沒在鐵條的琅琅聲中了。

他把證書放入，把皮夾塞入胸袋裏。他用敵意的眼睛怒視去了的貨車。車已停在貨倉前了，恰恰對着一個很大的起重機，機有滑車和鐵鏈，從一個暗穴裏突出，穴介於有窗柱的兩窗之間，窗在煙燻的紅磚的牆裏。馬的脅部蒸着白汽，他們身旁的毛都黏成小而濕的一把把。車夫並沒有用氈蓋好他們；他站着和別人說話。西蒙生扣好他冬天的外衣，這外衣是比較地新而完好的，挺起胸部，突出肚子來。在他內裏起了一種布

爾喬亞 (Bourgeois) 的尊嚴的感情；他還認到自己比較這個兇惡的車夫爲社會上較好的一員，縱然這車夫叱罵他的話。跟着這種自覺，又漠然起了別一種感情，這種感情是瞧見那兩匹做工的馬，拉着貨車，彎着他們流汗的脊部的筋肉，而動於心中的。他踏進門去。

『於我看來，你應該把你的馬用氈蓋好，讓那可憐的生物站着在寒氣中，這樣子沒有遮護，定然是沒有意識的。——他們流汗既然流得這麼厲害啦。』

車夫——一個高瘦的獸——翻過臉來，厲色向他。

『是你的事幹嗎，胖東西？』

『假如我跑上辦公室，報告你怎樣對待他們的馬，你想你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輕輕舉起你的雙腿來滾罷，快些滾罷。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無需你來干涉。』車夫恐嚇地向他跑來。西蒙生退縮了一點，但他想，那漢子在這裏不大敢動他的，他便把肚子突得更厲害些。

『好，我只要使你注意，他們從辦公室的窗口能夠瞧見你——怎樣對待公司的馬罷了。』說了這話，他便轉身。他的自信的布爾喬亞的情感，幾乎馬上消失了。因爲恰當他出門時候，一個男人衝下樓梯，掠他而過——臉紅，目秀，髮亮——戴着皮小帽，穿着皮外衣，搖着一枝銀頭手杖——就是他就職時候他所見過的一個男人。

外面是開始變黑了。已經快要四點鐘了。奧爾嘉 (Olga)，無疑要以他這麼遲回家來吃中殮而責備一點了。哦，他只要告訴她，他要在貨倉停留額外久的時間就是了。

西蒙生艱步快跑而下塔夫加頓街 (Torvgaten)。他似乎是步履很輕，同時又兩腿沉重的，他的大而且圓的肚子和他的彎曲的臂膀的走路時的姿勢，彷彿是一個橡皮球向前滾着跳着的一般。他身材細小，短頸，臉胖而鬆軟，朦朧的眼睛深藏在眉毛下面，兩頰充血，一個微藍的鼻子，在一副灰黃色的短髭上。

是十二月上半月的一個悲慘的禮拜六下午，空氣濃密地帶着一種寒冷灰色的霧，霧有煤氣和煤煙的

氣息及臭味。在街心裏，雪車在冰硬的有轍的雪上滑過，在邊道上，往來不絕的人流，黑暗而遲慢，掃過有燈光的冰冷的店舖的窗前。刻刻，當他艱跑而前，深沉在他思想裏的時候，總有人撞着他，回頭怒目望他。

講到他心裏轉動着的思想，並不多。因為他不斷地把牠們撇到一邊，定然他到那時可以找得事做的。所以他無需讓奧爾嘉知道他到頭是被辭退了，從新年一月一日起解雇。呢，人生定然是個奮鬪啦！

不用着忙，在新年到來以前，他還有半個多月的工夫。但如情形日見險惡的時候，他將寫信給西加爾德（Sigurd）。西加爾德能够不吃力地替他找得別種工作的。向一個兒子，像西加爾德這麼事業穩定的兒子，作那種的要求，並不算過分。這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定然，這次將成爲第四次了。但是這在八年中也只四次罷了。是八年前恰像如今新年快到的時候，西加爾德替他在那辦公室找得了職位——都因那嫺雅的媳婦

——那悍婦——覺着他不能住在福力德利斯大德（Fæderlisted）的她的家裏。在三個地方他都把事情弄糟，定然是不幸的事，但那並非他的不是。在那辦公室，這是女人們——一羣嫉妬的母雞——懷恨於他，彷彿儘他留心他的工作的時候——留心工作他是做到了的——要看看他究竟是那一種的男人都是她們的事幹的一般。他從不會和她們當中的任一個太多交接過。在這點他是避免着的。她們不用愁——她們都是新發跡的，嚴峻的，水打的賤婦。是的，然後又有那木料倉。那裏定然他曾經是樣樣適合而有秩序的，因為他跟奧爾嘉同居也恰在那時。真的，他不會習慣過那種工作，但如果不是工頭那方面的惡意，他決不會失掉那種工作。自此以後，他跑進機器店去。啊，一個已經快要六十歲了的男人，要來學曉一切神祕錯綜的東西——一切沒有學過的東西——限機器的賣出和落船和上棧等等事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貨倉工頭是個懶惰的光棍，他——西蒙生——卻常常要擔受責備。恰從起首，他們便和他不合的——上自經理和會計長，他們永遠提醒他說他在那裏只是暫時的，不斷地問他他發見了旁的工作沒有。下至貨倉工頭和其他工頭和車夫——和那個女會計員，她常常是這麼苛刻，酸刻，使氣，而容易惱怒，次次他跑去預支一點薪水的時候。

一種不安和失望的灰色感情降臨於他，像一種膠黏的霧一般。他想到他抵家時奧爾嘉會怎樣生氣發

火，想到西加爾德和他的妻子知道他已被辭退時，他們會怎樣極端地不悅，想到他要在某個新的地方再行從頭做起，在那裏，他昏迷，恐怖而不知所措，要衝來衝去地做新差事，這些新差事他並不了解，也許永遠不會知道的——在別個貨倉，也許別個辦公室裏，裏邊滿是生客，不認得而且含着敵意的——常常俯伏在不斷的責罵和抱怨之下，被動地等候着，半帶着再被辭退的害怕心，恰像過去他衝來衝去，貶低自己，遲鈍，年老，而懵懂，以終他所有的被雇的時期一般——想到這些時，他聳肩害怕了。

然而，不論如何，西蒙生總有些巧於排遣不快意的思想，實際上，他是那樣子過活，那樣子低貶了自己，和到頭看到辭差和責罵和逆耳之言和不如意事爲不可避免的。在海上曾經是這樣，在船塢和以沙持生 (Taschen) 共在一起時是這樣，在家裏和他的妻子共處，終她一生的時候，也是這樣。使氣，苛酷，嚴厲，而乖戾——她在這樣的脾氣上面，他的媳婦並不是完全不像她。好，西加爾德因爲渴想跟船主美爾 (Myhre) 的養女結婚，到頭也儘夠他受用了。啊，益拉 (Laura) 死後，跟着來的那若干年，他們的家庭是多麼舒適！兒子一入世便得到好的地方，他常常對他年老的父親表示仁愛孝順地替他付供養費和一切。就在這裏起始也不是完全不幸福的，起始他再做一個孤身漢，和一個交際場中的人——他曾經驗過許多事，曾經自有其樂和許許多多好玩的事——後來他跟奧爾嘉同居，他實際上——他不能否認的——又會非常舒服——無論如何，總是舒服的時候多。奧爾嘉生了孩子的時候，是有點乖戾了，定然，但那並不是完全奧爾嘉的過失，他答應她結婚的時候，她又馬上和好了。就令如此，自然，她也時或吵鬧一下，堅說要他跟她結婚，把這事了結，並不是他沒有想這樣做的時候——要是不是因爲他預見了跟西加爾德和他的妻子的令人難過的紛擾，他許久以前已經實行結了婚了。但將來定然有件容易的體面的工作會降到他的命途上來，這工作將是個鐵飯碗——又當奧爾嘉能够擴大她的裁縫鋪，她的兒子亨利 (Henry) 呢，卻得入辦公室辦事，在那辦公室，他現在是打理着雜務——這雜務他是勝任愉快的了，這個傢伙就會完成得很滿人意了——好，那時他們到底可以得到一個舒適的小小的地方，大家共樂了罷。他可坐在沙發上，有酒杯又有煙管，奧爾嘉呢，卻可很悠



然地工作，史萬希爾德（Stanhild）便坐在他的近旁，研習功課。因為奧爾嘉是個真的純正的靈魂，沒有一個人應有說史萬希爾德是個私生女的機會的——當她就學年齡到了的時候。

西蒙生現在跑到璐西羅克威恩街（Ruseölkveien）了。在這狹窄的街道裏，濛濛又濃又黏，處處有黃青色的光線，從店鋪的冰凍窗子射出，所有的店鋪，凡屬於於煤氣燈或油燈的熱力會把其冰凍的玻璃窗掃清一些空間的，都可瞧見裏邊是陳列着耶誕節樹上的籃子，不問牠是雜貨店，或食物店，或煙草店。在街道對面的兩層樓的賣物陳列所，從牠的很大的陳列窗有紅光射出，溫情地緩緩地流入霧裏。那個里（the terrace）上面的煤氣燈，只是恰恰可以分判。但是那個里以外的私人住屋卻都完全看不見了，從牠們那裏一條光線也沒有穿進街道上來，雖則牠們可以模糊地覺察到像是霧裏的危牆一般——這些危牆彷彿是把街道變為低下像一條溝渠了。

西蒙生輕步地力疾而前。邊道上有許多地方，冰還沒有切去，卻是很滑。四邊都盪聚着小孩們。街心裏，在貨車雪車之間，在那不平的，畸形的，棕色的，冰硬的雪層上只沿着一個冰轍，他們也打算滑起雪來。

『史萬希爾德！』

西蒙生厲聲地對一個戴着一頂骯髒的白帽的小孩叫喊。她既爬上了雪堤，沿着邊道高堆的雪堤，足踏小小的滑雪鞋滑下街道裏去，她的滑雪鞋是被煙煤和骯髒的雪弄得很黑了，又幾乎沒有鞋凹了的。

小孩在街心站着不動，擡頭望着西蒙生，當她跨過雪堤，跑出她那裏去的時候。她的天青色的眼睛證明一種知罪的天良，當她用她套着紅手套的手，刷起她帽下的漂亮的頭髮，和拭她小小的鼻子的時候。

『你會受過多少次的教訓，史萬希爾德，說你不要跑到街上來，你爲什麼不能做個好女子在庭子裏遊戲呢！』

史萬希爾德膽怯地擡頭警視。

『但我不很能够在庭子裏滑雪——因爲那裏並沒有小山——』

『假如一輛貨車跑過來，撞着你，或是一個醉漢上前來帶你跑去——你以為爸爸和媽媽然得他行呢？』

史萬希爾德害羞了，不說話了。西蒙生幫助她再跑上邊道上來，他們手拉手跑去了，她的小小的像條帶子般的滑雪鞋在沒有雪的邊道上發出一種聲音。

『你以為爸爸今晚會帶你出來逛逛嗎？要是你做個壞女子不聽教訓的話——我想他們都吃了中殮了罷？』

『哦，是喲，媽媽和亨利和我，都吃了許久了。——』

哼，西蒙生艱步進門了。一種白色的金屬字寫着：『奧爾嘉馬丁生（Martinsen）夫人，裁縫鋪。小孩和兒童的衣服。三樓的後樓。』西蒙生破庭子的對角而過，向上望望有火光的窗子，有些款式簿靠窗放着。然後他把史萬希爾德的雪鞋拈起，夾在臂下，引小孩上狹窄的後樓梯去。

在奧爾嘉的廳門外，一對少女站着，藉掛出來了的廚房的燈光，來看一本紙皮簿。西蒙生喃喃地說了一些，跑進去。

廳是黑暗的。在那較遠的一端，一條光線從起居室發出穿門而來。西蒙生跑進他自己房裏去。房裏也是黑暗——而且冷呢，她既讓火息去了。他點着燈來。

『跑進來，史萬希爾德，告訴媽媽我在此地罷。』

他開開通鄰房的門。檯上放滿着剪了和半縫了的衣裳，及做邊的碎布，檯旁坐着阿布拉漢生（Abrahamson）姑娘，正在縫紉。她黏了一片新聞紙於燈的一邊，所有的光線都落在她小小的黃色的處女的臉上，和織織的褐色的雙手上。從兩個鋼的縫紉機上有稍微的光線反射，裏邊靠牆地方卻可瞧見有奧爾嘉和史萬希爾德的白色的兩張牀。

『你比平常更勤了，阿布拉漢生姑娘。』

「啊是的——不得不的，你可知道？」

「是的，這個耶誕節可不是頂滑稽的事嗎——這幾乎像是世界末日快到了的。」  
史萬希爾德從起居室溜入來了。

「媽媽說告訴你，你的中殮是在暖熱的竈裏啦。」

「好，我想我將就留在這裏，自己舒服舒服罷，阿布拉漢生姑娘；我房裏是這麼的冷——而且這裏又有快意的同伴啦。」

阿布拉漢生姑娘已經靜悄悄地把檯之一角清理了，當西蒙生拿出中殮——蔬菜湯和臘腸——的時

「哼！並不壞。現在要是只有——」西蒙生起身敲擊和起居室相通的門。

「哦，奧爾嘉——」

「吓晚安，西蒙生！你身子好嗎？」

他開門窺進去。

「好，可不是海藍（Hellum）姑娘嗎！你又做別一件新衣了嗎？」

奧爾嘉，口裏滿含着扣針，正忙着替海藍姑娘試身，在花柱檯鏡前把她的胸部的縐摺弄妥。

「大約這樣，我想。」

奧爾嘉從牆上的鏡燈托裏拿下燈火來，把牠擎起。

「這似乎很好了。你確信背部不會隆起嗎，馬丁遜夫人？」

那兩個女子在那邊毛絨沙發上黃昏裏坐着等候的，把她們的時式簿放下，互望而微笑，望望海藍姑娘，然後又相對微笑。「天呀！」她們中的一個可以聽見地細語說，她們幾乎是一模一樣，衣服和一切，頗短的緊身衣，小小的皮的頸圍，好看的鳥羽的氈帽。西蒙生還是在門口——她們有點使他困惑了。

『好，你以為怎麼樣呢，西蒙生！將來穿起來漂亮嗎？』

『啊，真好，那種色於你真適合啦，海藍姑娘——但是美人穿上什麼也好看，像俗語所說。』

『哦，你——』海藍姑娘叫喊了，笑了。

可愛的女子——這個海藍姑娘，奧爾嘉沿頸部落剪，海藍姑娘卻低頭，有點害怕地聳肩，當冷剪觸到她的皮膚的時候。一個可愛的飽滿的頸，四面有黃色髮垂下，手臂又柔軟而圓滿。

『又是值錢的料子，我想，』西蒙生說了，當他摸摸那綢——和她的手臂的時候，奧爾嘉卻正在袖上做工夫。

『羞，西蒙生，』海藍姑娘笑了，奧爾嘉怒視他。她把他推開，當她在拉袖子的時候。

『哦是的，那使我想起——奧爾嘉，亨利可以跑下去替我買一二瓶麥酒嗎？』

『亨利又要回辦公室去了，可憐的傢伙——有些計算要抄寫啦，他說。』

『可憐的傢伙——他要再回去嗎？——於我看差不多個個禮拜六下午都這樣了。啊是的，人生是個奮鬥！在我離去貨倉以前，硬幾乎敲四點了。哦，要是一個人年輕美麗就好啦，海藍姑娘！』

史萬希爾德窺進來了

『進來這裏罷，史萬希爾德！你今天記得我的名字了嗎？』

『海藍姑娘，』史萬希爾德有禮地微笑。

『我想你今天也喜歡吃糖子罷，可不是。』海藍姑娘打開她的皮袋，掏出一個小小的袋子來。

『哦，你現在怎麼說呢，史萬希爾德，你的手呢，史萬希爾德，你能够行屈膝禮嗎？』

史萬希爾德低聲說，伸手給她，行屈膝禮。她便着手把已經黏在一起了的樟腦糖一塊一塊地分開來。海藍姑娘說說笑笑，一面把外衣穿上。

『好，那麼我希望下個禮拜二，大約這個時候，可以弄好作最後的試身罷。你不會使我失望罷，馬丁遜夫。』

人，可不是好，再會！再會！西蒙生！再會！史萬希爾德！

西蒙生殷勤地開門，海藍姑娘搖擺着出去，去時她帽上的鳥羽都顫動了，她的香鼠的頸圍鬆緩地重於兩肩。

『噲！』沙發上的一個女子咕咕笑了。『並不壞，是不是——！』

『喂，她是個依定規的——』

西蒙生再回去阿布拉漢生姑娘那兒吃中殮，中殮卻已冷了。一會以後奧爾嘉帶咖啡跑進來，倒給他。

『真地，出我意料之外，安頓——你的舉動真是完全可笑！你能够怎麼想呢——當時旁邊又有人在聽着啦！』

『究竟那些傻氣的咕咕笑的是那個呀！』

『在那里上的牧師的雇來的女子和她的朋友啦。於我看來，你不用跟那個海藍女人這樣舉動，你也弄得够多困難給我受用了。好，她們現在又有談論的資料了——彷彿她們總是還不够的一般。』

『嘿，我並不以為這是那樣的糟糕。』  
門鈴響了。阿布拉漢生姑娘出去應門。

『這是拉爾生（Larsen）姑娘。』

奧爾嘉把她的杯子放下，拈起一件糊好了的衫，拋在她的臂上。

『一刻的和平也沒有喲！』

阿布拉漢生又俯身在縫紉了。

馬丁遜夫人和阿布拉漢生姑娘，禮拜日也整天坐着縫紉。她們做工做到天太黑的時候，纔吃中殮，中殮吃過了，奧爾嘉便點起燈來，她們又著手縫紉了。

『那個奧爾生（Olson）姑娘的誕布，你不是在做牠嗎，阿布拉漢生姑娘，一會以前？』

阿布拉漢生把她的縫機轉動。

『我把牠放在檯上了。』

奧爾嘉在檯上找——然後在地板上找。

『史萬希爾德，你有瞧見過一塊小小的白色的花邊的小兒胸掛沒有呢？』

『沒有，媽媽，我沒有。』史萬希爾德從房角窗下回答。她也跳起來，開始在找尋了，但她首先把她的囡囡放在翻過來的踏腳凳裏，她用踏腳凳爲搖籃的，留心把牠蓋上。

『阿斯脫力 (Aste) 睡覺了。她患白喉和猩紅熱。』她抗議說，當她的母親在囡囡的衣服裏頭搜來搜去的時候。但奧爾嘉殘忍地把那病人從她的搖籃裏取出。囡囡是給一個白色的摺了欄的小小的花邊包着，留心地用定針結着。

『真地，你瘋了嗎？孩子！她定然用針穿成了小孔了！你這頑皮的女子啦！』她打了史萬希爾德一個耳光。『哦，我現在要怎麼辦呢？——這個又是奧爾生姑娘的價值的花邊啦！』

史萬希爾德號叫了。

『但我以爲這只是一塊碎布哪，媽媽！』

『我不會告訴過你，你什麼也不要動，就在地板上的東西也不許動嗎？你是個頑皮的女子！』

阿布拉漢生姑娘考察那胸掛了。

『我想我能够做好那摺欄，然後熨平牠，再把牠摺欄，這麼一來，便把撕爛的地方藏到褶裏去——我想牠決不會露出一點。』

史萬希爾德還是繼續號哭。

『好，現在是什麼事呀，史萬希爾德——你知道爸爸正在睡睡養神，卻這樣子叫喊呀！』

奧爾嘉把這場事解釋時，她是憤怒了。

『你是什麼一個頑皮的小女子喲，史萬希爾德——你竟這樣子來欺弄媽媽！羞喲，——這個並不是我的小史萬希爾德。』

『於我看來，你可帶她出去，安頓。整天躺着睡覺，於你也不是特別有益的啦。』

西蒙生帶小孩出去的時候，落地地責罵她。但是當他們到了廳裏，他替她穿上外衣時，他便安慰她了。

『來，現在再也不要哭了！你這樣子哭，纔是羞人呢！我們將要到公園裏，滑雪去。你可知道你哭是不好的。所以現在拭乾你的鼻子罷，爸爸帶你去滑雪——來罷，甜心——爸爸帶你去滑雪——』

奧爾嘉有時對於史萬希爾德也許太嚴厲一點！自然，並不是說小孩不應譴責——當他們做錯了事的時候。但史萬希爾德對於一切事都這麼傷心——她還是在他後面的雪車上打噎——可憐的小東西喲！晚上的天，作深紫色，高起於那裏的尖塔樓閣之上。天氣已晴朗了。街裏只還有稀薄的一條黑霧，繞着燈光，當西蒙生拉着他的女兒的雪車，艱步而前的時候。

宏大的公園是這麼一個漂亮的地方。在大小樹木上的白色的濃霧，處處都在燈光的反照中閃耀。處處又有這麼大羣的小孩，在個個微小的傾斜地方上，他們都坐着雪車或穿着雪鞋在滑雪。大的滑雪路上只是盪聚着他們。大而頑皮的童子——有時五六個坐着雪車——大叫大喊，當他們疾滑而下冰皮，搖着一枝又薄又小的柱子在他們後面，像隻老鼠的尾巴一般的時候。但是西蒙生知道再進去些有一個寂靜的小小的山崗，那兒是他和史萬希爾德從前的晚上慣於滑雪的地方。真地史萬希爾德大得其樂。爸爸站在山頂，給她一推，史萬希爾德大呼說『當心！』這麼大聲，她的又薄又小的聲音幾乎破了。西蒙生也從遠處狂吼說『當心呀！』雖則除了他們以外，在整個小山上只還有兩個戴着絨的帽子穿着運動鞋的小男孩的話。西蒙生開始和他們結識。他們是阿爾夫 (Alf) 和佐漢尼士學慈 (Johannese Haug)。他們的父親是一個事務所的經理，住在帕克威恩 (Parkveien)。西蒙生推他們三個下去，他們要看看那個人的雪車最快，但他給史萬希爾德以最有力的一推，她便勝利了。他又跟他們奔跑下去，幫助史萬希爾德再上山來，因為如果不幫助她，她

次次經過冰皮時，她的雪車都要緊緊插入雪裏去的。

但一會以後，史萬希爾德開始啜泣了。

『爸爸，我的腿這麼的冷啞！』

『好，那麼你必須快跑——我們上大路上去快跑一會罷。』

史萬希爾德邊跑邊哭——她的足趾使她這麼傷心的。

『哦呵！你必須奔跑得快得多些，史萬希爾德——讓我們看看你能够捉得爸爸不能罷！』

西蒙生用小小的步法輕跑而前，像一個在跳的橡皮球。史萬希爾德儘力追他，捉得他，到頭她又成爲暖  
和，高興，快樂了。

但在那個時候，他們不見了他們的雪車的踪跡了。西蒙生到山上和山下和灌木叢中間找牠——總是  
找不着。阿爾夫和佐漢尼士，不久以前，曾見牠停在路上一棵大樹旁邊，但是他們只知道這個。而且——哦是  
的——有的大的頑皮童子會在此地走過——這層西蒙生也記得的。大概雪車總是他們拿去了罷。

史萬希爾德心碎了，哭泣了——真地瞧見她都令人傷心。西蒙生想及奧爾嘉了。呢，她再也不會變爲可  
愛些了，像她現在這樣容易發火。那些童子是什麼光棍啞！偷一個可憐的小女子的雪車啦！想想兒童也會這  
麼卑鄙啞！

『不要哭，史萬希爾德甜心——我們會再找得你的雪車來的。』

西蒙生跑了一個小山又一個小山，逢人便問有見一輛小小的塗藍的雪車沒有。史萬希爾德跟他艱步  
而前，哭泣着，阿爾夫和佐漢尼士尾跟着他們，兩個都緊緊握着他們的雪車的繩索，他們一面突着眼睛敘述  
他們所聽見過的關於大而頑皮的童子的故事，像四出偷人的雪車，撞倒小孩，拋冰塊於滑雪路上一類的故  
事。

雪車的踪跡，一點也找不着，但在大路上，他們碰見一個穿着漂亮的惱怒的婦人，她原來是阿爾夫和佐



漢尼士的保姆，她責罵他們不在許久以前回家，並對他們說到家以後，爸爸和媽媽都要罵他們的。她一點也不想知道，這小女子是叫做史萬希爾德，她又失掉了雪車——她只兩手分別牢牢握着一個男孩，邊罵邊跑而去。當時西蒙生又幾乎被一個尾柱刺中眼睛，和被一個尖利的滑木刺中脛骨。

『好，史萬希爾德，他們顯然已把你的雪車拿去了——我想我們再也不能瞧見牠了，』西蒙生沮喪歎氣說。『但是現在不要這樣哭了，小小的甜心呀。爸爸將買一個新雪車給你過耶誕節來罷，讓我們跑下卡爾佐漢（Carl Johan）街去，看看店鋪的窗子——牠們今晚都這般美麗的——也許我們可以瞧見一個精美的新雪車給你罷——』他欣然了。

史萬希爾德和他的爸爸跑下去看店鋪，當他們跑到一個窗子——在這窗前，河流般的人們已經停着，做成一個黑暗的不動的磨形的大人堆——的時候，西蒙生把她用兩臂擎起，奮鬪擠進去，到頭他們恰恰到了光明地燃着燈的窗子前，他們繼續站在那兒，直到一件件的貨物都談論過，猜過價錢的時候。有的地方有耶誕節的樹，光怪陸離地陳列着，又點着電燈泡。史萬希爾德在耶誕節晚也將有一條耶誕節樹。在一個窗子裏有一個女團團們的正式的耶誕節會，牠們都穿得漂亮——史萬希爾德長成時，也會那樣的。又一間鋪，賣箱篋皮袋的鋪，卻有一隻很小的鱷魚在一隻很小的水盆裏裝着。那兒他們要站許久來討論牠究竟是不是生的。最後，牠把一眼微微動了一下——想想，牠還是生的喲。這個小小的鱷魚，長大起來，會成爲這麼的大，只一咬也就把一個整個史萬希爾德吞下去了。

『但現在牠一點也不能咬，是嗎？』

『不，現在牠不能傷害你。』

上到近愛克托夫脫（Eketorvet）街地方，在電影戲的廣告當中的一個窗子裏，有一個電影機。史萬希爾德會和爸爸去看過電影的——已經二次了——她得記起他們所看過的一切——被強盜用一輛摩托車擄去的那兩個小女子和其他的一切。忘記他們所失掉的雪車了，忘記坐着縮着嘴唇在縫紉以至疲困易

怒的媽媽了。現在一切都忘記了——除掉史萬希爾德是爸爸的小女子，耶誕節距今晚只還七天以外。

然後他們經過一間賣遊戲用品的店鋪，有許多雪車，大的小的，陳列窗內，其中最大的一個——那火般紅色，繪上有玫瑰花，和有銅鑲的鐵柱的一個——史萬希爾德會由她的爸爸買給她，作為耶誕節的禮物。

後此，他們要吃一些東西來禦禦寒，西蒙生知道一間舒適的小小的不賣酒的咖啡店，因為現在是禮拜日，酒店不開門。咖啡店裏沒有旁的人們，櫃檯後的女招待，對於西蒙生的挑逗的談諧，也不是不動情，當時他有了他的咖啡和夾肉麵包，史萬希爾德卻有一塊餅乾，不時又啜一啜爸爸的咖啡。

『你不要告訴媽媽啦，』西蒙生瞧見警誡她是合式的，一面說，一面以一目示意。但史萬希爾德很知道的，她決不會告訴媽媽。不論什麼時候她和爸爸晚上散步，偶然去了什麼地方，她吃了一根糖，由此——媽媽以為——小女子便要牙痛了，爸爸喝了一些東西，由此——媽媽以為——他便肚子不好了。但媽媽常常這般的忙，因為忙，她便性氣不好。爸爸在貨倉時，也是忙的，亨利在事務所時也是一樣。一個人長成時，便得異常勤奮地作工，史萬希爾德都已知道了。

跟着禮拜日來的，是禮拜一和五個其他的灰色的除禮拜日外的日子。史萬希爾德坐在縫紉室地板上，自己在玩，因為爸爸現在晚上回家這麼的遲，他竟不能帶她出去散步了。爸爸現在也性氣不好了，史萬希爾德注意到了——也許是因為他在事務所裏有這麼多事幹要做，或許因為媽媽有這麼多事要做，不是晚上晏了的時候，她難得有時候預備中殮或把晚殮給他，亨利呢，也容易生氣了，因為女顧客在他平常睡覺的房間裏試身，直到夜深，使他不能夠依他的定時睡覺，但史萬希爾德卻以她將得新雪車以過耶誕節的想頭自慰。

十五日那天，安頓西蒙生寫信給他的兒子了。他已倦於東奔西走去找工作了——工作無論如何他是找不着的。寫了信以後，他又欣然希望着將來了。他再有時候來帶史萬希爾德作晚上的散步，幫她在公園滑

雪了，他們又講及她將要得到的新雪車了。

十八日，恰當他在釘上一個機器匣的時候，貨倉工頭跑過來告訴他，有人打電話給他，這是西加爾德，他在城裏，請他到奧加斯丁咖啡店（Café Augustin），跟他喝咖啡——他不能請中殮後的兩點鐘的假——使他們得把事情商量一下嗎？

『摩沙（Mossa）身子好嗎——小孩也好嗎？』

小孩沒有事，謝謝。摩沙卻已跟他來了——要買辦些耶誕節的東西。

『當我想起來的時候，兒子，現在就要請一點鐘的假也幾乎是絕望的。像我們恰在耶誕節前這般的忙。』西蒙生解釋說。

西加爾德自願親見經理替他請假。

『好，那樣便妥當了——你真仁慈得很！替我致意摩沙罷。』

這恰是她的本色啦！自然她不會請他來跟他們共吃中殮的——哦不！但是——嚶呀呀！——在他轉向那種衝突以前，他要喝些麥酒或比麥酒更強的酒啦！

『你以為那是必需的嗎？』摩沙卡爾林夫人（Mrs. Mossa Carling）問她的丈夫，他正在開一瓶五味酒。『於我看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有一杯五味酒給父親。』

『好，對的——你要怎樣便怎樣罷，親愛的！』卡爾林夫人儘力把她的複式的下頰伸出，她並不漂亮。她的眼皮，愈向顴骨的地方愈厚些，結果她的小小的灰色的眼睛似乎向鼻梁爬進去的一般；她的臉豐滿而色鮮，但她的嘴卻又窄又小，唇又薄，最後她的胸部卻不隆起而較尋常為小，下部卻圓滿而寬廣。

她坐在毛絨沙發的中央，正在電燈架下面，這架的三個燈膽把這旅館房間照得通亮——兩張鐵牀，兩張桃花心木洗臉檯，兩張小小的殮檯，和有鏡的衣櫥，兩張安樂椅擺在較大的殮檯前，檯上一個絲繩的藤狀

物中央小手巾上放着一個槐木盤。

門外有種遲疑的扣門聲，西蒙生戒慎地進來了。他跟他們兩個握手。

「好下午，西加爾德——我很喜歡再見你，兒子——好下午，好下午，摩沙——再見你我也很好過的，恰像往常一樣的年輕漂亮啦——」

摩沙按鈴叫咖啡，西加爾德斟酒時，她卻倒咖啡。

西蒙生跟西加爾德談話時，不斷地望望他的媳婦，她默默地坐着，嘴緊張着，悠閒地，帶着許多飾辭，他們的談話移到主要事件上來了。

「我們吸煙，你也不介意罷，可不是，摩沙，喂，父親——吸煙罷！」

「而今談到你的信所寫及的事了。我今天上事務所，和你的經理談過一回話。他似乎和我同意。城市於你是不十分合適的地方。這裏的工作，於你這樣年紀的人總太吃力——他似乎也這樣想，就因這層，我也不能再替你找旁的工作了——」

西蒙生什麼也不說，但摩沙接下去了。

「西加爾德自己居於一個附屬的地位，你要記住——至少有些是附屬性質。董事會看見西加爾德永遠要求公司的聯號把事給他的父親做，大概不免不喜歡罷。他已經這樣幹了三次了——你又把一切事都弄糟。我也可以馬上告訴你：在他替你得到這最後的位置，這個位置你剛剛被辭退了的，依我所知——以後，西加爾德會有過很嚴重的困難——」

「真地我曾有過，你可信我。依我說，你在此地是不十分適合的。你也太老了，時時試做新的事體也不合式。所以只有一條路我可以幫助你的。我能够替你在奧意馬克（Oimark）的曼斯大德（Monstad）種植場得到一個位置——很好的容易的工作。定然，工錢並不多——起初只有六十個 kroner（譯註：kroner 挪銀幣名，一個等於一百個 ore 或二角六分八。）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但，依我說，我能够替你得到那個地

萬。」

西蒙生什麼話也不說。

『好——那就是我能够幫助你的唯一的法子了。』西加爾德卡爾林重說了。

『好——你的意思怎樣——要我替你弄給你嗎，父親。』稍爲一停以後他問說。

父親吐了幾口痰，然後說話。

『好，事情是這樣的。西加爾德——我不知道你會聽見沒有——但事實上我是跟——那個女人，

這六年來我跟她共住的女人訂了婚。所以我想要把這事跟奧爾嘉先商量一下——看她以爲怎樣。奧爾嘉

——就是她的名字，』他解釋說，『奧爾嘉馬丁遜夫人，她是個寡婦。』

接着是個不舒服的很長的靜默。西蒙生在玩弄息臂椅上的垂纓了。

『她是一個純正的，完全的，善良的女人，就方方面來說，奧爾嘉是——她在這裏城內又有間大的興隆

的縫紉店。所以她願不願搬到那偏僻的鄉下去，是一個問題。她的兒子在城裏的一個事務所也有工作。』

『這不是那個女人——』西加爾德很深思熟慮地說，『你被說爲——據我所聽得的來說——曾

跟她生過一個小孩的——』

『我們有一個小女子，是的——叫做史萬希爾德，來年四月她便滿五歲了。』

『這樣』是摩沙在說話了。『這樣你跟和她共住的女人有了一個女兒——她就方方面來說原是這

般的一個善良，正當的女人啦。』

『好，奧爾嘉是這樣的女人，喲！規矩而正當——又且勤奮而刻苦，而且慈心。』

『真奇怪，父親。』摩沙夫人說話時，發出很甜美的聲音，『你以前還沒有和這個頂呱呱的馬丁遜夫人結婚。依我看來，你在許久以前都有很大的理由這樣做的。』

『我來告訴你罷，親愛的摩沙。』西蒙生喜形於色，以他在創造的說話而自傲，『我不願看見我的妻子

做工奮鬥得這麼厲害，所以我便等候着，希望找得好些的事幹。但跟奧爾嘉結婚我是答應過的，這種答應終我的名還是安頓·西蒙生的時候，我決不反悔的！』

『啊，』摩沙愈說愈甜美了，『但一個月六十個 Kroner 並不够結婚——和養一妻一女。多大的縫紉的工錢，自然與爾嘉也不能够在奧意馬克得到。』

『頂壞的自然，是父親，你有了這個小孩，但我想馬丁遜夫人我們總可使她了解這種境況——我們也許可以跟她作某種的諒解罷。』

『有一件事你要記住的，西加爾德——其間有你的小妹妹，史萬希爾德。我不願以她是個私生女而使她受苦。依我看來，西加爾德，你因為干涉這件事而正負着一個嚴重的責任。』

摩沙幾乎在他沒有說完以前便插嘴了，而今她的聲音再也沒有絲毫甜美的暗示了。

『當你說及責任時，父親——替「你的」私生的小孩負責任時——你真地使我覺得很滑稽了。西加爾德願替我找一個位置——這是第四次了——在奧意馬克。在這城裏他是不能夠找得什麼的了。吓，要是你以為因為你的私事，你不能離開城市的話，你是完全有自由權留着的。要是你能够在這裏找得一個位置，並藉此可以結婚——吓，那是你的事幹，不是我們的。但是西加爾德顯然不能用什麼旁的方法幫助你了。定然他第一必須顧及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呀。』

摩沙夫人已經穿上了綢裙，和披上了她的新的皮外衣了，當她第二天早上跨上羅西羅克威恩街的後房的馬丁遜夫人的鋪子的樓梯的時候，她用一個堅決的手指，把西蒙生的骯髒的名片下面的電鈴扭一按，讓她進去的女人，矮胖而陰沉，她的眼睛漂亮而作藍色，臉卻退色而很久沒有曬過太陽的。

『你就是馬丁遜夫人嗎？我是卡爾林夫人。我想要和你說話。』  
奧爾嘉遲疑地把通到最近的房間的門開關一點。

『你進來這裏好不好，這裏沒有爐火我很抱歉。但是我們是正在旁的房間工作着啦。』

摩沙夫人揚長而入，坐在房間裏的僅有的一張安樂椅上。這個房間的設備是和通常出租的房間的一樣。在白色粧檯檯布上放着，不背天良地排好的照片，前西蒙生夫人的，西加爾德和她自己的——他們的訂婚照片——和兩張孫子們合照的。

『現在，我親愛的馬丁遜夫人。』——奧爾嘉停在粧檯前望着她——『有一二件事我很願意跟你商量的。你請坐下來罷。』

『謝謝——但我很忙碌。太太究竟有什麼事呢？』

『好，我不要你很久的時間的。西蒙生——我的丈夫的父親——顯然是，據我們昨天從他那裏所得的說來，對你負有某種義務。現在我不知道他把關於他的地位的話完全告訴你了沒有。』

『你意思是說奧意馬克的地位嗎？——真的，他告訴過了。』

『這樣好，你明白，自然，這是個十分小的地方。要是他就這個地方，他暫時不會在能够履行對你的義務的地位啦。』

『謝謝你！』奧爾嘉敏捷地適當地說。『但是太太是無需以這些事件自擾的。我們剛纔商量過——西蒙生和我——決定過馬上結婚啦。』

『好，那層，馬丁遜夫人，我必須叫你注意一件事：西蒙生不能夠希望從我的丈夫那兒得到任何的接濟——絕對不能。他自己有個大家庭。四個人依靠每月六十個 Kroner 爲活啦。除那小女子——這個說是家翁所生的——以外，你又有別個孩子嗎？』

『我的兒子將留在這裏——我有一個姊妹在脫浪德詹斯威恩 (Tronhjemsveien) 街，他可跟她共住的。我們的計畫卻彷彿是以福力德利斯大德爲我們的家的所在地。西蒙生每禮拜六下來——我卻在那城內開一間縫紉鋪。』

『我明白，好，那也不似乎是辦不到的事。但是還是這層要記得，你可明白——在福力德利斯大德已經有了過多的女裁縫了。這究竟值得不值得的，馬丁遜「姑娘」把這裏的生意收拾到那裏另創一間新的，是件可疑的事。』

奧爾嘉驚起來了。

『馬丁遜「夫人」請你原諒。因為那個，我明白，是你所自己稱呼的。我的丈夫和我，定然會考察過一點。我們要知道他跟她同居了的究竟是什麼人，這定然不會使你駭怪罷。』

奧爾嘉輕視地吸氣作鼻音。

『好，那於我是一樣無異的，西蒙生夫人——卡爾林夫人，我的意思是說——原諒我罷。但是事實是：我要跟他結婚的男人捨棄我跑到美國去，讓我儘我力之所能來自給和養活我的小孩，西蒙生並不以此而嫌棄我。西蒙生又答應了我——他曾三番五次對我說，「不要愁，我決不會對你食言的，奧爾嘉。」然後我便看不出爲什麼這事於你不是一樣無異的了，卡爾林夫人。我們將決不打擾你，或向你借債——瞧見你的丈夫無心保存他父親的名字——』

『我的親愛的馬丁遜夫人，』摩沙揮她的手，伸出她的下頰來。『不要這麼氣惱罷——請了！我定然夢也不會做過要干涉你的事體。反過來說，我來這裏是帶着最善的意思的。我只要來開導你——要是你會想像過西蒙生會做個力能贍養妻子的人的話，我必得承認我決不以爲你跟他結婚，你會得到什麼，除掉贍養他像贍養那小孩一般的特權以外。要是你回想一下，我的親愛的家翁確實不會做過一種你可叫做爲有本事的一個男人。我們不能擔保他將來不會碌碌無能，和過去的他一樣。那麼你可明白了！你以爲像他這樣年紀的一個男人——有一個家庭——常常要找新的位置是件容易的事嗎？』

『我來這裏，純出友誼，替我的丈夫給你一個貢獻。吓，我的親愛的婦人，向來你沒有結婚都够有辦法活下去。現在，我的丈夫將貢獻你一些東西——我們曾經想過五百個 Ironer——以補償因爲你的同居



者這麼突然地離開你你會受到的損失。這是沒有任何條件的，你可了解。要是家翁後來得到了一個使他能够結婚的位置，我們決不願干涉，也沒有機會干涉。像你說得十分對的一樣，那並不是我們的事。至關於你的小女子，我的丈夫和我曾經商量過，願她來和我們共住。」

「決不——終我還生的時候！」奧爾嘉勃然發怒了。「跟史萬希爾德分離嗎！那層你可確信我決不，決不同意的。」

「好的——你要怎樣便怎樣罷，自然，你和家翁自然會弄到妥當的，要是你們要藉一個月六十個 Kroner 來結婚的話——把這裏的生活放棄，打算在福力德利斯大德重新做起，這個我可告訴你你是決然很難的。你究竟所要於西蒙生的是什麼，我是這麼完全不解的。天呀，還結婚——你已自稱爲「夫人」了。你這類的人們，關於某種小事件，你可以跟你的住客的一個發生的小事件上，都是這麼特別的。說是你會跟西蒙生同居過——真地你必須原諒我這麼說——依我看來，這於你是不大好聽的。露骨的說，他真地什麼也不是，只是一隻豬呀！」

奧爾嘉打斷她的話。

「你可就住口罷，卡爾林夫人。但我將告訴你，用露骨的話，我所要於安頓西蒙生的是什麼。也許他有不少可以給人反對的地方。但是我很快便注意到一件，不論旁人說什麼話：他有個慈悲心腸。週遭是不太多慈悲的人們的，我來告訴你罷，他一覺到我不辭勞苦要使他舒服的時候，他便開始覺着適意了，改正過來，習慣也有規律了，依我看來，也許他早已這樣做了，要是他從前曾有人使他舒服的話，你不能否認——安頓是慈心而知感恩的。他又這麼喜歡史萬希爾德——真地他是太愛了那個小孩——他簡直在弄壞她了。我是喜歡西蒙生，我來告訴你，卡爾林夫人。」

摩沙起身，把她穿着手套的指尖刺入她的手籠的花邊縐褶裏去。

「自然——要是你跟西蒙生「戀愛」着——那當別論。」

她揚長出去了。

說西加爾德卡爾林先生很看重他的妻子的聰明，是够真實的。他曾這麼常聽旁人說——到頭他自己也相信了——當他還只是個夥計的時候，把生命放入西加爾德卡爾西蒙生裏頭，使他成爲現在的他的，都是摩沙美爾姑娘的力量。但他還是懷疑，她是不是可和馬丁遜夫人得到一種諒解的人。因爲她看事物的態度十分嚴正，這是不能否認的，而這個奧爾嘉，卻似乎，兩個小孩都有些不循正軌地生出來的。摩沙有時能够很嚴厲而不和悅的。所以他是後悔了——他竟這麼傻氣讓她去了。因爲某種諒解是需要得到的。假如父親跑下去福力德利斯大德居住，帶着他所不能贍養的一個妻子和小孩——結果會怎樣是明白可見的。他決不會覺着安心，要是將來要應付預料不到預見不到的要求幫助——和接着來的常常尾追着他的父親的一切旁的更難的事。和對於摩沙的永遠的困難。

事情要弄妥當來——而且馬上，在那老頭子有時候把一件再溜到他們上面來以前，他曾跑到黑舊列斯機器店，定購了兩架臥輪水車，同時說了幾句關及他父親的話。西蒙生——現在是這樣安排了——耶誕節晚便可離開，使他可以跟他們回家，跟他的家人過耶誕節。

後來他親身去見馬丁遜夫人。

奧爾嘉的眼睛以多哭而變紅了，當西蒙生回家來吃中飯的時候，卡爾林曾經到了那兒。他的到來，是很好意的，她說，他曾要求見見史萬希爾德，他曾放她於他膝上，又答應送東西給她過耶誕節。後來他曾和奧爾嘉談話，是因爲她這個傷心的債務——她欠了租錢，這裏和那裏的各種店鋪都有欠單——她已領受了那樁錢。他又答應了她，一個月支十五個 Kroner 給史萬希爾德——這無論如何是可拿得定的——她又得替亨利設想——他總還有些時候，不能完全自立的一個月十五個 Kroner，他曾說過，暫時支付——『直到我的父親成爲能够自贍和跟你結婚的時候。』奧爾嘉坐在西蒙生的膝上，在他的寒冷的房裏，西蒙生却坐

在放有家族照片的梳妝檯前的安樂椅子裏，她哭了，他撫摩而安慰她。

『真地，安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我能够幹的呢？要是他不幫助你——吓，便沒有旁的出路了。我從他所說的情形了解了——他不肯用旁的方法幫助了。要是他們這樣子來對付我們，我想我們是決不能去福力德利斯大德的了，你可明白——』

她去鼻涕，拭乾眼淚，然後又哭起來。

『一個人必得既來則安——貧窮時必得忍耐點。』

但是說服西蒙生下去跟他們過耶誕節——這卻是西加爾德和摩沙所做不到的事。他們描出整個耶誕節都有一枝耶誕節樹，和孫子，和鵝，和麥酒，和平常的酒，和豬頭餅的景況來。但是老人總是堅定的——他要跟奧爾嘉和小孩們過耶誕節。他們所能得到他的應承的一切，便是耶誕節過後的那天，他會跑下去。因為西加爾德會給他二十五個 Kroner，作爲一個耶誕節的禮物。所以至好是設法使他離開城市，恐怕他在節日袋裏有錢無事可做，要遊蕩蕩。老頭子跟他們共喝耶誕節的酒——在他們監視之下，這究竟是好些啦。耶誕節晚的前一天，西蒙生回家時，他一臂夾着雪車。他一面用深沉的聲音啾啾地唱，一面把他房裏的燈點着，和他的包裹解開。

關於節日的酒有——aquavit 和五味酒和給奧爾嘉的健胃酒。現在有一點麥酒，他便一切都停當了。一枝給亨利的煙管。這煙管並不貴——這最多是對那童子表示他並沒有忘記他罷——講起來這也是丈夫氣的堪得的東西。如果不然，他便近乎吝嗇了。奧爾嘉的短衣的衣料，只花了一個 Kroner，四十五個 Ore。但他又買了一枝值錢三個 Kroner，又七十五個 Ore 的胸針給她——真地這胸針看來像是值得十個 Kroner。以上的價錢的東西。西蒙生把針從盒裏取出——啊，她還要不喜歡嗎？對於阿布拉漢生姑娘，他也要買些東西送她——以爲紀念。不大值錢的東西——他容易備辦的。

然後那雪車喇，西蒙生把檯上的檯布移開以後，便把雪車解開，陳列在檯上。

『哦，親愛的奧爾嘉，你能抽出一秒鐘來此地嗎？』他大聲對縫紉室叫。

『好，什麼事呢？我忙得——』

西蒙生把燈移到檯上去。

『你想史萬希爾德對於這個要怎麼說呀，奧爾嘉？』

『但是那光澤的檯面哪，安頓！』奧爾嘉把新聞紙來墊着雪車和燈子。『是的——一輛美麗的——可

愛的——雪車——』

『看看這裏罷，』西蒙生邊說邊把墊褥解開，把玫瑰花給她瞧。『墊褥是另計的，自然，你可了解。』

『哼！這很貴罷，我想。』

『五個Kroner和二十五個Öre——連墊褥，』西蒙生驕傲地宣布說。

『這樣把這麼多的錢買這樣的一件東西，似乎是大花費了，安頓。她還是這麼年紀小——縱然這沒有

完全這麼華美，她也會滿意啦。』奧爾嘉嘆氣了。

『哦，好，既然我們有點錢用，我們是一樣可以買的。於我看來，揮霍一點，只是好玩罷了。而今你可拆清債

務了——我也並沒有忘記我的甜心，你將看見，』他帶着玩弄的神情以肘輕輕觸她。『你可拿兩個酒杯給

我嗎，奧爾嘉？我已買了一點健胃酒——我們來看看你喜歡不喜歡罷——這大半是爲你買的，你可明白。』

奧爾嘉向妝檯上的一列酒瓶，瞥了一眼。她又嘆氣了。然後她把酒杯帶入來。

在馬丁遜夫人把她的工夫做完以前，已是很妥的耶誕節晚了。但最後一切都弄妥了。亨利當着最後的

衣服一做好，便把牠們交去了，奧爾嘉和阿布拉漢生姑娘，又已把一切清理，把縫紉房的檯上椅上的一切東

西都包成來。阿布拉漢生姑娘，喝了咖啡，吃了餅乾，並受了一瓶西蒙生所贈的花露水，然後回去。

後此，奧爾嘉跑進起居室去。她清理放款式簿的檯，和放衣料及裏料的椅子，並把花柱檯上的扣子和釘

子收拾到玻璃盤裏。然後她點着耶誕節樹，這樹是她昨晚所修飾了的。

史萬希爾德和亨利和西蒙生進來了。年紀較長的都在毛絨椅子上坐下。但史萬希爾德卻跳來跳去，而幸福的，大大地被一切的光開了心——瞧見了那雪車——而歡呼——跑回樹前，以歡樂而幾乎不知道怎麼措其手足了。西蒙生欣然了，奧爾嘉微笑了，雖則她的眼睛是氣惱地紅的話。西蒙生在下午已經注意到她的眼睛好幾次了。呢，今晚他這麼要他們歡喜的時候，她倒哭起來，這恰將是他的運氣呢。

他帶進他的禮物來，他惡作劇地微笑，無疑她以為胸衣衣料是貧乏的禮物。然後他帶出一瓶花露水，——當他在專賣五十個<sup>00</sup>的貨品的商店替阿布拉漢生買些東西時，他是順從了他的好奢華的願望呢。又還有一個縫紉籃給奧爾嘉和一個小小的火柴盒，看來像銀的一般的，給亨利。那童子自然地謝他，放煙管和盒子於窗盤上，就在那兒一張椅子裏懶洋洋地躺着。

然後最後到了那胸針！

『這些旁的東西，你可明白，都有幾分實用的，——我要你也有些不同的東西啦，奧爾嘉——』

奧爾嘉把盒子打開，眼淚便跑到她眼裏了。

『但是這麼多東西，安頓！』

西蒙生把手大大地搖舞一下。

『我希望你佩帶牠時，你會記住我，奧爾嘉，親愛的。』

『我定然會的，安頓！』

『試問，——今晚送來給史萬希爾德的盒子裝的什麼呢？』

奧爾嘉把牠帶進來了。

封面上寫着『馬丁遜夫人縫衣店轉交小姑娘史萬希爾德。』奧爾嘉把牠開開，裏邊一張卡片寫着一個快樂的耶誕節。這是西加爾德寄來的，是一個囹圄，——但是哦，什麼一個囹圄呢！

『牠有黃色的鬚髮，和開開闔闔的眼睛，穿了一件白色外衣，戴着白色皮帽，帶着白皮手籠，一隻臂膀上

掛着一對小小的滑冰鞋——這是一切中的頂堂皇的。史萬希爾德啞口無言了——但西蒙生卻喋喋不休。他和史萬希爾德都同樣地喜歡那囹圄。

『好，我想媽媽還是替你把她珍藏起來的好——你可明白，因為除了節日是不好玩牠的——』

『究竟，西加爾德是仁慈的，』他對奧爾嘉說，她帶玻璃杯和一瓶熱水進來了。『這是我所常常說過的話——西加爾德真地心裏是仁慈的——這是他的極惡的妻子隨意支配他的，因為他真地是仁慈的——』西蒙生自己弄了些酒精熱水砂糖相和的熱料來喝，奧爾嘉卻喝了些健胃酒。史萬希爾德坐在爸爸膝上，也用一杯裝了些健胃酒給她喝。

『你請也跑過來這裏，亨利，自己弄些熱酒來喝——你現在是幾乎成人了，你可知道。』

亨利有些遲疑地起身。他總是不看西蒙生。他有一副蒼白的有雀斑的臉，一對無情的淺色的眼。他穿着大人的衣裳，看來又瘦又小。

『好，乾杯罷，三人一齊！——這就是我所叫做有一個舒適的時候啦！我們現在不是有一個舒適的時候嗎，奧爾嘉？』

『是的，真地！』她坐着咬緊嘴唇，因為眼淚跑進她的眼裏了。『要是有人能夠知道明年耶誕節我們將在什麼地方就好呀——』

西蒙生點着他的煙管。他似乎有些生氣了。

『你不要試試你的煙管嗎，亨利，在我妝檯上有煙草——要是你自己適值沒有話。』

『不，謝謝！』便是亨利的唯一的回答。

『啊是的——明年耶誕節——』奧爾嘉嘆氣，努力制止着哭泣。

『想知道一個人所不知道的事是不容易的，』西蒙生說了，背靠回沙發上。『這個定然是好煙啦！好，乾杯，奧爾嘉！有誰知道——也許我們大家來年耶誕節將跟鄉間的農民一起慶祝！他們在奧意馬克上面慶祝

耶誕節是很忠誠的，我聽人說過。我真地以爲你會喜歡鄉居的，奧爾嘉——我真地以爲鄉間並不壞——你所要幹的一切只是跑出兩步，把自己的耶誕樹砍下來。你喜歡嗎，史萬希爾德——跟爸爸到樹林裏去取一條耶誕樹，把牠放在你的雪車上拉回來。」

史萬希爾德大喜欲狂了。

「亨利卻將要向事務所請假幾天，下來跟我們慶祝耶誕節。」

亨利微笑了——微帶輕視地。

「那不是好玩的嗎，史萬希爾德——跑下車站去接亨利的車，你喜歡嗎，跟爸爸和媽媽在鄉間的一個大田莊 (gaard) 共住——有牛和馬和豬和雞和一切東西，好心的西加爾德呢，他送囡囡給你的——他也有一個和你上下年紀的女子，和一個大些的童子，和一個很小的嬰孩——你可跑下城裏去和他們遊戲。」

「我呢，卻將跑下去跟你的那個大刺刺的媳婦喝茶——要是那是你的意思的話，安頓。」

「我看不出「那層」爲什麼要跟着來。」

「你能够坐着說這些不通的話呢！奧爾嘉笑了，然後又開始哭了。」

「但是，奧爾嘉，你現在哭什麼呢，我的女子，你爲什麼必須常常那樣想呢——」

「好，你要我怎樣想呢，我還要感激罷，我想——你的這個大刺刺的媳婦當面來譏笑我，亨利的父親曾拋棄了我，現在你又要離開我了，我們將被遺棄於這裏，蒙着我們的羞辱——我的子女和我——我的沒有父親的子女，你像他們一樣以爲我想，我只是適於永遠做奴隸，替這些奢華的女性——你對她們舉動這麼粗魯令人見怪的——做衣裳罷。但是我想，自然，你們都以爲你們可以隨意來款待我好，這就是我所得到的，——我早應該知道你們男人是什麼樣人的，——當你們從一個可憐的婦人那兒得到了你們所要的東西的時候，——吓，你們便掉頭去了，讓她處於困難中也不管了。」

「但是奧爾嘉呀！」

「啊，這於你是够容易辦到的。我應該這麼說！你所要幹的，只是搬到鄉間去——然後又亂喝狂嫖，無所不爲，轉徙泥塗之中，像我起初抓住你的時候一樣——哦，上帝，我是多麼的頭腦簡單而傻氣，我竟相信了你，任你隨意所欲來處置我喇！」

「但是奧爾嘉，請你千萬想及這些孩兒們罷！」

「哦，不要愁，——這種話，他們在天井裏，樓梯上，你可確信，——都聽見的。他們也一樣可以從我這裏聽見。」

「但——今晚是耶誕節晚，——定然你應該記得啦，」西蒙生像嚴父般抗議說。  
奧爾嘉靜靜地在哭泣，頭伏在桌上。西蒙生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

「但是，奧爾嘉，——定然你知道——你很知道我是喜歡你的。史萬希爾德呢？你以爲也許我會忘記我的小小的天真爛漫的孩子嗎？那層你可確信不會的，奧爾嘉。我將決不辜負你，或捨棄你，——我所答應了的，我將謹守着啦！」

「可憐的東西！」奧爾嘉坐起來去鼻涕了。「那樣說的，恐怕不是你的本色罷，安頓。」

「有一件，奧爾嘉，你必須記得的，」他一臂挽着她的頸部，又一臂拉着史萬希爾德，他坐直來，突出他的肚子，「世界上有一個比西加爾德和摩沙都偉大的，監臨爾那層——監臨着我們大家。」

「但現在是不是唱耶誕節歌的時候了？」一會以後他問說。他啜了一口酒，吐了一口痰，「哦，耶誕節晚常有騙——我們唱那條歌子好罷，那是史萬希爾德所知道的，我確信。好呀，史萬希爾德，甜心。」

史萬希爾德盡情地唱，西蒙生蹣跚而前，在高音的路旁便傾跌下去，但常常在每個詩的起首重新出發。一會以後，奧爾嘉也用她的哭壞了的嗓音來和他們。只是亨利不唱。

到後來奧爾嘉跑出去打理乳酪糕和排骨了，西蒙生和史萬希爾德還是繼續地在唱。

然後到頭最後的朝晨來了。奧爾嘉房裏的鬧鐘也響了，但西蒙生只是轉轉身，在暗裏半睡着，——天氣



這麼的冷，起身殊不容易呀。一切東西都是灰色的，陰鬱的。尤其是要起身跑出冷空氣裏去——脫離卻一切——的景況呀。

這麼的一張牀——上下有鬆軟的被褥——他從來不會在從前他所住過的許多地方的任一塊經驗過呀。

奧爾嘉開開房門，依藉從她自己的寢室射來的燈光，把她所拿着的食盤放下，點着燈，把食盤移到牀上去。盤裏有咖啡和餅乾。

『你要快些啲，我想，安頓。』

『我想是這樣。』

西蒙生嘆口氣。他把她拉前來，撫拍她，在蘸他的餅乾和喝他的咖啡的有間隙的當兒。

『啊，你今天弄的咖啡是多麼精美呀，奧爾嘉親愛的——你不能坐下來跟我喝一些嗎？』

『我恐怕我必須趕快着手弄早殮啲——』

西蒙生爬出牀來，穿好衣服。他把最後的幾個錢塞入手皮夾裏，把兩個行李鎖好。然後他跑進奧爾嘉的房裏去。

他跑到史萬希爾德躺着，在睡覺的牀前。他在那兒站了一會，兩手插在袋裏，望着她。親愛的小小的史萬希爾德呀！

他又窺進起居室去。這是漆黑而冰冷。亨利已於耶誕節日清早跟他的朋友們到諾德麥爾根（Nordmarken）去了。他在那兒胡亂攪了一會——在暗裏向史萬希爾德的耶誕樹跑上前去，把金屬的裝飾品玲瓏起來。啊——他嘆口氣——不知何時——要是還有——他纔能再見這個地方了啲！

他跑回奧爾嘉房裏。這是溫暖而舒服。檯的較低的一端已經清理了，那兒是奧爾嘉和阿布拉漢生姑娘整天坐着縫衣的地方；一張白色檯布已經鋪上了，早殮也準備好了——豬頭餅和麥酒和普通的酒和一切

東西——燈兒點着時，牠平和地發光，軟和地作鶯鶯聲。一點光線落在史萬希爾德上面，她在她的小小的牀裏熟睡着，她的漂亮的頭髮覆披前額。他的可憐的小小的女子喲！

房裏是有種溫暖和舒適啊，他在這兒——跟她——奧爾嘉——和史萬希爾德，會是多麼的舒服喲。他的眼睛充滿了眼淚，——他讓眼淚直流——並不把牠們拭去——爲的使奧爾嘉可以瞧見他的鬆軟的紅色的兩頰都十分濕了，當奧爾嘉帶咖啡進來的時候。

「喂，我們還是吃早殮好罷，」她說。

「是的，我們一樣可以的。史萬希爾德呢？——你不以爲她也許喜歡跟我們到車站去——坐一回雪車麼？」

「我會想及過，安頓，但外面是這般黑暗而寒冷。——也許究竟我還是叫醒她的好，——她可跟我們喝一點咖啡。」

她跑到牀前，——柔和地搖小孩了。

「史萬希爾德，你想起身來和爸爸及媽媽喝咖啡嗎？」

史萬希爾德穿着睡衣坐在西蒙生的膝上時，還是半開着眼。咖啡使他醒了一點，但她是十分安靜而沒有精神，——既然大人都這麼寂靜——」

「你去那裏呢，爸爸？」

「去福力德利斯大德，自然。」

「但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哦，我想先是要你下來我那兒啦。」

「鄉下——你所講過的嗎？」

「吓，是的——」

『那兒你能够再和我去滑雪罷，爸爸——可不是！』

『那兒我們能够去滑雪，——我應該這麼說！』

門鈴響了。奧爾嘉向外望。雪車已經到了。搬運者的童子上來，把西蒙生的行囊取下去。

西蒙生吻吻史萬希爾德，起身，抱着她站了一刻。

『而今，史萬希爾德，你必須做個很好的小女子了，——爸爸去了。』

『我會做好的，』史萬希爾德答。

奧爾嘉跑到廚房裏，把煤氣熄了——因為要留史萬希爾德一個人在家——再跑進來，站着準備，她的手指抹着燈心。

『好，安頓——』

他給史萬希爾德一個有聲響的親吻，把她放在她的牀裏，蓋好她。

『好，珍重，史萬希爾德親愛的！』

奧爾嘉把燈熄了，他們便出去了。在廳裏他用兩臂包圍她，緊緊抱着她，他們便互相親吻起來。

他們在雪車裏默默地坐着，當他們在這黑暗得早晨懶慢地走下街道的時候。就當他們在寒冷的不舒適的車站的客廳散步時，他們彼此也沒有說什麼話。但她卻時時都跟着他，——當他買車票時，當他查對行李時，——恰恰在他後面站着，身材細小，穿着黑色衣服，看來給外衣包着又矮又胖。

他們不慌不忙地跑進候車室，坐着望望車站的時鐘。

『我們到來這裏定然够早了，』奧爾嘉說。

『是的，我們來得早，——一個人旅行時這是最好的事。現在是節日，奧爾嘉，卻要你這麼早起身，這纔使我覺得不好意思呢。』

『哦——！』奧爾嘉回答說。『但也許我們還是出去在車上弄定一個位置好罷。』

西蒙生自己和他的行李給一個多煙的火車前房拉了去，他站在窗口，奧爾嘉卻在下面車站露臺上。

『好，你自己珍重罷，奧爾嘉——常常來信——把你的景況告訴我——』

『你也一樣做罷，安頓。』

他們開始在關下鐵路的門了。奧爾嘉踏上火車的升降板上，他們再互相親吻了。

『好，奧爾嘉，你對我很好。』

『你也對我很好，安頓。祝你一路平安！』

火車頭氣笛響了——火車的全長震了一下——車便移動起來了。奧爾嘉和西蒙生都拿出他們的手巾來，彼此向着揮舞，儘他們能夠看見一點的時候。

火車在晨光初露的時候雷鳴而去——經貝克拉格脫(Bækkelaget)——諾斯脫蘭德(Norstrand)——泉恩(Lyng)——諸地的人屋前。有的窗子是已經亮了的。峽灣的冰冷的灰色，恰可瞧見，在軌道的較低下的一旁，其中有島嶼散布着。

呃，不舒服喇！西蒙生獨自在前房裏，吸煙，向窗外望。田莊和森林掃蕩而過——游泳而過——灰棕色的

田野，有雪帶在犁溝裏——黑色的林木——

好——奧爾嘉現在也許到家了，他不知道她在幹什麼事。也許替史萬希爾德穿衣服罷。她想今天便做

衣裳——她會說過。那歷史萬希爾德便要坐在窗前地板上，跟她的用破布做成的团团玩了。現在是沒有爸爸帶她出去公園滑雪了。

啊，那個舒適的房間，裏邊有兩張溫暖的牀——那盞燈，和狼藉的衣料，和地板上的碎布，一個人在房裏跑永遠可以被牠絆着足的碎布——和史萬希爾德在那窗下——啊，他的有福的小小的孩子喇！

他能够瞧見她獨自地靜悄悄地坐着。時或有個海藍姑娘或別個姑娘跑過來，送些糖子給她。史萬希爾德定然會很思念她的爸爸喇！

事情並不應該如此——並不應該如此喲！

有一會他幾乎內裏要爆裂了。——因為事情並不應該如此。他的心——生活所遺留給他的僅有的東西——完全在他內裏燃燒了。

『史萬尼爾拉 (Svanilla) 』——史萬尼爾拉親愛的，『他喃喃地對自己說。但是他把那種思想撇在一邊。』

那小小的天真爛漫的小孩，——這麼善良——這麼善良，——她難道將來境遇會不好嗎！

他拭去眼淚。世界上，究竟，有個比他們更有能力的統治着這樣的事件。是的，——一個人應該認到世上究竟有一個更高的命運統治着一切事件而自慰。

# 賣火柴的女兒

安徒生原著 周作人譯

## 安徒生小傳

安徒生(Hans C. Andersen)，生於一八〇五年，死於一八七五年，是近代丹麥四詩人之一。他著有詩曲小說很多。但是他開始作詩和小說，沒有讀者加以注意。直到他的童話發表，才在世界文壇上，獲得第一把童話作家的交椅。他以天真的心情，詩人的筆調，來寫童話，所以有很大的成功。這裏選的賣火柴的女兒，雖然是優美的童話，也可以說很好的短篇小說。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一晚。在這寒冷陰暗中，一個可憐的女兒，光著頭，赤著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著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著；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拿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著腳走，那腳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著許多火柴。手裏也拿著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著，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伊並想不到他。街上窗櫺裏，都明晃晃的點著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為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哦，伊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著，其間有一個拐角，伊便在那裏，屈身坐下。伊將腳縮緊，但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為伊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拿回家去，伊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為他們家裏

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卻仍然呼呼的吹進來。

伊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倘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著，溫溫手，該有好處。伊便抽出一支。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發燒著了。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伊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支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彷彿坐在一個大火爐的前面，帶著明亮的銅爐腳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廢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二支又在牆上擦著。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彷彿變了透明，同薄幕一樣。伊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著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著光亮的晚飯器具，燒鵝肚裏滿裝著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著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伊的面前。伊又燒起一支火柴。這回伊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樹比去年伊在那富商家隔著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株，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一千多支蠟燈，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所有一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伊現在再看，卻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一個人將死了。』因為伊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伊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伊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伊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著伊的祖母——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同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也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伊忙將整把的火柴擦著，想留住伊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伊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上，靠著牆，兩頰緋紅，口邊帶著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拿著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傍人說，『伊想

了。自己取暖。』但沒有人知道伊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伊的祖母去享新年的快樂去。



## 愛情與麵包

史特林堡原著 胡適譯

### 史特林堡小傳

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生於一八四九年, 死於一九二二年, 是近代瑞典的大文豪, 而且學問非常淵博, 像天文、礦物、植物、化學、經濟、歷史、倫理、哲學, 都有研究。文學的著作更多, 也曾經學過中國文字。以文學家這樣的博學多能, 只有德國的歌德 (Goethe), 才可以和他相比。史氏是一個女性厭惡者, 他的短篇小說集《結婚》, 述理想和事實的衝突, 使得頑固的人加以酷評, 然而價值總不少衰。這裏的短篇, 就是從《結婚》集選譯的。

葛斯大 (名) 法克 (姓) 是部裏參事的一個屬員。這一天他正式的請魯以絲的父親准他同魯以絲結婚, 那老頭子第一句話就是, 『你現在每月有多少進款?』

法克答道, 『一個月不過一百個克洛納。 (一個克洛納抵不上中國半塊錢) 但是魯以絲……』

老頭子說, 『不要談別的。你的進款不夠。』

法克說, 『但是魯以絲同我要好得什麼似的! 我們兩人彼此很拿得穩。』

老頭子說, 『也許如此。但是我且問你, 你一年祇有一千二百的進款嗎?』

法克說, 『我們初次認得是在李丁坳。』

老頭子不理他, 又問, 『你除了部裏薪水之外還有旁的進帳嗎?』

法克, 『有——有一點, 我想總够我們用了。況且你知道我們的愛情……』

老頭子, 『是的, 但是請你說個數目。』

法克, 『啊, 我可以在外面找點事做, 就儘够用了。』

老頭子，『什麼樣的事，有多少錢？』

法克，『我可以教法國話，還能繙譯一點書。此外還可以替人做校對印稿的事。』

老頭子手拿鉛筆，問道，『繙譯有多少錢？』

法克，『那可不一定，此刻我正在繙一本法文書，十個克洛納一個雙頁。』

老頭子，『那本書有多少雙頁？』

法克，『大概有二十四五個。』

老頭子，『也罷。就算他二百五十克洛納，還有什麼？』

法克，『那可不一定。』

老頭子，『什麼話！你不能一定，就想結婚了嗎？少年人，你的結婚觀念倒有點古怪！你可知道將來你要生小孩子，你須要給他們吃，給他們穿，還要扶養他們成人。』

法克，『但是小孩子還早呢。況且我們現在彼此的愛情熱得很，所以……』

老頭子，『是呵，你們愛情熱得很，所以小孩子來得更快！』老頭子說到這裏，心裏一頓，說道，『也罷，你們的主意打定了，一定要結婚，我也曉得你們真好的很。這樣看來，我也只好由你們罷。但是你們訂婚之後，結婚之前，你應該好好的多弄幾個錢，添點進帳。』

法克高興得很，臉上都是喜氣，親親熱熱的親了他丈人的手。他快活得什麼似的！還有魯以絲哩！這回是第一次他們兩口兒手挽手的同走出去，個個人都覺得這一對新定婚的男女喜氣四射出來！

到了晚上，法克來看魯以絲，帶了校對的稿子來。老頭子看他這樣勤苦，也很高興，魯以絲還讓他親了一個嘴。但是過了幾晚，他們去看戲，回來時坐了馬車回來，這一晚的開銷就是十個克洛納。還有幾天晚上，法克本該教法文的，他卻來看魯以絲，帶了她出去散散步。

結婚的日子近了，他們須得籌畫買家用器具。他們買了兩張很好看的紅木的牀，都是鋼絲底子，海鴨絨

的褥子。魯以絲的頭髮是淺褐色的，所以要買一個藍色的褥子。他們到家具鋪子裏，買了一盞紅罩的燈，一個很好看的瓷美人，全副席面，刀叉杯盤都全，買這些東西，他們很靠丈母幫他們選擇。法克這幾天忙得很，東邊看房子，西邊招呼匠人。家具送來了，須親自照應着裝好擺好，又要寫支票付錢，還有許多說不完的事。不消說得，這時候法克是不能格外弄錢的了。但是這有什麼要緊？他們成親之後，日子長哩，可以貼補得起來。他們打定主意要節省過日子，先租兩間房就夠了。無論如何，小房子總比大房子容易安排。所以他們租了一處樓下的房子，共有兩間房，一個廚房，一個套房，每年房租六百克洛納。起初魯以絲本想租一所三間的樓房，但是他們愛情熱的新夫婦，這點子不如意算得什麼事！

房間鋪設好了。那間新房真有點像一座小小的聖廟。兩張牀平排擺着，好像兩駕飛車，趕生活的路。藍的褥子，雪白的被單，枕頭套上繡着新夫婦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彼此鈎纏着，很親熱的。這些東西都很有喜事的氣象。那邊一掛美麗的簾子，是爲新娘用的。她的鋼琴，花了一千二百個克洛納，擺在那邊房裏。那邊房就算是客座，飯廳，書房，一齊在內。裏面有一張紅木的寫字檯，飯桌，椅子，還有一架金邊的大鏡子，一張沙法榻，一座書架，——有了這些東西，更添上一點安樂適意的氣象。

結婚的禮節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舉行。第二天禮拜日的上午，很不早了，這一對新夫婦還在睡哩。法克先起牀。雖然日光早從百葉窗縫裏射進來了，他不去開窗，卻把那紅紗罩的燈點起，燈上放出桃紅色的光射在那磁美人身上。那美麗的新娘睡得正濃。這一天是禮拜日，早晨沒有貨車來攪醒她的新夢。外面禮拜堂的鐘聲敲得正高興，很像是慶祝上帝創造男女的紀念。

魯以絲翻身過來，法克走到簾子後面去換衣服。他走出去招呼廚子預備午飯。那副新辦的刀叉器具等閃閃的發亮，耀人眼睛！況且這都是他自己的，——他和他妻子的。他叫廚子到隔壁飯館裏去招呼把午飯送來。飯館的掌櫃的早知道了，昨天就定好了。此刻只消去關照一聲，叫他開飯就是了。

新郎回到新房門口，輕輕的敲門問道：『我可以進來嗎？』只聽得裏面低聲答道：『最親愛的，等一會兒。』

新郎把桌面鋪好。午飯送來的時候，桌子上已鋪好了雪白的新桌布，上面擺着新碟子，新刀叉，新杯子。昨天新娘帶的花球擺在魯以絲的座位旁邊。新娘穿着繡花的早晨便衣走進來時，日光射進來歡迎她。她還覺得有點疲倦，所以新郎搬了一張安樂椅過來給她坐，喝了幾滴酒，新娘方才有點神氣，吃了一口魚子醬，胃口也開了。要是媽媽瞧見女兒喝酒，不知道說什麼了！但是女兒現在嫁了人了，可以自由了，誰管媽媽說什麼！

新郎伺候他的美麗新娘，非常殷勤周到。是何等快活的事，他沒有娶妻的時候，何嘗沒有吃過很講究的午飯？但是那有什麼樂趣！他今天一面吃他的蛤蜊，喝他的皮酒，一面發議論：那班不結婚的男子真是笨人！真是自私自利，應該罰他們出一種稅，和狗捐一般。魯以絲可沒有這樣嚴厲的主張。她很和婉可愛的說，那些不願意結婚的人，都是怪可憐的。要是他們有錢可以養家，也許要結婚了。法克心裏微微一跳，他想，人的幸福難道是用錢計算的嗎？決不，決不，但是不要管他，不久就會多找到一些事做，樣樣事總會很如意的。現在且開懷用那鮮美的燒班鳩和紅莓醬，和褒根地的美酒。新娘看見這許多奢侈品，倒有點擔心事，忍不住說他們怕不能過這樣闊綽的日子。但是法克把魯以絲的酒杯添上了酒，教她不用這樣過慮。說道：「不過這一天罷了，又不是天天如此。人生能快活時，總該快活。」

下午六點鐘，一部美麗的馬車，駕着兩匹馬，到門口候着。新婚的夫婦上了車，出去遊玩。魯以絲靠着車墊，心裏很快活。他們兜過公園的時候，遇着許多熟人，都對他們點頭招呼，臉上都很有詫異，又有點羨慕。這班人心裏大概猜想這位參事處的屬員攀着一門好親事了，他討着了一個有錢的妻子，所以能這樣闊，可憐他們只能步行。坐在馬車裏，靠着適意的軟墊子，不消出力走路，可不是快活嗎？

他們結婚的第一個月，天天過快活日子，跳舞哪，宴會哪，午餐哪，晚餐哪，看戲哪。但最妙的還是他們在自己家裏過的時間。晚上從丈人家裏陪着魯以絲回來的時候，最有一種快樂的趣味。他們到家時，往往做一點半夜餐，對坐着閒談，直到很晚的時候。

法克天天要節省費用，——理論上如此。有一天，魯以絲燻了些鮭魚，加上山芋，她自己吃了覺得很有滋

味。但是法克不很贊成，下一次輪到吃鮭魚的日子，他花了一個克郎買了一對斑鳩，以為價錢很便宜，高興得很。魯以絲不服，說她從前也買過一對，用不了一個克郎，況且吃這種肉未免太奢侈了。但是爲了這小事，她也不同她丈夫計較。

過了兩個月，魯以絲病了，病得很奇怪。怕是受了涼罷，還是中了銅壺的毒。請了醫生來看，醫生大笑說沒有病。奇怪，明明病得很利害，還說沒有病。怕是壁上糊的紙上有毒氣罷。法克拿了一塊紙去請化學師試驗，化學師報告說紙裏並沒有毒質。

但是他妻子的病總不見好，法克自己翻醫書，查出來了，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於是他叫魯以絲用熱水洗腳，過了一個月，病全好了。這未免太快了，他們不會想到這麼快就要做爹爹媽媽了。但是做爹爹媽媽是很快活的事。這個孩子大概是男的——一定無疑了，爹爹媽媽應該替他先想一個名字。

明天法克去看他的好朋友，是一個大律師，法克想請他在一張借據上簽個名字，使他可以借一筆款子來開銷那些免不了的費用。那位律師回答道：『是呀，討老婆，養孩子，是一樁很糜費的事。我到如今還幹不起這件事哩。』

法克聽了這話，明知話裏有話，不便再開口。他空手回到家中，家裏人說，有兩個不會見過的人來家裏尋他。這兩個人是誰呢？法克心想大概是他兩個朋友，現在活宋砲台駐防營裏當上校的。家裏人說，不對，這兩個人年紀太大了，不像是做陸軍上校的人。法克想，是了，那一定是他在兀薩拉認得的那兩位老朋友。現在他們聽見他成了家了，故特地來看他。但是他家裏人說，這兩個人不是從兀薩拉來的，是京城的人，手裏都拿着手杖。這可怪了，可是誰呢？——他們總會再來的。

過了一會，法克出去買東西，又帶了一些紅楊莓回來，不消說得，價錢很公道。他高興得很對他妻子說：『你瞧，這麼晚的時節居然一個半克郎納買了這麼多的大楊莓！』他妻子說：『親愛的，但是我們吃不起這種東西。』法克說：『不要緊，我在外面弄到了一點事做。』魯以絲說：『我們欠人家的債又怎麼辦呢？』法克

說，『欠的債嗎？我——我現在正同人商量借一筆大款子，借到手就可把債一齊還清了。』魯以絲說，『但是那是借債還債，可不是又借一筆新債嗎？』法克說，『那可顧不得了。這不過是一個救急的法子。但是我們何必談這種掃興的事？你瞧，這些楊莓多好！吃了楊莓之後，再喝一杯雪梨酒，可不更好嗎？』

於是他們叫用人去買一瓶雪梨酒——不消說得，是要頂好的。

下午魯以絲睡醒時，又提到欠債的事。她對他丈夫說，『我有句話說，你不要生氣。』法克說，『什麼話！我那裏會對你生氣，你要錢用嗎？』魯以絲說，『雜貨鋪的帳還沒有付，肉店裏的人早說過不再賒給我們了，馬車行裏也一定要問我們結帳。』法克說，『就是這幾項嗎？我立刻——明天——就還清他們的帳，一個錢都不欠。但是我們且想別的事。你愛坐馬車到公園裏玩一趟嗎？你不要馬車也好，我們坐電車去罷，電車路也通到公園。』

他們到了公園，出來時同到波斯宮大餐館裏吃晚餐。他們很快樂，因為餐館裏的客人背地裏議論，說他們是一對情人。法克聽了很得意，但是魯以絲見了帳單心裏有點擔憂，她覺得這一餐的錢够他們在家裏吃幾天了。

過了幾個月，要實地預備小孩下地的事了。搖牀哪，小孩子的衣服哪，……都要置辦起來。

法克到處張羅，很不容易弄到錢。馬車行和雜貨鋪早就不肯賒帳了，他們說他們也有家小，也須養家。什麼話！這些人只認得錢，不講義氣！

產期到了，法克不能不找一個奶媽。他一面抱着新出世的女孩，一面又要跑出房去同他的債主說好話。新起的負擔重得很，他辛苦憂愁幾乎病倒。好容易他找到一點譯書的事，但是他時時刻刻要跑東跑西的忙着，那能幹譯書的事呢！

沒有法子，他只好去求他丈人幫忙。老頭子冷冰冰的對他說道，『這一次我可以幫你一點忙，下次我再不管了。我不是有錢的人，我又不是單有你們這一對女兒女婿。』

產婦應該吃點滋補的東西，雞哪，頂好的葡萄酒哪，還有奶媽的工錢。幸而魯以絲不久就能起牀了。這時候，魯以絲略瘦一點，面色更白，格外好看，還像一個女孩子。

他父親很嚴重的教訓女婿道，『以後你千萬不可再有小孩子了，你不要毀了你自己。』

以後法克一家還靠着愛情和新債過了一些日子。後來真破產了。家裏的家具，都有了主子。他丈人趕來，把魯以絲和他的孩子帶回去。他們上了馬車，臨走時，老頭子歎口氣說，『總算我沒有主意，把我的女兒借給了一個少年人，過了一年，他把女兒還給我，毀壞了！』

魯以絲本願意同法克守着，但是他們此時已沒有過活的道路了。

法克一個人在家，眼睜睜地對着那些債主——那兩個拿着手杖來尋過他的人——把家裏所有的東西拿得乾淨——椅子，桌子，紅木的牀，刀，叉，盆，碟，碗，……

可惜人生在世不能夠吃不費錢的燒斑鳩和大紅莓，這真是可大恥的事！

# 新袍子

柏格曼原著 伍蠡甫譯

## 柏格曼小傳

Hjalmar Bergman (1883—1931) 是瑞典文學家中善於描寫實現的一個。他的作品沒有抒情詩的氣味，却有猙獰的社會相的暴露，以及深刻的人性的剖解，他可謂近代北歐寫實主義的一員健將。新袍子是他短篇傑作的代表。

下蘇德區的神甫的袍子已經非常破舊了。方纔製就的時候，牠原是一件很好的袍子，但是漸漸遇到蟲蛀，撕毀，褪色，燒壞等等的<sup>不幸</sup>，尤其是這最後的一件使這位神甫的袍子感受威脅。他是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的精神幾乎全部貫注在神聖方面，對於俗事不大關心。可是神甫的姊妹，在這許多年中對於這件袍子始終十分注意，如果你仔細去對牠的無數的，大大小小的補釘看一下，你將覺得所看到的彷彿是一條黑色的『銀河』。所以牠並非一件被糟塌的袍子，不過非常破舊就是了。

那末，神甫爲什麼不替自己做一件新袍子呢？原因很多的。下蘇德教區似乎是『窮神』親自選定的大本營之一。四周的教區多少都比牠富裕一些，例如下蘇德區就極富裕，那裏比較貧窮的人常常特地到下蘇德區來散步，以便暫時感覺他們自己也是有地位的人。這個極貧的教區中的神甫，假使突然替自己做了一件簇新的袍子，區內的人民雖然決不會口出怨言，可是他們心上一定要覺得難過。他們也許要懷疑爲什麼羣羊都在窘境中，牧羊人卻穿得很好。話雖如此，神甫和他的姊妹卻已計劃了多年，想添製一件新袍子；他們特地爲此留開一筆款，名叫『下蘇德神甫衣帽的基金』。捐助這項基金的信徒並不是沒有，不幸他們同時還要負擔別種基金的捐款，例如慈善基金啊，醫藥基金啊，聖書基金啊，慶祝聖誕基金啊……因爲在這幾種



基金項下，時常有入不敷出的情形，所以就不得不屢次向『衣帽領基金』告貸——而這一項基金因為開支較少，所以比較富足。但到最後，儲藏這項基金的紙匣（那是最好的硬板紙製成的）裏所藏的也只是一疊『債票』。這些債票雖被認為可靠的資產，卻是很難兌現的。

阻礙神甫購置新袍子的第三個原因，無論如何不得不說是魔鬼親自在作祟。這句話或許要引起人們的反對，但是只要讀過可靠的報告以及親自領教過這位魔王法力，就都知道他喜歡同教會中的法衣、禮服、職杖等等開玩笑。博學之士儘可辯論這個問題，但這兒的事件，情形是特異的。因為，每逢此項基金所有的現款達到了一個可以『考慮』的數額，而姊弟兩人坐下來打開那隻紙匣計算已有的現金，開始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嗒，嗒，嗒——門上就起了幾下敲門聲，接着就走進一個本區或別區的貧民，向他們訴說一番苦情，並請求救濟。這樣的事發生了不止一次，前後一共已經不下一二十次。只有撒但纔能這樣地靈敏。

現在讓我們再把下面的事件提出來研究一下。因為一頭小牛和幾種農產物賣得了一筆出乎意外的好價錢，那『衣帽領基金』的現款就突然添了不少。同時那可敬的華特郭賓主教安倫堡，也宣布要到下蘇德區來巡遊，這兩件千載難逢的事竟會合在一起，實在很可以認為是神的一種默示。主教的巡幸是一件很莊嚴的大事；本區的神甫當然希望能穿一件比那布滿補釘的『黑色的銀河』更好的禮服。因此，神甫的姊姊就把那藏放此項基金的紙匣拿了出來，放在窗口的桌子上。他們坐下來，把錢數了一遍，於是就討論哪種袍料最是價廉物美的，因為財富隨帶着責任，而人的判斷力也不該一見金錢就迷亂了。神甫的姊姊說道：

『質料必須揀最好的，可以使你終身不必再做新袍子。價錢當然比較要貴一些，可是我想這件袍子，我是可以自己裁製的——我可拿舊袍子作模範。所餘的錢還可以買一頂帽子，那也是你所需要的。』

『我的確需要的，』神甫應聲道。『可是你也該想到，在這幾天中你還要忙着籌備歡迎主教哩。你什麼時候有空縫那件袍子呢？』

『晚上，』他的姊姊說道。

後來他們又把這問題討論了一會兒；突然，神甫的姊姊用手按着那放錢的紙匣，驚呼道：

『多謝！晚安！』

『這是什麼意思呢？』神甫莫明其妙地問。

『多謝！晚安！』他的姊姊又說了一遍，同時用手指着窗外。沿着大路，有一團灰色的東西在移過來，那是一個老太婆。她跑了一段路，於是立定了，於是再向着神甫的住宅跑過來。神甫認得她是上蘇德區的貧民院中的一個老太婆。她的真姓名雖然登記在戶籍簿上，可是人們——連神甫在內——都叫她夏達 (Schada)，那也許因為她是歪嘴的緣故。她本來是一個女裁縫，就是目前在貧民院中，她依舊時常做縫紉的工作，她能替人家把許多零碎的布片綴成一條十分精緻的被褥。神甫見了她以後，就歎了一口氣，說道：

『這真是奇怪極了，親愛的海達啊。我相信我們遇見這樣的事，已是第二十一次了。我們實在不應當把那「衣帽領基金」拿出來的。』

門上響了一聲，那團灰色的東西就很快地滾了進來，立定在房間的中央，涕淚交流地哭泣，又大聲嚷道：『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願和平歸於這一家人！以色列的女兒們正在期待，上帝在弱者中間是強的。阿門！阿門！』

『夏達！』神甫打斷了她的話頭。『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嗎，你對於「最高的主」只宜多想，不宜多說。如果你能一字不錯地背誦聖經的話，那末你當然可以引用牠們來作爲自己的教訓，但是你決不要再講那些毫無意義的話。』

這番斥責似乎也太溫和了，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第一，這老太婆對於她的言行不能完全負責，第二，她的女兒剛剛在前一天死去。固然，她在世時，母女倆是時常要爭吵的，所以老太婆的悲哀大概不會十二分深刻。可是她現在卻涕淚漣漣，哭得非常傷心；即使你是不理會悲哀，但在這可憐的世界上，至少對於悲哀的外觀是不由你不敬重的。老太婆一些也沒有生氣；她把來此的目的說了出來：

『如果要我像普通人一樣地說話，那末，我要請求神甫慷慨地賜我二十個金幣。這樣，我纔能去買一些值這點錢的黑布來。那是很便宜的，非常便宜的，先生啊！有了布，我要給自己做一件喪服，去送我女兒的葬。你想想看，憑着上帝的名義，她是我的獨生女兒呢！別人有許多的兒女可以埋葬，但我卻只有這一個。那末，我怎能在「耶路撒冷的女兒們」面前，穿著得令人嫌惡呢？』

『可是，媽媽啊，你爲什麼獨獨地來找我呢？』神甫傷心地歎了一口氣。『你們本區裏有錢人不是很多嗎？』

老太婆立即回答道：

『這就可以表示我是多麼尊敬我所求助的人了：好像一只羔羊去依靠牧羊人一樣。上蘇德區的神甫鄙吝得和魔鬼一樣。有一個聲音告訴我，下蘇德區的神甫非常慷慨，牠叫我來向他求助。在上蘇德區內，他們說夏達是要偷東西的，發拉伯爵夫人說我揩油她的零頭布，還有金子、銀子，和天鵝絨。我對他們說：搜吧！請你們來搜！但是下蘇德區的神甫很仁慈，而且肯原諒人的過失。』

『在這方面，我是和其他正直的人一樣地嚴厲。』神甫提出了異議，他似乎被那些恭維話所激怒了。老太婆趕緊接下去說：

『當然，下蘇德的神甫嚴厲而正直，但同時也很仁慈。讓我們考慮一下罷，良善的人兒！這是我所參加的唯一葬禮——我自己的葬禮。自然不算在內。所以我應該穿著得像樣，使那些在背後說壞話誹謗別人的人，不致在我死時嘲笑我，說道：她竟連像樣的黑衣服也沒有一件，當新郎來時！』

『不要再講這些無聊的話了。』神甫喃喃地說，『安靜地站着，不要跳來跳去，撞壞了東西。我要同我的姊姊商量一下。』

他們拿着放錢的匣子走到鄰室，一言不發地靜立了一會兒，沈思着。於是他的姊姊鎮靜、堅決地說：

『那末就把帽子犧牲了罷。』

『是的，不錯。』神甫表示同意。『帽子是可以犧牲的，那舊的還勉強可用哩。黑暗的季節就要來了；到了那時，那些小小的瑕疵是不大看得清楚的。但是我又偶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夏達不是一個本領很好的女裁縫嗎？如果叫她做那件新袍子，你以為如何？這樣，她的二十個金幣就可不算求乞得來的佈施，而你也未必晚上犧牲睡眠的時間。並且，就說不縫袍子，你還有不少別的工作呢。』

他的姊姊稍微躊躇一下以後，就贊成了這提議。她用盡『衣帽領基金』所有的現款，到市上去買了一段質地最好的布，他們就派人去叫夏達來。神甫覺得應該把這使命的重大意義申說一下，於是他說道：

『良善的婦人啊，我把這工作交付給你，那是表示我十分信任你。這並不是一條用雜色的零頭布綴成的被褥，也不是一件尋常的、世俗的衣服。這是一件在「上帝之家」和他的祭壇前應穿的法衣。所以，你在裁製時，應得十分小心，十分講究；你應得努力做出一件真正完善、真正美好的成績。尺寸可照那件舊袍子，但是身腰和肩部必須些微放寬一些。我看見我的同事們的袍子——牠們都比我的袍子後做——都比我的寬大得多。想來這是現在的「時式」罷。我現在既然要新做一件，那末何不如一般人所說趁便學些時髦呢？把餘下的斷片小塊完全收集在一起，拿來還我，因為將來這件袍子是要修補的。最後，記着我所希望的是一件十分漂亮的袍子！』

夏達用手指把那優美的衣料撚了一下，她立即發生一種異常顯著的變化。她臉上的卑下而愚獸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精明能幹的表情。她把那段布的長度和門面先量了一量，接着就量神甫的背，輕輕地拍了他幾下，叫他挺直身子站着，並量其他的各部。這一切都使神甫非常驚奇。在她走了之後，他就對他的姊姊說：

『上帝佑我！夏達在一瞬間變成了多麼的能幹、懂事啊！你不久就能看見，我終於能穿着一件十分美好的新袍子了。』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他的姊姊說。

在這以後的數日中，神甫忙着預備他的教區報告書，他的姊姊也同他一樣忙，佈置住宅，好歡迎那快要光臨的主教。因此，他們倆會面的時候沒有平時那樣多，可是他們偶然遇見了，總要談起那件袍子的。尤其是神甫，他很難使自已不想念那件新袍子；他時常搓着手，說道：

『我真高興，我高興得像一個兒童在聖誕節前夜一樣。當我看到同事們的漂亮的袍子時，我的心中往往要感到一種隱痛，雖然這種感覺我自己是不肯承認的。如果有人用正確的眼光來看，他也許要怪我沒有減少其他的支出……』

『哪些支出？』他的姊姊打斷了他的話頭。『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支出——假使有的話，那只是幫助貧民的費用。如果這是你所惋惜的，那末我不得不說，那新袍子已發生了一種奇怪的影響。』

神甫在椅子裏扭動了一下，回答道：

『並不是惋惜，但我在佈施時也許還可以謹嚴一些。誰知道呢，也許有時候我以為在救濟苦難，而實際上卻在鼓勵人家作惡。』

『這個你在「最後審判」的一天自會明白的，』他的姊姊搶白道：她因為籌備一切而疲勞過度，似乎正在不大高興。『既然那一天還沒有來到，你還是把你的懷疑保留着罷。』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須想到』神甫接着說，『對於「上帝之家」的不敬，也同樣是一種罪過。如果有這力量，而穿著得不好，那可算是不虔敬。』

『好好，現在夏達將使你分外虔敬了，』他的姊姊又打斷了他。於是，神甫咳嗽幾聲，走了出去。他一想到那件新袍子，就覺得有一些可以自傲。當然，披着那佈滿補釘的『黑色的銀河』走來走去，是不很爽快的——不，那簡直是一個重負。現在這重負是釋去了，因此他就自然而地挺直背脊，他的鼻子也翹高了一二分，以致那些貧民不大認得他了。他竟然跑到上蘇德區的貧民院中去，把夏達叫出來，用一種威嚴的聲調問她，那

袍子已完成多少。其實他是多此一舉，因為夏達正覺得自己是一個頂有能幹的女裁縫，而且是一位藝術家哩。她叫他不要去擾亂她，趕快回去；他就遵命走。

在主教駕臨的前一日，夏達把渴望已久的袍子送來了。她跑了一段路，立定一會兒，於是再跑。她走進那蘭焉無人的餐室，她把那包東西放在桌上，大聲嚷道：

『讚美上帝吧，你們這些天使和強健的英雄啊！』

於是她就匆匆地走了；神甫和他的姊姊急忙跑進來。神甫的心好像一個孩子的心，劇烈地跳躍，同時他就輕輕放開那紙包，彷彿那件衣服是玻璃製成的。當那包皮紙被除去時，他的姊姊就發出了一聲驚呼來。可是神甫卻一聲不響，沈默地靜立了許久，他要克服他的激情，恢復他的常態。最後他纔說道：

『親愛的海達啊，這自然是一個很重的打擊，一種重大的損失，但我們必須堅毅地忍受。第一，我們必須不要對可憐的夏達生氣。那完全是我們的過失——或者，說得更正確些，那是我的過失，因為作那不吉的暗示的正是我啊。』

可是究竟發生了什麼岔子呢？那縫工是非常精緻；無論那個裁縫，如能做出這樣好的針線，還有什麼慚愧呢。整件衣服的風味也很不錯，表示在裁製時是煞費苦心的。不幸結果所得的卻不是一件教士們穿的法衣，而是一件用雜色衣料綴成的花衣裳。那質料很好的黑布已被裁成了許多闊條子，而在牠們之間，老太婆鑲入了許多條的金銀緞，綢緞，和天鵝絨。這些錦緞大概就是發拉伯爵夫人所失掉的，因為那年青好出風頭的伯爵夫人，常穿金銀緞，綢緞，和天鵝絨的衣服。各色的條子配合得很有風致，顏色也很調和。這幅華美的織物實在很可以掛在壁上或門口。但是穿在一位教士的身上呢？穿在下蘇德區的神甫的身上呢？那卻不行。海達小姐很惋惜那段優美的黑布，那是她化了不少的錢買來的。她竟然哭起來了。可是神甫卻並沒有怨言。他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說道：

『那件舊袍子要恢復牠原有的地位了。本區的教民和牠是很熟的；至於主教呢，他知道教士的俸祿很

薄，對於這些表面的事物不會很關心。」

他們把那件花衣裳重新包好，放在一邊。不久，主教來到了。他的巡幸並沒有引起任何特別的意外。在星期日做了禮拜之後，主教，上蘇德區的教區長，以及鄰近的幾位教士，都在神甫家裏，同他和他的姊姊一處進餐。正在那時餐室的門突被打開，夏達奔了進來，哀痛地哭，樣子怪可憐。她向神甫大聲說道：

「你在禮拜堂裏爲什麼不穿我的袍子？你對牠不滿意嗎？以前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我不能令他們滿意。而這次我又是用盡了心力給你做的。」

海達小姐想使她安靜下去，並把她送出去；但主教的好奇心已經被引起了，他叫他們把這事情說明一下。神甫覺得非常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拿出那件特異的袍子，並把牠的歷史講一遍。主教看那花袍子，而上蘇德的教區長輕輕地在他耳邊把那老太婆的故事報告了一些；這時候，老太婆已揩乾眼淚，正在呆望着主教。也許爲了要安慰她一下，主教開口說道：

「是的，是的，這衣服的確非常美觀！」

於是夏達就喜不自勝地舉起了她合在一起的兩手，大聲喊道：

「聽着主教的話！從嬰孩和乳兒的嘴裏，你可以聽到真言！」

主教微笑，用手招那老太婆走過去，對她說道：

「可是媽媽啊，人家叫你做的是一件教士的法衣啊！你當然知道這種袍子是全黑的！那末，這是什麼意思呢？」他隨手指着一條金緞。老太婆熱情地回答：

「只有羊纔不懂這意義。金緞是表示下蘇德的神甫的思想和真金一樣；那些銀緞是表示他的精神像擦亮的銀子一樣地純潔、光明。」

「唔，好，聽她說啊！」主教好生驚異。「那末，這一切都含有意義了！」

「人家也化過一些心思的，」老太婆喃喃說道。「人家並不是一只母雞啊。」

『那末，這大的，白色的天鵝絨的雞心又是什麼意思呢？』主教問她立刻就回答：『那表示神甫的心是像我主耶穌基督的心一樣簡單，純潔。』

『這兩條猩紅的條子呢？』

『這條是愛，那條是同情。據聖經上說，兩者都在燃燒着。』

主教微笑了一笑，說道：『我倒記不得經上有這樣的話，不過這也許是不错的。這些淺藍色的天鵝絨條子又是什麼意思呢？』

老太婆惡狠狠地對上蘇德的教區長注視了一眼，回答道：『那表示下蘇德的神甫時常講些安慰人們的說話，並不像上蘇德的那位——總像雄牛那樣地大發咆哮。』

『唔，唔，』主教說道，『現在再告訴我，這條灰色的，特異的，破爛的布條有什麼意義？』

『那個，』老太婆狡黠地霎着眼睛，『我是從自己的一件已經破爛得不要穿的舊衣裳上剪下來的。』

『呵，呵，』主教驚呼，『可是你卻要叫神甫穿嗎？』

『是的，』老太婆回道，『他該穿的，因為那表示他老是和貧民相親近。』

主教已大為感動；因為要隱匿一種對於聚斂者極不相宜的情緒，他就對那老太婆和善地微笑，輕輕在她手上拍了幾下：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發見媽媽是非常愛好象徵主義的。』

『什麼？』老太婆問。

『象徵主義，』主教微笑，重說了一遍。

老太婆又高興得手舞足蹈了，她嚷道：

『多好聽的字眼啊！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但那是如此確實，如此確實的，我一輩子不忘這名詞，因為那彷彿



佛是從一位天使的嘴裏說出來的。」

這時，聰明的海達已找到收束這幕短劇的正當方法了。她站在門口，手裏擎着一大杯咖啡，旁邊還放着許多甜餅乾。一見這些美味的東西，夏達就再也熬不住，立即跟着海達奔進廚房，那些客人纔得太平無事地吃完他們的午膳。那件花袍子依舊垂覆在一隻椅子上。他們吃畢站起來，主教又對袍子看了一看說道：

「心智薄弱的人，有時也會發明極妙的主意。而且，他們對於色彩和形象，往往有很優美的見解。這實在非常美觀；老弟，你很可能把牠當作一件裝飾品，掛在房裏，或鋪在沙發上呢。尤其因為牠代表着一個單純的心靈的好感和敬意。可是如果當作一件法衣的話，那末我也不得不說是不很適宜的。」

主教和其餘的教士們盡情歡笑了一陣。可是當笑聲逐漸消失時，他又說道：

「話雖如此，我卻不禁在妄想，最好我們所有的法衣和禮服都能碰到這樣的或類似的一樁事。」

# 火燒城

蘇德堡原著 許天虹譯

## 蘇德堡小傳

蘇德堡 (Hjalmar Söderberg) 是瑞典寫實主義作家，生於一八六九年。他是史篤克霍姆地方人，少年時曾在一個小城市裏充新聞記者。他最早發表的是一部自敘傳小說瑪丁·皮克的早年，一八九八年刊行短篇小說集，名短的短篇小說 (Shorterietes)。他的作品文學形式非常完美可愛。長篇小說有嚴重的劇等等，劇本有運命的時間等等。

從掛着雪白的花窗帘的兩扇窗戶中，冬天早晨的水平陽光透射了進來，成爲兩個傾斜的長方的四邊形，落在柔軟的綠色地毯上；在這暖和的有陽光的地方，一個小孩子在跳着玩。他對於世事還知道得很少。他知道自己很小，慢慢地就會大起來；可是他既不知道自己怎樣來到這世界上，也不知道將來有死的一天。他知道自己已是四歲，不久就要變成五歲，可是他不知道『一歲』究竟是什麼意思；他依然是用昨天、今天和明天來計算時間的。

『爸爸，』他突然向他的父親叫了一聲——他的父親剛剛吃過早飯，正在吸他當天的第一枝雪茄煙；他是用雪茄煙來計算時間的——『爸爸，昨天夜裏我做了許多夢，我夢見這房裏的一切東西，我夢見那些椅子，那綠色地毯，那面鏡子，那隻鐘，那火爐，那些百葉窗，還有那碗櫥。』

說着，他跳躍到那火燄熊熊正在咕刮作響的火爐前面去，翻了一個筋斗。他認爲那火爐和他前面的那塊地方，是這房裏最重要，最高貴的事物。

他的父親從報紙角上向他點點頭，笑了幾聲，那孩子也回笑着，毫無拘束地盡情笑着。在他的年齡，笑還

不過是一種歡樂的流露，並不是欣賞可笑的事物時的表情。前幾天，他曾站在窗前對着月亮大笑，那並不是因為他覺得那月亮滑稽可笑，而是因為牠那光輝的，圓圓的臉龐使他覺得十分快樂的緣故。

他盡情地笑好了以後，就爬到一只椅子上去，指着牆上的一幅畫，說道：

『我做夢做得最多的，是關於這張畫。』

那是一幅影印的荷蘭名畫：『火燒城。』

『唔，你做些什麼呢？』他的父親問道。

『不知道。』

『噯……想想看！』

『啊，不錯，我夢見牠正在火燒，我輕輕地撫弄着一隻狗。』

『但你平常不是怕狗的吗？』

『是的，但在畫上我卻可以儘量撫弄牠們。』

於是他又笑起來，跳躍起來了。

最後他跳到他的父親面前，說道：『親愛的爸爸，你把那張畫拿下來。我要爸爸像昨天一樣地把這畫指點給我。』

這幅畫是這房間裏的一位新客。牠昨天來到這裏。對於四週壁上的旁的圖畫，那小孩子早已十分熟悉了。史脫林堡伯伯，叔本華舅舅，拿破崙叔叔，醜陋的老哥德，還有年青時的祖母。但那『火燒城』卻是新來的，而且牠比其餘的圖畫有趣得多。那做父親的順從那孩子的意思，把這幅畫從牆上拿了下來。父子倆一同欣賞牠。在一條蜿蜒地流入海中而充滿着單桅船和舢板船的寬闊的河上，架着一座拱形的大橋，橋上有一座堡壘。河的左岸就是那火燒城：一排排屋脊很高，尖頂三角牆的狹小房屋，中間夾着幾座教堂和望樓；一大羣人正在四處奔跑；一片火海和煙雲；許多梯子靠在牆壁上；幾匹馬負着搖搖欲墮的重荷，正在向遠方跑去。

碼頭上堆滿着木桶、麻袋和各種凌亂的東西，在河裏有一羣人擁擠在一隻舢板船中，那只船差不多快要傾覆了；在橋上，許多人正在奔走逃命；在離城稍遠的前方，站着兩只狗，正在你嗅我，我嗅你地互相嗅着。但在遠遠的後方，即河口漸寬，和海相接的地方，在地平線上端坐着一個非常小而蒼白的雲霧籠罩着的月亮，她正在憂愁地悲哀地看着這一切的不幸。

『爸爸，』小孩子問道，『那個城爲什麼要火燒呢？』

『有人對於火燭不小心，』他的父親回答說。

『什麼人對於火燭不小心？』

『啊，這是無法斷定，因爲隔得太長久了。』

『多少久呢？』

『自從這城火燒時到現在，已有好幾百年了，』那做父親的說。

這話對於那小孩子有些難以理解，他的父親也明明知道的，但是他不能不這樣回答。孩子默默地坐着，沉思了一會兒，他的腦海中湧起的許多新的思潮和新的印象，與那些舊的混和着。他用他的小手指隔玻璃點着那火燒城，說道：『是，不過牠昨天在燒，就是今天此刻牠也正燒呢。』

他的父親企圖把圖畫和現實間的差異加以說明。『這不是那真的城，』他說，『這不過是一張畫。那真的城老早已經燒掉了，牠已經沒有了。那些跑來跑去揮着手的人們早已死了，不再生存在世界上了。那些房子已經燒掉了，那些望樓已經坍倒了。那座橋也已經沒有了。』

『那些望樓是燒掉的呢，還是坍倒的？』孩子問。

『牠們是燒壞了才坍倒的。』

『那些小輪船也死了嗎？』

『那些船也早已沒有了，』他的父親回答，『但這些並不是輪船，牠們乃是帆船。那個時候還沒有輪船。』

小孩子噘出了下唇，表示他的不滿意。

「但是我明明看見牠們是輪船呢，」他說。「爸爸，這只輪船叫什麼名字？」

他有他自己的見解，這孩子他的父親已倦於說教，就一聲不響，並不和他爭辯。那孩子用手指點着那荷蘭商人，自言自語道：「這只輪船名叫勃拉格，那一只名叫希勒西，而這只是「一般格堡公主。」」

「爸爸，」他突然叫道，「那月亮也沒有了嗎？」

「不，月亮依舊在那邊的一切事物之中，只有牠依舊存在着。牠就是你前天在育嬰室窗口對牠大笑的同一月亮。」

小孩子又靜靜地坐着，沉思了一會兒。於是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來：「爸爸，現在離這個城火燒時，已非常長久了嗎？那是不是和我們坐着那「一般格堡公主」出去旅行同一時候呢？」

「還要早得多哩，」他的父親回答。「當這個城火燒時，無論你，我，媽媽，或祖母，都還沒有在這裏。」

孩子的臉立刻就變成非常嚴肅。他似乎很惶惑。他默默地坐着，思索了好久。但終於有些想不通。

「告訴我，爸爸，」最後他問道，「當這個城火燒時，我在那裏？是不是我和媽媽同在格蘭那的時候？」

「不，乖乖。」父親回答道：「這城火燒時，你還沒有出世。」

「是，但那時我在那裏呢？」

他的父親回答道：「你還絕對沒有存在。」

孩子圓睜着眼睛，看着他的父親。突然，他的小臉孔上露出了喜色來，他掙脫了他的父親，就到那有陽光的綠色地毯上去繼續跳着玩，一邊用盡力量大聲喊道：

「哦，是的，那對我沒有什麼，我還是存在的。我一定在什麼地方，我一定在什麼地方！」

他以爲他的父親不過是同他開玩笑。那樣的話實在太可笑了！那些使女時常對他說無聊的笑話的，也

以爲他的父親這次也如此，所以他就在陽光中繼續跳着玩。

——譯文二卷五期

## 父親擎洋燈回來時候

哀禾原著 周作人譯

### 哀禾小傳

哀禾 (Juhani Aho), 原名 Brodheht, 一八六一年生於芬蘭內地。中年後曾留學法國, 很受到自然主義的影響。但他是他的作品裏, 有着真實的滑稽, 優美的空想, 柔和的憂鬱, 深厚的感情, 都和自然主義合不上的。這裏所選的, 是他的早年作品。

父親去買洋燈, 或者略早一點的時候, 他對母親說,

『喂, 母親——我們不要買一盞洋燈麼?』

『洋燈, 怎樣的洋燈?』

『怎麼, 你不知道住在市鎮上的雜貨店主從聖彼得堡帶了幾盞洋燈來, 點起來比十枝松明註一還要明亮麼? 牧師公館裏已經買了一盞了。』

『阿, 是了! 便是那件東西, 在屋子中間發光, 我們任在那一個屋角裏都能够看見字, 正同白晝一樣的麼?』

『正是那個。這是油在那裏燒着; 你只要在晚上將他點上, 他便一直燒到第二天早晨, 不會熄滅。』

『但是那濕的油怎麼會燒呢?』

『那麼, 你也可以問白蘭地怎麼會燒哩!』

『但那是全面着火了, 白蘭地燒着了的時候, 你便是用水來澆也再不能够熄滅他。』

註一 英譯本註松明是有脂的松木小片在芬蘭窮人家用代火把或蠟燭。

「油和火都關在玻璃裏面，怎麼全面會着火呢？」

「在玻璃裏面，火怎麼會在玻璃裏面燒着——他不會爆破麼？」

「什麼不會爆破？」

「那玻璃。」

「爆破！他決不爆破。他或者要爆破，我告訴你，倘若你將火旋得太高了；但是你不必這樣做。」

「將火旋起來，不，親愛的，你說着玩話罷——你怎能將火旋起來呢？」

「聽着說！你將螺旋往右旋的時候，燈心上來了，——那洋燈，你知道，有一枝心，同平常的蠟燭一樣，——

而且那火也上來，但是你倘若往左旋，火就漸漸的小了，你吹他，他便熄了。」

「他熄了！自然！但是我還一點都不明白，無論你怎樣講解——我想是一種時新的紳士們的用品罷。」

「等我買一個來，你就立刻明白了。」

「他要多少錢一個呢？」

「七個半馬克，煤油在外，每罐一馬克。」

「七個半馬克，還有煤油這儘够買許多松明，供多日的用。假如你願意花了錢買這樣的東西，但是沛加將他劈成小片，一個錢都不會損失。」

「買了洋燈你也不會損失什麼！松明也是值錢的，而且現在你再不能像先前一樣，在我們地上隨處可以拾到了。你須有工夫去搜尋這樣的木材，從最偏僻的地方將他拖到這邊泥沼裏來——而且他又立刻用完了。」

母親知道松明並不真是這樣容易用完，因為以前並沒有說起過，這不過是一種口實，可以出去買這洋燈罷了。但是伊很聰明的閉住了嘴，不使父親發惱，否則洋燈便不買來，也沒得見了。或者別人會設法先買一盞到他家裏，於是全個教區便要談論在牧師公館以後首先用洋燈的人家，說個不完。母親將這件事細細



想過，對父親說道，

「買罷，倘你喜歡；我只要能看見，可以紡績，無論點着松明，或別種的油，於我都一樣。那麼，你想什麼時候去買呢？」

「我想明天就去，——我還同雜貨店主有點別的小事情呢。」

這正是一禮拜的中間，母親很知道這別的事情無妨等到禮拜六再去辦，然而伊也不說什麼，只是心裏想，不如愈早愈好。

這天晚上，父親從倉庫裏拿出那大的旅行箱來，這還是祖父從烏勒亞堡來的時候，儲藏糧食的東西；父親叫母親裝滿乾草，中間放上一塊棉絮。我們小孩便問，爲什麼他們在這箱子裏只放下乾草和一點棉絮，沒有別的東西呢？但母親吩咐我們這一班人，都閉住了嘴。父親卻更爲高興，便給我們說明，說我將去從店裏拿一盞洋燈來，這是用玻璃做的，倘若他跌了，或者那棧顛播得太利害，也就要粉碎了。

這一晚上，我們小孩在牀上醒了好久，心裏想着那新洋燈；但是廚下的沛加，平常專劈松明的人，一等松明吹熄，便呼呼的睡着了。他一回都不會問，洋燈是什麼東西，雖然我們談論得很多。

父親旅行了整整的一天，這在我們似乎是很長的時候了。我們這一天連食物都不覺得好吃，雖然我們中午有牛乳湯。但是廚下的沛加連吞帶嚙的，吃到有我們幾個人一總併起來的那麼多；他終日劈他的松明，直到將柴房都裝滿了。母親這一天也不會績了多少苧麻，因爲伊只是走到窗口，向着外邊冰雪上，去窺望父親。伊時時對沛加說，以後或者不再要那些松明了；但沛加似乎不大注意，他連這是什麼緣故也並沒有問。直到晚餐時候，我們纔聽得院子裏馬鈴的聲響。

我們小孩嘴裏還銜着麵包的小塊，奔突出去，但父親將我們趕回，卻叫廚下的沛加去幫他扛那箱子。沛加早已在火炕旁的凳上，坐着打瞌睡，所以他冒冒失失的，在幫着父親扛箱子進屋裏來的時候，他將箱子碰在門枋上；倘若他年紀再小一點，必定要挨父親的一頓痛打，但他現在是一個老漢了，父親平常沒有打過比

他自己更老的人。

可是洋燈倘若真是粉粹了，沛加也不免要聽父親的一兩句話，幸而倒還沒有什麼損傷。

『笨漢，爬上火炕去！』父親向着沛加吼叫，於是沛加爬上炕去了。

父親已經從箱裏拿出燈來，一隻手提着。

『看罷！現在在這里了！你想這怎麼樣？你將油倒進這玻璃瓶裏去，那在裏面的一段帶便是燈心，——呵，你將松明拿遠一點！』

『我們點他麼？』母親退後着說。

『你瘋了麼？他怎能點着呢，並沒有油在裏邊！』

『那麼，你不能倒些進去麼？』

『倒油進去，好容易的話，是那正是那些人們說的話，在他們不懂得這道理的時候；但是雜貨店主再三囑咐我，不要在火光下倒油進去，因為他會着火，將全所房屋都燒掉了。』

『那麼，你在什麼時候將油倒進裏面去呢？』

『在白天裏，——白天，你聽見麼？你不能等到白天麼？這也實在並不是怎樣的大奇事。』

『那麼，你看見他點着過麼？』

『我自然看見過，這是什麼？我多回看見他點着，在牧師公館裏，又在店裏試點這個的時候。』

『他點着了麼？』

『點着了！他自然點着了。我們將店窗都關上了的時候，你連地板上的一枝針都能看見。你看這里！這里是一個帽，火在玻璃瓶的這個地方燒着的時候，火光不能爬到頂上去，在那里並不要他，他便向下垂下來，所以你能够尋到地板上的——一枝針。』

我們極想試看，我們是否真能尋到地板上的一枝針，但是父親將洋燈挂在屋頂下，起首吃他的晚飯。

『今天晚上，我們只能且把松明再將就一回。』父親且吃且說：『但是明天，洋燈將點在這間屋裏了。』

『父親，你看，沛加終日劈松明，將柴房都裝滿了。』

『好罷。總之我們現在有柴了，可以供我們一冬天的用，因為我們不再要他做別的了。』

『但是浴室同馬房裏怎麼樣呢？』母親說。

『在浴室裏我們將點洋燈。』父親回答說。

這一夜裏，我比前夜睡的更少；早晨醒來的時候，倘使我不是怕羞，我簡直要哭出來了，因為我想起那洋燈非等到晚間是不點的。我夢見父親在夜裏加油，洋燈整整的點了一日。

天纔發亮，父親從他的那大的旅行箱裏，拿出一個大瓶，又將他的內容倒了若干在略小的瓶裏。我們很想問他這瓶裏是什麼東西，但我們不敢，因為父親的顏色如此莊重全然使我們驚慌了。

他將洋燈從屋頂拉下一點來，很勞碌的收拾，又將他旋開，那時母親不能再忍，便問他做什麼。

『我是倒油進洋燈去。』

『但是你將他拆碎了！你怎能將旋開的各件放到原位置上去呢？』

母親同我們都不知道父親從玻璃瓶上拿下來的東西是叫作什麼名字。

父親並不回答，只叫我們站遠些。他於是將小瓶裏的東西倒在洋燈的玻璃瓶裏，差不多滿了；我們猜想那大瓶裏一定也是煤油了。

『那麼你現在不點他麼？』母親說，這時候，先前旋下的東西都已經重復放好，父親又將洋燈高掛在屋頂下。

『什麼！在白天裏麼？』

『是的，——我們試看他會點着麼。』

『他會點得很好，祇要等到晚上，不要多勞心。』  
早飯後，廚下的沛加扛了一大塊冰凍的木頭進來，預備劈成松明；他將木頭從肩上摔在地下，很大的一聲響，使全屋都震動。洋燈裏的油也動蕩了。

『安靜點！』父親叫道：『你這樣騷擾，爲的是什麼呢？』

『我把這油松扛進來，叫他融化一點，——沒有別的法子，他是完全凍了。』

『那麼你可以不必多勞罷，』父親說，對着我們眯眼。

『但不這樣，你總不能叫他燒着。』

『我說，你可以不必多勞了。』

『那麼，松明不要再劈了麼？』

『假如我真是說松明不要再劈了呢？』

『啊，這在我都一樣，倘若主人沒有他也可以將就得。』

『沛加，你不看見，什麼東西挂在椽子底下麼？』父親問這話的時候，傲然望着洋燈，又憐憫的看着沛加，

沛加將他的木塊放在屋角，隨後纔去看那洋燈。

『這是洋燈，』父親說，『他點着的時候，你再不要松明的火了。』

『啊！』沛加說，以後再也沒有一句話，便逕往馬房後面他的砧板那邊，整天的劈柴，同平日一般，將和他一樣高的一段樹都劈成小片。但是我們其餘的人，幾乎一點事都不能做，母親假作紡績，但伊的苧麻還沒有減去一半，伊推開紡錘，走出去了。父親當初在那里削他的斧頭柄，然而這件工作似乎不很適意，因爲他只做了一半便放下。母親出去以後，父親也出去了，至於他是否往鎮裏去，我可不知道了。總之他吩咐我們也出去了，而且答應我們一頓打，倘若我們用指尖觸一下那洋燈，我們如敢這樣，真是同想摩弄牧師的繡金法衣一樣了。我們只怕掛這寶貝的繩斷掉了，我們將代負這責任。

在客室裏，時光覺得很沉重，我們又想不出別的事做，所以決定全體到溜冰的山坡上去。鎮裏有一條直路，到河邊去汲水，這路的盡頭是山坡的腳，櫃可以從山上溜下來，隨後再從那邊沿着冰的裂處，走上山去。

『燈山的小孩們來了，』鎮裏的一個小孩子見了我們便叫着說。

我們知道他們的意思，並不問他們燈山的小孩是指什麼，因為我們的田莊自然並不叫作燈山。

『噯，噯，我們知道你們去買了一盞那些洋燈，到你們家裏來了，我們都知道！』

『但是你們怎麼會已經知道的呢？』

『你們母親走過我們這裡的時候，告訴我的母親說的。伊說你們父親從店裏買來了一盞洋燈，點起來有這樣明亮，你能够尋到地板上的一枝針——法官的使女是怎樣說的。』

『這正同牧師公館的客室裏的洋燈一樣，你們父親剛纔對我們說，我親自聽見他這樣的說。』飯店主人的小孩接着道。

『那麼你們當真買了那樣的一盞洋燈麼呢？』鎮裏的小孩們都問。

『是的，我們買了。但在白天裏沒有什麼可看，到了晚上我們便一齊回家去。』

我們坐穩溜下山去，又走上山，直到黃昏時候；我們每次拉了櫃上山頂去，便和鎮裏的小孩們談論洋燈的事。

這樣，時光過去了，比我們預想的更快，到末一次我們從山上溜下的時候，便奔跳回家來了。

沛加站在砧板旁邊，連頭也不回，雖然我們齊聲叫他去看洋燈怎樣的點着。我們小孩成羣的直竄進屋裏去。

但是我們在門口直挺的站住了。洋燈已經點着在椽子底下，照得這樣明亮，我們看了禁不住眨眼。『把門關上，天氣非常的冷。』父親從桌子後邊叫道。

『他們同雞一樣，在風寒天裏到處的跑。』母親坐在火爐旁邊，喃喃的說。

『無怪小孩們看得迷了，便是我這樣的老婆子也禁不住要看哩。』飯店主人的老母親說。

『我們的使女也要看不飽了。』法官的繼女說。

我們的眼睛對於燈光略略習慣了，這纔看見屋裏都是鄰人，幾乎半滿了。

『小孩們，走近前來，你們可以看得清楚。』父親說，他的聲音比先前更溫和。

『敲去你們腳下的雪。』母親也說道，『到火爐旁邊來；從這裏看去，這纔美麗呢。』

我們連奔帶跳，走到母親那里，靠着伊一排的坐在板櫈上。現在在伊的翼下了，我們纔敢更精密的觀察這洋燈，我們不會想到他會像現在這樣的燒着，但是我們既然得不到別的解決，所以終於歸結說，總之他現在燒着，正如其所應燒，我們窺望了較長久，又似乎我們原已想到，他應該像現在這樣的燒着了。

但是我們所始終不能懂的，是怎樣的將火放進那樣的玻璃裏面去。我們問母親，但伊說我們只要以後看怎麼做便好了。

鎮裏的人互相競爭的稱讚這洋燈：一個這樣說，別個又那樣說。飯店主人的老母親說，他安靜明亮的照着，正如天上的星。法官是眼睛有病的，他說這燈很好，因為他不冒煙，可以點在房間的中央，一點不會將牆壁熏黑，父親回答他說，這本來是堂屋裏用的，但用在住房裏也很適宜，而且現在也不必再拿了松明，這邊那邊的亂竄，因為在這一盞燈光下大家都能看見，不要那許多松明的火了。

母親說起禮拜堂裏的小號的燈檠，並不比這個更亮，父親便叫我拿出我的ABC書來，走到門口，試看能否看見。我走去，開始讀——『我們的父。』但是他們都說，『這孩子是讀熟的。』母親於是將一本讚美歌塞在我手裏，我念道，——『在巴比倫的河邊。』

『是的，這真是希奇！』鎮裏的人的證明是這樣說。

於是父親說道，『現在倘若誰有一枝針，你可以投在地板上，試看他即刻可以尋到。』

法官的繼女有一枝針插在胸前，但是伊將他投在地板上的時候，他落到裂縫裏去了，我們終於尋他不到，——因為他是這樣的小。

一直到鎮裏的人都去了之後，沛加這纔進來。他初看見這異常的燈光，將眼睛映了一會，隨即從容的脫去他的背心和破布靴。

『這是什麼，在屋頂下閃閃的，幾乎把你眼睛那弄瞎了的！』他將襪子挂在椽下的時候，終於發問了。

『你來，且猜這是什麼。』父親說，對着母親和我們睜眼。

『我不會猜。』沛加說着，走近洋燈。

『或者這是禮拜堂的燈檠罷呢。』父親玩笑的說。

『或者是的。』沛加承認說。但是他的確有點好奇了，他用大拇指去摸洋燈。

『不要去摸他。』父親說。『只看罷，不可惹他。』

『對啦，對啦！我並不要和他去多事！』沛加說，略有點不高興，他便回到門旁沿牆放着的板凳上去了。

母親大約覺得這樣待遇可憐的沛加，是件罪過；伊便給他說明，這不是禮拜堂的燈檠，但是人家所稱爲洋燈的，他用油點着，所以更不要什麼松明了。

但沛加聽了這些說明，一點都不明白，他立即動手去劈以前扛進屋裏來的那塊油松。父親對他說，以前不是已經告訴他，不必再劈松明了麼？

『啊！我全忘了。』沛加說，『但是倘若不要了，他可以就擱在那里。』沛加說了，將他的松明刀插在牆的裂縫裏。

『那麼讓他在那里休息着罷。』父親說，但沛加再也不開口了。

過了一刻，他開始補他的靴子，站着趾尖從椽子上抽下一枝松明來，點着，插在劈開的木柴上，隨後在火

爐邊的小櫬上坐下了。我們小孩比父親看見得早，因為他正背着沛加立在燈下，飽他的車軸。我們不說什麼，只是嬉笑着互相低語，『倘若父親看見了，他將說什麼呢？我想！』父親終於看見他了，他立在沛加前面，兩手叉着腰，很輕蔑的問他做的是什麼細工，因為他自己必需別置一個燈火。

『我只是補我的鞋罷了。』沛加對父親說。

『啊，真的！補你的鞋麼？倘若這亮光在我雖然够用了，你卻不能看見，那麼你可以同你的松明到浴屋裏或者後邊去，任你的便。』

於是沛加去了。

他將靴子挾在腋下，一手拿櫬，一手拿了松明，走出去了。他輕輕的出門走到客屋，又從客屋走到院子裏。松明在外邊的強風裏，猛燒起來，紅的火光暫時在柴房牛馬房上面閃爍照耀。我們小孩從窗間望這火光，覺得非常美麗。但是沛加彎身到浴室門後去的時候，院子裏又全是黑暗，我們只見洋燈反映在暗的窗玻璃上，更沒有松明可以看見了。

自此以後，我們在住室裏不會點過一枝松明，洋燈得勝的從屋頂下照着。每到禮拜日晚間鎮裏的人常來觀看讚歎。全個教區都已知曉，我們家裏是牧師公館以後第一個使用洋燈的人家。自從我們立下榜樣以後，法官也買了和我們一樣的一盞洋燈，但是他不會學會怎樣點法，所以他很願意賣給飯店主人，現在飯店主人還保存着。

稍爲貧苦的人家，不能夠買洋燈，所以一直至今他們仍然在松明的火光下，做他們的長夜的工作。

我們買了洋燈不久之後，父親將住室的板壁鉋的光滑潔白，不會再被熏黑，因為那冒煙的舊火爐拆去了，改造了一個新的，將煙放到外邊去，烟筒上有一個尖頂的帽。

沛加用了舊火爐的石頭，在浴室裏也造起一個新爐來，那些蟋蟀也跟着石頭移到那里去了，——總之在我們住室裏，他們的鳴聲永遠沒有聽見了。父親一點都不關心，但是我們小孩在長的冬夜裏，時時感到一



種對於昔時的異樣的懷慕，所以我們時常摸索到浴室裏去聽蟋蟀，在那里沛加在他的松明的火光之下，坐破他的長夜。

## 父親在亞美利加

亞勒吉阿原著 魯迅譯

### 亞勒吉阿小傳

亞勒吉阿 (Arkio)，原名菲爾特爾 (Alexander Flander)，是芬蘭的鄉土文學家。他原是一個小商人，不曾受過學校教育，但是用了自修的功夫，竟達到了很好的程度。他的作品，在溫柔的微笑裏，浸沉着深切的悲哀。這裏選的一篇，就可以作為代表。

也像許多別的農夫和流寓的人們一樣，跋壘司拉諦密珂忽然想起來了，到『亞美利加』去。這思想，絕的煩勞他。於是他一冬天，即如正二月時節，全不能將他拋開了。現在這已經不只是時時掛在心上的想頭了，卻成了一種苦惱的真心的熱望。他的思想，已經留連於亞美利加的希望之山，而在那地方，訪求着他時時刻刻所訪求的幸福之石了。

他當初全不過自己祕密的想。但有一回，當他的女人悲傷的訴說，說是『窮苦總不會完』的時候，密珂便忍不住說了出來：

『這總有一個完，倘我春天到亞美利加去！』

『你！』女人叫着說，伊的眼便異樣的發了光，這是歡喜呢還是驚愕呢？

這一日伊不再訴苦了。伊待遇伊丈夫，只是用了一種較深的敬畏和較大的留神，過於從前了。這出行實在定在春天。密珂從他田莊的抵押，籌到了旅費。

出行的日期愈逼近，那女人也愈憂慮了。但如男人問道：『你有什麼不舒服呢？』伊也不說出特別的緣

由來。

出行的日期正到了。女人從早晨便哭，——至於使伊那有病的眼睛再沒有法子好。

『不要這樣哭，』過了一會之後，男人說，『倘若上帝給我幸福，我們不至於長久分離的！』

『不是……，但……』

『什麼但……』

這在男人，似乎覺得其中藏着一種的疑惑。但當告別的瞬間以前，女人淒楚的哭着，倒在他懷裏，並且吃吃的說：

『不要忘卻我，父親……要想到孩子們。』

『忘卻！你想到那里去了……你用了你的猜疑，使我直到心的最裏面也痛了！』

『不，愛的密珂，我不是這意思！但世界是這樣壞……而我一人和三個小的孩子們留在這裏……田莊是爲了你的旅費，抵押出去了……不要生氣，父親，但我的心是這樣的塞滿了！』

密珂對於這話，幾乎要給一句強硬的回答；但在她女人還只是擁抱着的時候，他的心柔軟了。於是他將孩子抱在臂上，接吻他們，——挨次的個個接了吻，此後便是那母親……

是的，上帝知道，密珂全沒有想到，撇下他們竟有這樣的艱難。——只要有人肯來要他工作，他便不再出門去了——不，決不的。

然而現在他必須出門去！

女人哭了整兩日。這是極淒楚的恐慌是各樣憂懼的想像的一個結果，這其間便要發現的但伊的眼淚爲了『道羅』（Dollars）這一個思想，也漸漸的乾燥起來。孩子們也想着他，而且在村裏說：『父親寄亞美利加道羅給我們，我們便可以買點什麼好東西了！』

最初密珂屢次的寫信。他也時時寄一點錢。他常說：後來要寄一宗大款，這只是一點小零用。年月過去了。

書信の間隔愈加久長，銀信の間隔也愈加不可靠。時候壞，他不能不換他的工作，而且又生病了，他這樣寫，但其他盼望將來的囑咐，是不絕的。

母親的面容永是顯得憂愁，而麵包也永是緊縮起來了。

密珂已經去了五年。從三年多以來，他便沒有寫一封信給家裏。  
春天到了。

燕子又從南方回來了，造伊的巢在跋壘司拉諦的低矮的屋背下。伊每日對着孩子們，講那豐饒的南方的土地，那里是葡萄已熟，圓的美麗的無花果彎曲了樹上倔強的枝條。燕子講些什麼，孩子們沒有懂；然而他們領會得，這是一點快活的事。即此一點，人就可以歡喜而且拍起他們那瘦的小手來。

『或者這燕子見過父親？』有一天，中間的孩子質問說，『是一個女兒。』

『是的，倘能够知道這個，』最大的說。那最小的一個，是因此纔引起他想到父親，而於此卻全不能記起的，問道：

『父親強壯麼？』

『是得的，確的，』最大的保證說。

『如果父親回家來，』那中間的又說。

然而人還是永遠聽不到父親的事。

野草在茅屋周圍漸漸的發綠了，土埂上的小果樹叢也着起花來。母親掘開了石質的屋旁的田地，栽下馬鈴薯去，孩子們都熱心的幫伊。夏天將他們青白的兩頰染得微紅了……單是空氣裏有滋養料的母親也覺得心裏輕鬆些；夏季用了輕妙的畫筆，在他色采裝飾上描出將來的希望，較爲光明一點了。

伊曬出密珂的皮衣，皮帽和衣裳來，都掛在馬鈴薯田的籬柱上，——倘他回來，他看見，我們並沒有忘

了他；也不使他的衣裳給蟲子蛀壞呢。」

正是這瞬間來了那農人，是借給密珂旅費的：「哪，人還沒有聽到你們的密珂麼？」

那女人不安起來了。否認的回答，不是好主意，而承認也一樣的危險：「近時他沒有……」

「這是一個壞人，倘沒有從他便寄錢來，我就得賣了這草舍和一點田地。這快要不夠了。」

這在女人，似乎心臟都停頓了，而且伊也全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回答。當那農人許可，還等到明年春天的時候，伊纔能夠再噓出一口氣來。

秋天到了。

母親哭得愈多了。伊的按捺的語氣，往往當對待孩子的時候，在忍不住的憤激的話裏，發表出來。於是他們便自己蹲在爐灶後面的昏黑的角裏，而其中的一個偷偷的說道：「倘若父親永不回到家裏來……」

別一個便說：「回家！一定！倘若他有了別的女人……」

孩子們不很懂，這是什麼意思，倘遇見人們說着這事，說那父親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了，但他們倘看見他們的母親，淚在眼裏永沒有乾，他們便直覺的感得，父親是很不好很不好，母親是很艱難，而且他們是很饑餓……

然而人還是永沒有聽到父親的事！

## 海的墳墓

胡愈之譯

在北海岸旁幾處零落的砂邱中間，矗立着一間窮苦的漁夫的小屋。當海濱的暴風來時，窗子上的玻璃，插在邊框裏琤琮地響着，屋內爐火的烈焰高高地噴着。

但現在是在寂靜的夜晚，滿天的繁星放着閃爍的光芒；鏡一般平的海面上，全沒於洶湧的波浪；只有那海水碰在岸上，時刻發出單調的劈拍的聲音。月兒放射出銀灰色的光暉，照在光赤的砂邱上面，而且在海水裏映出一個渾圓的影子。

從那小屋的矮窗裏，放射出依稀的燈光，時時的移動着；到後來就熄滅的。顯然那漁夫是已經睡下了。一切都已睡着了，只有那周圍的砂邱依舊寂靜地屹峙着；連那飛沫拍岩的海水，也漸漸地困倦起來了，彷彿想要休息一回兒，養一養神，待到了明天，暴風來時，再鼓起些新的勇氣。只有那受了驚恐的海鷗的叫聲，偶然打破夜的靜寂，但是隨後，一切都又變成了寂靜了……

這時候有人開出門來，一個女孩子從小屋裏出來。她的模樣，長的又溫柔又剛健，金色的捲髮，披散在光赤的鬚頸上，在微風中飄動着。她的輕軟的腳步，踏在海邊的砂粒上，幾乎一步一步都聽得出來。

走近了海邊，她就停下來，拿出一頂小花冠，放在海水上面。海水的小波浪玩弄着，跳舞着，把那花冠捲去了。她一邊默默地想着，一邊看着那水中的花冠，那可愛的月光趁勢在她的百合花一般白的額上親了一個吻。

她是漁夫的小女兒。每天晚上她走到海邊放一束鮮花在波浪上面——算是送給在遠方的她的戀人的敬禮。他的戀人出去好久了，從這一處，到那一處，走遍了無盡的海洋。沒有人給她帶來一個信息，誰也不知道他還活着呢，或者已經死了，更不知道幾時她才能看見他。但是她挾着堅貞的愛情，她堅信着上帝，而且

她希望着。

他們是這樣地約好了的，當他們最後一次互相擁抱的時光；爲了他們兩人中間要有一個信號，每天夜晚，當星月皎潔的辰光，他們各在異地，同聲地唱着戀愛之歌；他在遠處的海船上，高高地攀在桅杆的頂端，除了水天相接的汪洋大海，看不見什麼，她呢，卻是在北海岸旁的家鄉。

現在她立在薄暗的海岸上了，胸中挾着一腔堅貞的愛，仰頭向着天上的繁星，用了纏綿的音調，唱出她的戀愛之歌。清晰的歌聲，在靜夜裏，傳播到很遠的地方。

夜的風吹來，使她的肩頭抖顫了。她又仰着看了看青青的天色，隨後便緩步走回家了，心裏還暗暗地替他禱祝着，他呢，此時此刻，還飄泊在遠方無情的海水上。

有一次，是暴風的那天，帶着颶風的黑雲猛烈地襲過天空。海鷗在旋捲着的浪花上面飛着，驚恐地叫着。可是那晚上，那女孩子照舊走到了海邊，送一束鮮花，給她的遠方的戀人，而且照舊唱了一回戀愛之歌。雖然狂風把她的捲髮吹散了，大雨把她的玉容打壞了，浪花拍着她的光赤的雙腳了。

一年一年都這樣地過着，她的戀人依舊是不曾歸來。

許多掛着旗幟的大船舶都從遠處駛回來了，但是沒把他載回來，沒把他——她那心愛的人兒——載回來。

許多勇敢的水手們，都向她行了敬禮。用了最美麗的話來恭維她。但她卻毫不歡悅，因爲這些不是他的聲音。他的聲音，那只有在幻想裏還隱約聽得呢。

年月來的又來，去的又去了，和海邊的波浪一樣。漁夫的女兒的玉顏，變了憂鬱，灰白而且乾枯了，她的雙眼充滿了淚痕；因爲如今——她知道，她自己感覺到了——他是永不回來了。

那時她便不再在夜晚歌唱，因爲他也已不再在桅杆上歌唱了。但那鮮花，每天晚上，她還是送去，放在波浪上面。她這樣算是裝飾他的墳墓——那廣大的，廣大的海……

## 善終旅店

魏爾哈侖原著 徐霞村譯

### 魏爾哈侖小傳

愛彌爾·魏爾哈侖 (Emile Verhaeren 1856-1920) 是近代比利時一大詩人。最初原受法國巴爾那斯派詩人及自然主義詩人的影響，但後來卻自己建立了他的詩風及哲學，成爲一個獨立的近代詩人。他的作品大都是詩。但他的少許的劇本及散文，亦顯然可以看出是一個詩人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說似乎很少。

他們同一天死去，非常突然地，一個在善終旅店的地窖裏，一個在善終旅店的頂閣裏。這個老旅店在從前會容收過所有到附近的末日聖母座前膜拜的佛蘭德香客。這位聖處女在這裏有兩世紀之久受人乞求。戰爭打倒了她的神像，她的聖殿已經成了荒墟，但旅店卻仍舊久存着。

維爾德的人們，底布羅德的人們，和達米茲的人們都在星期日來喝他們的啤酒。

大的銅罐反射着明亮的潔光，幾個有節制的飲客深思地吐着片片的菸煙，一句話也不講，更使空氣裏增加了冷靜的神氣。再不然他們便用手指夾着他們的荷蘭煙斗，向木桶裏吐着痰。當其中的一個用他的煙斗敲他的酒罇時，沙伏特店主的兩個兒子中的小的一個，便立起身來走到地窖裏去把那空的容積盛滿，把牠送回去之後，他便又坐到他的屋角裏，憂鬱地向空氣凝視，那巨大的棺形的時計，牠的有文字的鐘面隱在厚重的玻璃後面，麻木地『的答』出牠那單調的單音。

在星期日之外，店裏便沒有人來，除了波格曼大娘，健壯的老女短工，在那裏轉來轉去，響着罐子盤子，造起灰塵的大風。



啊，善終旅店在冬天牠雛伏在遮遍那些緩動的，膠黏的，像肥皂水似的大溝的大霧裏；在夏天牠安息在那些沿着從前通着聖殿的小路而生的柏木的濃蔭裏。

在他們的雙親活着時，阿德連長子會想去當牧師。他是個恨世的好嫉的人，有一副狹窄而深入的虔心。他中止了去預備他這個職業，因為恐怕他走開之後他的兄弟整天守在老頭子身邊，會奪得他們的父親的偏愛。這是不能忍受的。阿德連必須做獨一無二的主人。

沙伏特，在另一方面，完全是個頑固的石塊。當他立在你面前時，你簡直可以說他在地上生了根。他的眼嗎？牠們沒有一點表情，就像一塊木頭一樣。

當他們在他們的父親出喪之後，兩人第一次對坐吃飯的時候，阿德連，佔了他父親的地位，劃了十字誦了一遍 *Pater noster*。沙伏特跟了一遍 *Ave Maria*，於是他們不再說話了。當飯吃完了以後，阿德連便走去。看教堂的司堂。沙伏特，籃子背在肩上，便走去到大路旁的菜園裏。他們一點也不改變他們的習慣。早晨起來，他們從不同的路走到教堂。從不同的路他們回來。在晌午他們在同一個桌子上坐下，交換幾個不可避免的單音，接着便如釋重擔地離開。

沙伏特的園子是一片生滿野草，蔬菜和亂擠在一起的果樹的荒地，雖然除了星期之外他每早都要在那裏勞苦。這片寬廣的產業是被一個厚的，參差的，亂生的籬笆圍着。過路的人常常看見這位魁大而不成形的園丁的頭被一束捆對的乾葉子做着光圈——他把牠負到路的對面的一個地方，在那裏燃起一個熱鬧的野火。當他使動他的鏟時，一個旁觀者便要有一個不安的觀念，以為他是在掘一個敵人，或掘一個墳墓。

他在肥料堆旁造了一個小棚。地板上很正當地鋪了一層大蔥和扁豆。在一個活板門下面他藏了他按時從私販們手裏買來的杜松子酒。他的罪惡是祕密的；他在這沒人看見的地方把他自己喝一個飽醉。當日落之後，他便蹺過原野。他彳亍地走着，連根地拔着道傍的小樹，從橋上扭着欄杆。一天晚上他竟把一大片野櫻桃樹攢在了一口汲水井裏。

阿德連教授教堂的歌童們，唱他們的讚美詩，他的直硬的手指重打着教王的鋼琴的破舊的琴鍵，他常愛叫孩子們把一個高音唱得這樣長，以至他們幾乎閉氣。唉！接着還要捏住那些小把戲們的頸子，不許牠們拘攣。他借聖者們和聖處女的名字苦楚他們，然後他們又償補他們以粗重的撫摸。他的嘴，彷彿吊在幾個不齊的樞鈕上，和他的方的黃牙，都使人生怖。

有時他走到村子的彼端，把他的肉慾加在一個怪忘的，頑固的老婦身上，——她的魔力已在諾阿時代就退衰了。他替她造了一個小舖，在那裏外她把聖物賣給香客們。圍在一些鍍金的陶質的小聖者們的中間，他們坐在一起喃喃着他們的祈禱，一直到日落之後。在黑暗中，他們的分別的情形就像一個可怕的做戲。

有一天晌午沙伏特沒有回家，祇有阿德連一個人。於是他們便造成了互相躲避的習慣，把他們的飯分開煮。

老波格曼大娘生了很大的氣，阿德連便借口說他和沙伏特的口味不同。

他們開始避免在家裏相見。他們在門後互相偵窺。在未出門之先，一個人總要候另一個人走得沒有影子。他們造起單另的伙食間。從共有的貯藏室裏，沙伏特取出他的蔬菜，阿德連取出他的醃肉，各人都把牠們藏起來。

一天晚上沙伏特，爛醉如泥地彳亍回來，跌進了施爾德泥沼。他陷到泥裏這樣深，以至漁人們都丟了他們的網，划着船來救他。他們把他曳起來，全身透濕，兩手塗污，嘴裏裝滿了泥。他幾乎被悶死。

阿德連被通知了。他決定要有點表示。但是，即使是用一句責備的話，如果他打破了他們中間所立的沉默，那便算他兄弟勝利了。然而——他們的防線是這樣不可破——如果一個人當面罵一個人，他的話是否能到射到牠們的鵠的，那還是個疑問。

有一天星期日，當波格曼大娘來揩拭酒罐的時候，阿德連交給她一個字條，叫她送給園子裏沙伏特。沙伏特緊緊地咬着他的唇讀牠。他立刻怒氣衝天，蹣跚大罵，恨不得撲到他的哥哥身上，把他撕成許多塊，把悶

了許久的憤怒都洩出來。突然，他恢復了他的自制力了。他不願意做打破他們中間的冰和鋼的牆壁的人。他把字條塞在他的衣裳裏。他要用筆回答。

於是一連幾個月他們互相寫着他們的憤恨，每人都尋找着足以氣得對方打破沉默的字句。

阿德連更成了人所共棄的人。賣聖物的女人把他趕了出來，激起衆人，指告他有淫亂的行爲。並且在青天白日之下立在他的窗前叫罵。歌童們都從他的照料之下退出，被交到司堂的手裏。全村的人都激怒了。沙伏特的字條愈來愈慢了。每當阿德連打開其中一個的時候，他總覺得他的指已經有了牠的內容的臭味。波格曼大娘恐怖地在一旁望着。阿德連開始整早晨憤怒地劈柴。他決然地砍下去，面上帶着濃重的鬱氣。當這位女短工走過他身邊的時候，他竟給了她這樣冷，這樣刺人的一眼，以至使她，這位世上唯一還顧到他一點的人，突然被一個可怕的思想嚇住，覺得在純粹的兇暴之中他會把他的可憐的，因工作而粗糙的右手砍掉。

在晚上，當燭火燃上之後，她便坐在爐火前面，回想着善終旅店的熱鬧的過去。還不到十五歲，她便在這裏開始做事。那時有四個女僕管理廚房，醃着臘腸和火腿，替香客們切着『三明治』。在那時候，聖母穿着一件繡着聖阿曼杜和聖喬治的歷史的袍子，住在她的銀座上，從來沒有缺過許願的花園。在那時阿德連和沙伏特的父親每年總要收入一千『太勒』和三百『布拉班特』。波格曼大娘有一天晚上曾看見整堆的金餅放在桌子上。

我的主，這是可能的嗎，她竟會獨一個人——而且還是每星期祇有一次——來燃起火爐。

霉黴的濕斑開始在牆上出現。碗櫃張着空的口。磚瓦凸起而且坍塌。破的窗上的玻璃祇是補上些透風的油紙。而且，在這空曠的，無生氣的房子裏，阿德連和沙伏特，主人們，還整天像瘋狗似地胡咬。

一個星期日，善終的固定的老主顧都不來了。他們都把他們的煙斗拿去。器皿的銅質失去了牠的光澤，老鐘繼續地『的答』着，祇剩下幾面荒廢的，病白色的牆來注意牠。這兩位兄弟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相觸的

時候了。

事情甚至到了一個地步，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所做的每一個聲音都恨惡。當阿德連劈他的柴時，沙伏特祇爲造出介斧的聲音，便開始在牆上釘釘子。一聽見另一個人的腳步聲，咳嗽，一覺到另一個人的存在——這是隨時隨地都有的，尤其是晚上當他們睡在隔室打着鼾的時候——一個人便要發起怒來。於是一個跑到頂閣上去，一個人跑到地窖裏去，爲的好安靜睡覺。

有一天早晨阿德連忘記打開他的百葉窗，當沙伏特走出去的時候，他想：『當阿德連不復在這所房子裏的時候，這就是那樣子。』當阿德連回來時，他也有同樣的思想。

老波格曼大娘生了病，整天團在一個臂椅裏。

現在他們才覺出她是唯一的保持着這家裏殘狀的人。他們的恨失去了牠的旁觀者，牠的必要的證人了。他們必須說話或相殺。

沙伏特把毒菌起和生菜拌在了一起。阿德連把砒放在糖裏。

這是發生在同一天中，同一頓飯裏。接着，每人都知道了另一個人的毒計，然而卻頑固地保持他的決定的沉默，每人都爬到他的隅角裏去死，一個在頂閣上，一個在地窖裏，在善終旅店的兩端。

——水沫善終旅店——

## 嬰兒殺戮

梅德林克原著 戴望舒譯

### 梅德林克小傳

穆里思·梅德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於一八六二年生於楊德 (Ghent)。初學法律，執行律師業不久，即棄職赴巴黎。在巴黎得識著作家甚多，漸受薰陶，遂從事文學。其所作以詩與戲劇爲多，童話劇青鳥尤爲近代象徵派文學之白眉。本篇小說係其早期所作，曾於一八八六年發表於某小雜誌。說者謂其背景及描寫頗神似弗蘭特畫派初期之名畫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禮拜五，約莫在晚餐時候，有一個小小的牧童來到那薩列特，可怕的哭喊着。

有幾個在藍獅酒店喝麥酒的農夫把百葉窗打開來，向村裏的果樹園望望，看見一個孩子在一片雪地上跑着，他們認識他是柯奈里斯的兒子，便在窗口對他這樣喊：『甚麼事，你還不去睡覺！』

但是那孩子卻用一種恐怖的聲音回答着，告訴他們說西班牙人來了，而且已經在田莊上放着火，又把他的母親在一株栗樹枝上縊死，又把他的九個小妹妹縛在一株大樹的樹幹上。農夫們馬上從酒店裏跑出來，圍住了那孩子，問了他許多話。他繼續告訴他們說那些兵士都穿着鋼甲，騎在馬背上，又說他們已經把他舅舅，貝特魯斯·克拉葉的牲口搶了去，並且馬上會趕着羊羣和牲口跑進樹林去了。

他們全體跑到了金陽酒店門口，柯奈里斯和他的內弟是正在那裏喝麥酒，而酒店主人卻正急忙忙的跑到村子裏去散佈西班牙人來到的消息。

那薩列特地方起了一次大騷動。婦女們把窗打開，農夫們帶了燈火從家裏跑出去，到了果樹園，便又把

燈火熄滅，那地方是亮得像白天一樣，因為有雪和正圓的月亮。他們在酒店門口的那塊空地上把柯奈里斯和克拉葉團團圍住。有許多都帶了叉竿和鐵耙。他們用恐怖的聲音說話，在樹蔭下面紛紛議論着。

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辦纔好，其中有一個便去把教士請了來，那教士也就是柯奈里斯所耕的田的主人。他把教堂的鑰匙帶在身邊，隨伴着那位祝司，而所有其他的人也跟他走到了墳場上，到了那裏，他走到一座高塔頂上對衆宣說他甚麼也沒有看見，無論在田野上，或是在樹林裏，但是在他的田莊那邊卻有許多紅雲。在四邊的地平線上，天色都完全發青色，而且有許多的星。

在踟躕了好一會之後，他們決定去躲在西班牙人會經過的樹林裏，如果他們人不多，便可以向他們襲擊，把他們在田莊上搶去的貝特魯斯·克拉葉的牲口以及旁的贓物奪回來。

男子們拿了叉竿和鏟子當武器，婦女們卻跟那教士一起留在教堂邊。爲要找一個適當的埋伏的地方，男子們走到了樹林邊靠近一家磨坊的有些小山的地方，在那兒，他們可以看到火光在天空的繁星間照耀。他們站在一個結冰的池塘邊的幾株龐大的橡樹下面。

一個被人稱紅矮子的牧人，爬到小山頂上去，警告那磨坊主人，那磨坊主人是在看到地平線上的火光的時候已經停了工。但是讓那農夫進來，兩個人一起到窗邊對整個鄉村望望。

月亮光明的照在這一場火災上面，那兩個男子看到有一大串的人在雪地上彎彎曲曲的走。看了一會，矮子便又走下來，回到在樹林裏等着的那一羣中去。他們不久就看見遠方有四個騎馬的人，在一羣沿路吃着草的牲口後面走來。他們站着，裹在他們的藍袴子和紅斗篷裏面，在有沈重的雪片在閃光的樹枝下面，向池邊的四周望望，那祝司指示了他們一處黃楊木的籬笆，他們便去蹲在那後面。

那些西班牙人，在前面趕着羊羣和牲口，在冰上面走過來，而當那些羊羣走到籬笆邊，開始咬着青草的時候，柯奈里斯衝了出去，旁的人也跟他走到了月光下面，全拿着他們的叉竿。於是發生了一次大屠殺，牛羊都縮成一團，看着這月光下的可怕的殺戮嚇得動也不能動了。

當他們已經把那些人和馬殺死了之後，柯奈里斯便離開廣場，走向火光獨天的田場去，而旁的人卻剝在那兒剝死人的衣服。隨後，他們又都趕着羊羣和牲口回村子來。在墓地的短牆後面望着那濃密的樹林的婦人們，看見他們從樹叢裏走出來，便跟教士一起出去迎接他們。他們夾在鬨笑的孩子們和狂吠的狗羣之間，跳着舞，愉快地回來。矮子已經挑了許多燈在梨樹上，像生了胭脂蟲似的，人們在樹蔭下作着樂，接着，他們就問教士隨後應該怎麼辦。他們決定派一輛車子去載那被縊死的婦人的屍身和她的九個小女兒，把她們全帶回到村子裏來。那死了的婦人的姊妹們以及另一些親戚走上車去，那教士也上了車，因為他年紀又老，身體又肥，走路是非常的不方便，他們在車上到了樹林裏，靜悄悄的達到了空曠的原野。在那兒，他們看見那些死了的兵，混身剝得精赤，而馬匹在樹林中的閃光的冰塊上四腳朝天的躺着。他們走向至今還在原野的中央燒着的田莊去。

當他們走到燒着的屋子的果園邊的時候，他們馬上在園門邊停住了，看着這一場可怕的悲劇。柯奈里斯的妻子在一株大栗樹的枝條上掛着，混身精赤。他自己正爬上一架攔在樹枝上的梯子去，在下面，他的九個小女兒正在草場上等候她們的母親。柯奈里斯正在鑽進交錯的樹枝去，忽然，在雪光掩映中，他看到了下面的一羣人也正在望着他。一邊哭，一邊打手勢叫他們來幫忙，他們便走進園子裏，那祭司，那紅矮子，藍獅酒店和金陽酒店的老闆，教士帶着提燈，和另一些農夫們，都爬上堆滿了雪的栗樹去，把那縊死的婦人的屍首擡下來。婦人們在樹根邊接了那屍身，正像另一些婦人們曾經接過我們的主宰耶穌基督的屍身一樣。

她在第二天就安葬了，以後一星期，那薩列特地方並沒有發生甚麼奇怪的事情，但在下一個禮拜天，在剛做了彌撒之後，卻有一羣餓狼在村子裏跑着，而雪又一直下到正午纔停。於是太陽出來了，在天空光明的照耀着，而農夫們仍照常的回去用午餐，而穿起祝福時的衣服來。

在這時候，廣場上是一個人也沒有，因為天氣非常的冷，祇有鷄犬在樹木邊徘徊着，羊在成三角形的草地上齧着草，而那教士的女僕在園子裏掃雪而已。

於是，有一隊武裝的人走過村子盡頭處的石橋來，慢慢走近那果樹園。有幾個農夫走出屋子去，但一發現那些騎馬的人是西班牙人，便馬上害怕的逃了回去，到自己窗口去看看會發生些甚麼事情。那邊是三十個騎兵，都披上甲。他們圍繞着一位有鬍子的老人。每一個騎兵都帶着一個穿着黃衣服或是紅衣服的步兵。他們走下馬來，在雪地上跑步取暖，同時有幾個披甲的兵士也走下馬來。

他們走到金陽酒店門口，敲着門，經過相當踟躕，門是開了。西班牙人走進來，在火爐邊烘烘火，要着麥酒。隨後，他們離開了酒店，把鏟子，水瓶，都帶走，又帶了些麵包給他們的同伴和那個在兵士們羣中站着等候他們的白鬍鬚老頭子吃。因為街上還是非常荒涼，那司令官便派了幾個在屋子後邊的馬兵去到曠地那邊守衛着，又發令叫步兵把所有在兩歲以下的嬰孩都去捉來，因為他是要按照了馬太福音裏邊所說的話而把他們全體殺戮。

那些人先走進小小的青蔬酒店和那家理髮舖，這兩家舖子是連接的佔據着街道的中心的地位的。有一個人打開了豬欄，所有的豬都逃出來。在村鎮各方面遊蕩。酒店主人和理髮師從家裏跑出來，很客氣的問那些兵士要些甚麼，但是西班牙人並不懂弗朗特話，祇顧自己走進屋子去找尋嬰孩。酒店主人有一個孩子，他穿着小小的襯衣，坐在餐桌邊，哭着。一個兵士把他抱在臂間，把他從蘋果樹下面帶出來，他的父母跟在後面哭着。後來，步兵們又打開了桶匠，鐵匠，皮匠的店門，所有的母牛，小牛，驢子，豬，山羊和綿羊都在廣場上到處亂跑。當他們打開木匠家裏的窗的時候，有許多這教區裏的最有錢的和最年長的農夫們都已經聚集在街上，在走近那些西班牙人去。他們向那穿着絨衣服的首領很恭敬的除下了帽子，問他打算幹些甚麼，但是連他也並不懂得他們的語言，於是有一個人便去請教士來，他是正預備去行祝福禮，已經在聖衣室裏披上了他的金色的十字裙。農夫們喊着，『西班牙到了果樹園了！』他害怕的跑到了教堂門口，唱歌班的孩子帶了他們的香爐和蠟燭跟在後面。從門邊，他可以看到許多牲口和各種家畜都已經從牲口房裏逃出來，在草地上和雪堆裏亂跑，和西班牙的騎兵，在屋子門前的步兵，縛在沿街樹上的馬匹，向那抱着依舊裹在小襯衫裏



的孩子的兵士祈求着的男子們婦人們。他趕忙跑着墓地上，農夫們不勝期待似的轉向他們，他們的教士，他像混身裝金的上帝似的從梨樹叢裏來到了。當他面對那白鬚鬚老頭子站着的時候，他們緊緊約擠在他身邊。他說了弗朗特話，又說拉丁文，但是那軍官聳了聳肩，表示他還是不懂。

教區裏的人低聲的問道，「他說些甚麼，他打算要些甚麼？」另一些人，看見教士到了果樹園，便小心的從茅屋裏鑽出來，婦人們趕忙走近來，一小羣一小羣的紛紛談論。而那些幾個圍攻酒店的兵士們又從裏面走出來，看見廣場上已經聚集了那麼許多人。

於是，那個提着酒店主人的孩子的一條腿的人，使用刀把那嬰兒的頭割下了。農夫們看着那頭掉下來，血向地下流。那做母親的把孩子搶到臂間，忘記了那個頭，跑回家去。跑的時候她碰在一株樹上，便在雪地下倒下去，昏倒了，而那父親卻在跟兩個兵士掙扎着。

幾個年輕的農夫向西班牙人丟着石子和木塊，但是騎兵把長矛拿在手裏，婦女們便向各方面逃走。而那教士和他的教民卻在羊羣、鵝羣、和狗羣的喧聲中恐怖的尖叫着。

當那些兵士們又走下街道去了的時候，他們又安靜了，等着看以後會發生些甚麼事情。有一羣人走近到那祝司的姊妹們開的舖子裏去，卻依然對那七個跪在地下祈求的婦人一碰也不碰的就回了出來，於是，他們走進聖尼古拉斯的駝背開的酒店去，爲希望着他們寬恕，門也是很快就開了，但是當他們在大混亂中從新出來的時候，他們臂抱着三個小孩，那駝背，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兒們，都繞着兵士打着拱向他們祈求。那些兵士們走到他們的領袖身邊，他們把那幾個全穿着禮拜日的服裝的孩子放在一株榆樹蔭下。有一個穿黃衣服的，站起來，用蹣跚的腳步走向那羊羣去。一個兵士拔出了刀追過去，那孩子便馬上倒在地下死了。旁的兩個也在樹根邊殺死。農夫們和酒店主人的女兒們吃驚的喊着，逃回到家裏去。在果樹園裏祇剩下那教士，他跪下來，用可憐的聲音向西班牙人求告，兩臂交叉在胸前，跪着從這個身邊到那個身邊的求告，而被殺的孩子的父母卻坐在雪地上，對那羣割了的屍身痛苦的哭着。

步兵們在街上走，看見了一座大的藍色的莊宅，他們想把門打開，但那門是櫟樹木的，還生着很大的釘子。因此，他們把冰牢在門口池塘裏的水桶拿來堆積着，打算從二樓的窗口爬進屋子去。

屋子裏剛有一次宴會，親戚們都來吃方格餅，火腿和蛋糕。聽到打碎窗子的聲音，他們都去躲在依然放着水壺和盆子的桌子後面。兵士們走到廚房裏，經過一場傷了許多人的戰鬪之後，他們把所有的男女小孩都捉住了，同時還捉了一個咬傷一個兵士的手指的女傭，離開那屋子，還把門關上，免得他們追來。

那些沒有孩子的人們小心的從家裏出來，遠遠的跟着那些兵士。他們看見那些人把犧牲者拋擲在那老頭子面前的地上，又狠心的用長矛和刀把他們殺戮。同時，男子和婦人們擁擠在莊宅和倉屋的窗邊，咒罵着，當他們看見樹叢裏地上的自己的孩子的淺紅色，紅色或是白色的衣裳的時候，又把手臂高高的舉向天空。後者，那些兵士又把那女傭在街道對面的半月酒店裏縊死。村子裏是一個悠長的沈默。

現在是成爲一種普遍的虐殺了。母親們從屋子裏逃出來，打算穿過菜園和花園逃到曠地上去，但是騎兵卻去把她們追回來，仍然把她們趕回到街上。農夫們，帽子緊緊的拿在手裏，跪在拖着他們的孩子的兵士面前，狗在混亂中高興的吠着。那教士，雙手擎向天空，在屋子堆和樹叢裏衝來衝去，絕望的祈禱着，像一位殉教者。兵士們冷得發抖，一面走，一面噓着手指，或是安靜的站着，把手放在衣袋裏，刀夾在腋下，站在他們正要打進去的門口。一小羣一小羣的向各方面走，看那些農夫們恐慌着，走進田莊，而在每一條街上都有同樣的事情進行着。那賣花的園丁的老婆，她是住在教堂近傍一帶淺紅的屋子裏的，拿着一張椅子在追趕一個把他的孩子載在小車裏帶走的兵士。看見她的孩子死了的時候，她非常痛苦，別人便把她去安頓在樹邊的椅子上。

另一些兵士爬到了粉着紫色的莊宅前面的菩提樹上，打算從屋頂上爬進莊宅去。當他們又在屋頂上出現的時候，孩子們的父母伸長了手臂跟着他們；兵士們便強迫他們回去，後來覺得非用刀背來打他們不可了，否則是永遠纏不清的，於是便又走下來，回到街上。

有一個家庭，是躲藏在一座大屋子的地窖裏，站在鐵欄邊，驚惶着，而那做父親的卻在鐵欄邊揮着他的叉竿。外面，一個禿頂的老人坐在一堆草料上，自己哭着。在院子裏，一個穿黃衣服的婦人已經暈倒了，她的哭泣着的丈夫用手臂抱住她，靠在一株梨樹上。另外一個穿紅衣服的婦人，手抓住她的小女孩，那小女孩的手已經割掉了，她把孩子的手舉起來，看她還會動不會動。另外還有一個婦人是在向曠地逃着，兵士們在雪地上的稻草堆裏向她追去。

在亞蒙力兄弟店前面，是一陣大的混亂。農夫們築起一層防道，而兵士們卻把小酒店圍住，不能進去。他們想從葡萄籐籬上招牌去，忽然，他們看見花園門後面有一架梯子，把梯子架在牆上，他們一個一個的爬上去。但是那屋子的主人卻從窗口把桌子和椅子向他們擲下來，又把瓦器和燭臺都擲下來，把那梯子和兵士完全推倒了。

在村子邊上的一間木房子裏，另一小隊兵士走到一個把她的孩子在木桶裏洗身的老婦人身邊去。她是又老又聾，他們進來的時候是聽也不聽到。兩個兵士把木桶連帶孩子一起擡了去，那個莫名其妙的老婦人向他們追來，手裏拿着正要替孩子穿上去的衣服。走到村上，她在看到許多血跡。果園裏有刀，大街上有打碎了的搖籃，婦人們在她們的死了的孩子身上禱告着，扭着手；老婦人喊了起來，開始打那兩個兵士，那兩個兵士也把木桶放下，準備防衛。教士趕到她身邊，他的手仍然拱起在十字襟上，求那些西班牙人放點慈悲，在他前面，是那在木桶裏尖叫的小孩。另一些兵士走上來，把那母親縛在一株樹上，便把那孩子帶走了。

那屠夫把他的女孩子先藏好，然後裝出不予已事似的靠在店鋪門口，一個步兵和一個武裝的騎兵走進他家裏，在一個銅鍋子裏把那孩子找到了。那屠夫急忙抓起了一把刀，衝了上去，但那兩個兵士卻解除了他的武裝，把他雙手掛在牆上的鉤子上，在牆上，他在死了的牲口一起，踢着腳，掙扎着，一直到晚間。

在墓地四邊，有一大羣人聚集在一座長而低的，青色的田莊門前。田莊主人站在門口，痛苦的哭着。他是一個肥胖，樣子很愉快的人，他卻引起了坐在牆邊陽光裏，拍着一條狗的兵士的憐憫。那兵士一邊把他的孩

子帶去，一邊做着手勢，意思似乎是說，『我沒有辦法，你不要怪我呀！』

有一個被追趕的農夫跳到了石橋邊的一隻小船裏，帶着他的女人和小孩，在池塘裏沒有結冰的地方很快的划着船。西班牙人不敢跟上去，祇在岸邊的蘆草叢中憤憤的走着。他們走到了湖邊的柳樹叢中，想把手刺到船裏去。刺不到，他們還繼續向那些逃亡者威嚇着，而逃亡者卻在暗暗的水中走遠了。

果樹園邊還擠滿了人：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那個地方，在白鬚鬚的司令官面前被殺死的。兩歲以上的勉強能够走路的孩子，在一起吃着麵包和果醬，張大的眼睛在看跟他們一起玩耍的人被殺死，有的聚集在那個還在那兒吹笛子的癡子身邊。

突然，村子裏起了一種整然的行動，農夫們走向街道盡頭處有許多牲口散佈着的地方。他們在塔尖上看見了他們的主宰也在看着這次屠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看見他站在那兒，穿着天鵝絨的外衣，戴着金色的帽子，像天國之王似的，他們便都伸出了手，向他祈禱起來。但是他祇擎了擎手，聳了聳肩膀，表示他是無能爲力，而人們卻更熱烈的祈禱他，赤着的膝蓋跪在雪地上，可憐的喊着。他慢慢轉過身，回到塔裏去。最後的希望都斷絕了。

所有的孩子都已經殺死，疲倦的兵士在草上拭了刀，又在梨樹叢裏用着晚餐，然後，一對一對的，他們離開了那薩列特，穿過石橋，向他們來的地方回去了。

落日把樹林照得像火燒一樣，把全村都染成血色。那教士精疲力盡在教堂面前的雪地上倒了下來，他的僕人站在他身邊。他們倆向街上和果園裏看看，那裏還是充滿了穿着禮拜日的衣服的農夫們。在許多人家的門口，都是做父親把孩子的屍身抱着，依然是莫名其妙的驚慌着，悲悼着這一次的嚴重的悲劇。有些人，在孩子死的地方哭着，在一個木桶邊，在一架小車邊，或是在池塘邊。有的卻靜悄悄的把他們的死者帶了回去。有的動手去洗櫥子，椅子，桌子和血染的衣服，或是把散在街上的搖籃拾回來。有許多母親坐在樹下面哭她們的孩子，還從他們的衣服把他們認回來。那些沒有兒子的在方場上閒蕩，卻處處被哭泣着的母親擋住。

了路。男子們停止了哭泣，在一片狗吠聲中慢慢找尋他們的牲口；有的卻一言不發的去修補起破了的窗和屋頂來。

當月亮悄悄的升到安靜的天空的時候，沈默落到了這村子上，而夜的陰影在輕輕地閃動着了。

# 孤獨者

皮思原著 戴望舒譯

## 皮思小傳

西里艾爾·皮思 (Cyril Buysse) 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生於東部弗朗特爾之奈佛萊 (Nevelo)，是女詩人和女小說家羅莎麗·洛佛琳 (Rosalie Loving) 及維吉妮·洛佛琳 (Virginie Loving) 的內姪，和維吉妮·洛佛琳合著長篇小說生活的教訓 (Levensleer 一九一三)

他是今日與明日 (Van Nu en Straks) 雜誌的創辦人之一，又是 Groot Nederland 的編者。

所著長篇及短篇小說約有四十種，最著名者爲窮人們 (Van arme menschen 一九〇二) 小驢馬 (Het Ezelken 一九一〇)，如此如此 (Zoals het was 一九二二) 叔母們 (Tantes) 等。這篇孤獨者即從他的短篇集窮人們中譯出。

濮佛爾的小屋子是孤立在莽原之中……塗着赭黃色的粉的，凸凹龜裂的四面小小的破牆；一個半坍的，在西邊遮着一片幽暗的長春藤的，灰色的破屋頂；有青色的小扉板倒懸着的兩扇小玻璃窗；一扇爲青苔所蝕的蒼青色的低低的門；便是我們在那淒涼而寂靜的曠野中所見到的這所小屋子……在那無窮的高天底穹窿之下，這所聳立在那起伏於天涯的樹林底遼遠而幽暗的曲線上的小屋子，便格外顯得渺小了。牠在那兒聳立着，在一種異常憂鬱的孤獨之中，在那刮着平原的秋天底寒冷而灰色的大風之下。

那認識他或祇聽別人講起過他的幾個人，稱他爲『濮佛爾』。沒有一個人記得他的真姓名。他過着一種完全的隱遁生活，離開有人煙之處有十二哩，離最近的村子有十六哩。人們所知道的，祇是他和他的父母一同住到那個地方去；那已經是很長遠的事了，那時樹林一直延伸到他的孤獨的茅舍邊。他的父親是做一

個有錢人的獵地看守人而住到那裏去的。可是那有錢人因為窮了，便把一大部份的樹林砍伐了變賣。祇有那個不值錢的小屋子，卻還留在那裏。濮佛爾的父母在那小屋中一直住到死，在父母死後，他還一個人住在那兒，因為他已習慣於這一類的生活，他並沒有其他慾望，因為他已不復能想像另一種生活了。

他有幾隻給他生蛋的母雞，一隻他所漸漸飼肥的小豬，一隻他用來牽手車的狗，一隻給他捕鼠的貓。他也有一隻關在小籠中在晨曦之中快樂地唱歌的金絲雀，和一隻貓頭鷹——這是一位陰鬱的怪客人，牠整天一動也不動地躲在一個陰暗的巢裏，祇在黃昏的時候出來，張大了牠的又大又圓的貓眼睛，滿臉含怒地飛到小玻璃窗邊去，等濮佛爾把牠的食料放到牠的爪間去。田蛙，瓦雀，耗子。

此外，他周圍便一個生物也沒有了。在他親自開墾的荒地的一角上，他種了馬鈴薯，麥子，蔬菜；他到很遠的樹林中去打菜昇火。一大堆由四塊粗木板支維着的乾草和枯葉，便算是他的牀。他的衣衫是泥土色的。

他的身材不大也不小，微微有點佝僂，手臂異常地長。他的鬚鬚和頭髮是又硬又黑，他的顴骨凸出的瘦的顴兒，呈着一種鮮明的酡紅色，而在他的鮮灰色的眼睛中，有着一種猙狂和不安的表情。

永遠沒有——或幾乎永遠沒有一個人走到他住所的附近去；如果不意有一個到來的時候，濮佛爾便膽小地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好像怕中了別人的咒語似的。這樣，他竟可以說失去了說話的習慣了；他祇用幾個單字喚他的牲口的名字。他的狗名叫杜克，他的貓頭鷹名叫庫白，他的貓名叫咪，他的金絲雀名叫芬琪。在他的心靈中，思想是稀少而模糊的，永遠限制在他的孤獨生活底狹窄的範圍中。他想着他的母雞，他的豬，他的馬鈴薯，他的麥子，他的工作，他的狗，他的貓，他的貓頭鷹。在夏天的平靜的晚間，他毫無思想地蹲在他門前的沙土上，眼光漠然不動地望着遠處，抽着他的煙斗。在冬天，他呆看着爐火，陷入於一種完全的無思無想的狀態中。他有時長久地望着那縮成一團打着鼾的貓，有時在那從小窗中穿進來的蒼茫的夕照中坐到那貓頭鷹旁邊去，看他吞食着田蛙和小鳥兒。

他沒有錢，他甚至連錢的顏色也沒有看見過，可是每當他的豬肥胖得差不多了的時候，或是他的雞太

多了的時候（這是每隔四五個月會有一次的），他便把牠們帶到一個很遠的村子裏去，去換各種的食物。他很怕這種跋涉，因為他一到時候，那平時很平靜的村子頓時熱鬧起來了。

頑童們遠遠地看見他帶着那牽着裝滿了東西的小車的狗到來的時候，便立刻大嚷着：『濮佛爾來了，濮佛爾來了！』於是他們便喧嚷着成羣結隊地跟在他後面，有的人學着他的犬吠，有的人學着他的豬叫，有的人學着他的鷄鳴，那時濮佛爾又害羞又害怕，紅着臉兒，加緊了步子，眼睛斜望着別人；他跑得那麼地快，以致他手車的輪子碰到了他的狗的尾巴，而使牠哀鳴起來。他儘可能快地穿過了一排追逐着他的頑童，和一排站在門口的嘲笑他的鄉民，趕緊跑到豬肉雜貨舖去躲避。

在那裏，他躲過了殘酷的嘲弄。人們稱他的豬，人們和他論豬價，接着他便用他的豬價換了各種的貨物。第一是一隻他可以重新飼養大來的小豬，其次是豬油和香料，內衣或其他的東西，牛油，麵粉，咖啡，煙草，一切他長期的孤獨中所需要的東西。此外，雜貨舖的老闆和老闆娘還請他喝一大杯咖啡，白麵包餅和乾酪，然後送他到門口，祝他平安（話語之間卻不免也混着一點冷嘲。）接着，喜劇便又開始了；濮佛爾剛托起了他的手車的扶柄，開口趕他的狗的時候，站在路對面的那些游手好閒的人們便哄然笑起來了。有一個游手好閒的人在車輪下放了一塊磚頭，因此他怎樣拉也不能把車拉動；他愚蠢地微笑着，搖着他的頭，好像這每次都一般無二的惡作劇，還很使他驚訝似的；接着他放下了扶柄，費勁兒搬開了磚石，然後動身上路，不久又像到初時似的跑起來，身後跟着一大羣的頑童，一直到離村子很遠的地方纔沒人跟他。

他這樣地在一種完全的孤獨中過度了許多年單調的生活，一直到一個奇特而混亂的日子，那一向離他很遠的人類生活，似乎親自走近到他身邊去。

有一天早晨，許多人在他的寒倉的茅屋附近顯身出來。那是一些很忙的人，在荒地上跑來跑去，手中拿着長鐵練和紅漆的杆子，他們把那些杆子東也插一根，西也插一根，接着他們又很小心地遠遠望着那些杆



子。

那驚惶失措的濮佛爾躲在他的小玻璃窗後面。他一點不懂得那是怎麼一會事，可是他不久看見一個穿着城裏衣裳的人，後面跟着一個工人，向他的小屋子走過來。立刻，有人敲他的門。

『有人嗎？』別人在外面叫。

濮佛爾先是裝做不聽見，不願意去開門。

可是外面打門打得愈急了，他祇得走出去。

『朋友，』那位先生很客氣地說，『你可以給我們設法幾根細木棒嗎？我們現在正在測量那要從這裏經過的新鐵路。』

『啊，可以，先生，』濮佛爾用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的低低的嘎音回答。他到他的小屋後面去找了幾根細木棒來交給那工人。

『謝謝你，』那陌生人微笑着說，『你可要抽一根雪茄煙？』

『你太客氣了，』濮佛爾用那同樣的嘎聲回答。

那陌生人拿了幾枝雪茄煙給他，接着用一種勝利的聲音對濮佛爾說，好像他的話會使濮佛爾很快活似的：

『以後這裏不會這樣荒涼了，我對你說！』

那眼睛蒼白，畏人而充滿了不安的濮佛爾沒有回答。

『我們在此地築路，』那陌生人補說着，作為上面一句話的解釋，同時向那個奇特的人斜看了一眼。可是濮佛爾還是一句話也不說。於是，說了一聲『再見，我們晚上把你的木棒拿來還你，』那陌生人便

帶着他的工人走了。

一條鐵路！濮佛爾想着，他害怕起來。這條鐵路在尚沒有存在以前就深深地使他不安了。

他多麼地願望那條鐵路不通過來！過着隱遁生活的他，很怕那些老是嘲笑他的人們來臨。然而在他的心中卻起了一種好奇的情感，這好奇的情感不久又漸漸地變成了一種熱烈的願望了。他先逃到樹林中，可是他的恐懼漸漸地減小下去，竟至不久去看那些人們工作，甚至和那些實在對他無害的陌生人們說起話來。

「呢，濮佛爾」他們開着玩笑說，「路一築成之後，這裏可要變成很有味兒的了，可不是嗎？那時你便會老看見那些漂亮的火車開過，車裏坐着國王們，王子們，公主們。」

「那麼附近會有一個車站嗎？」濮佛爾問。

「不，這條路祇是用來縮短特別快車的路程的。可是，噲！」他們開玩笑說，「祇要你用你的手帕打一個號，火車便隨時會停下來。」

「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火車，」濮佛爾回答。  
於是他便沈思般地回到遼遠的樹林那邊去。

他不久看見火車來了：那是一些小小的機關車，叫起來聲音很尖銳，曳着一長列的沒頂貨車。人們從那裏卸下一大堆一大堆的沙土，枕木和鋼軌。他並不害怕；祇是他一點也不懂，又十分驚佩。最使他驚異的是那些沈重的車子那麼聽話地沿着那兩條鐵軌走，而永遠不翻倒。

「怎樣會有這樣的事？」濮佛爾想，於是他常常去看，心想那車子隨時會鬧出一件意外事來。沒有意外事鬧出來。成着直線，穿過了荒地和樹林，那條路線不久便從這一端地平線通到那一端地平線，最後竟可以通行華麗的大火車了。

行落成典禮的時候，濮佛爾也在場。

他是在鐵路的路堤下面，和幾個築鐵路的工人在一起。在那鐵路迤邐而去的天涯，有一件像是一個喘

息着的黑色小鞋口似的東西在動着，又似乎異常匆忙地起來，接着牠好像被怒氣所漲大了似地一點點地大了起來，飛快地跑上前來，牠不久變成了一個怪物，把火吐在地上，把煙噴到空中，像一個騾響的大水柱似地經過，帶着一片蒸氣和鐵底震耳欲聾的聲音，簡直像是一個大炸彈。

濮佛爾喊了一聲，腿也軟下去了；他張開了他的臂膊，好像受了致命傷似的，暈倒在地上。

那些做着手勢，向那經過的火車高聲歡呼着的鐵路工人們，嘲笑着那不幸的濮佛爾。

——甚麼都沒有碰碎嗎？你還活着嗎？

那害羞的濮佛爾一聲也不響地站了起來，蹣跚地向他的小屋子走過去。

那些幾個月以來在那個地方工作而生活的人們，現在都已經走了。濮佛爾又恢復了他的完全的孤獨，祇有每天四次，早晨兩次和下午兩次，受着那從兩面開來的國際大列車騷擾。而那不久已克制住自己的最初的恐懼的濮佛爾，常常去看牠們有規則地經過。在那大怪物要出現的時候，他既不能留在荒地中，又不能留在他的茅屋中。他走到路堤上去，望着天涯，俯臥在地上，耳朵貼着鐵軌。於是他便聽到鐵軌歌唱着，牠們爲他而唱着神奇的歌。牠們唱着一個濮佛爾所沒有到過，也永遠不會插足的荒誕的世界，一個廣大無窮的世界。牠們永遠一動也不動地躺着，唱着牠們的溫柔而哀怨的歌；可是當火車走近來的時候，牠們的歌便變成生硬而格外有力了，好像牠們突然被從牠們永恆的夢底溫柔中趕了出來一樣。牠們不久便戰慄起來，發出了苦痛，暴怒和復仇底尖銳的呼聲。火車已在那邊了。黑斑點也在天涯現出來了。那是永遠像第一次一樣的，一頭喘息着的小小的黑色的牲口，像被自己的怒氣所鼓脹起似地，動着而漸漸地大起來，大到像一個巨大的怪物，像雷霆一樣地滾着，用牠的尖銳的聲音撕裂了空間，接着便隱沒在一種鐵器和蒸氣底地獄一般的聲響中。

濮佛爾退了十幾步，默望着那種光景。好像在一片閃電中似的，他瞥見了一點火車的生活：人們填進煤

去的那怪物底大嘴，張望着天涯的機車手，和在那長長的華麗的列車中的，人類的側影底手勢和姿態；抽着煙的先生們，橫在紅色的坐墊上的身體，坐在玻璃窗前的先生們和太太們，在吃飯的夫婦們，男的是又紅又胖，女的是又纖細又窈窕，穿着鮮豔的衫子，戴着深色的帽子，變着身體，微笑着。

那些鐵軌所歌唱的偉大的生活，他所完全不知道的神奇的生活，便是在那裏；他祇瞥見了這生活底一閃轉瞬即逝的側影，他永遠不能近看牠們。哦，他是多麼願望仔細看牠們！他是多麼願望這華麗的火車停下來（就祇是一次也好）去見識見識那神奇而陌生的生活中的一點兒東西，這個任何世界的祕密也不知道的人，這個一生在孤獨中過去的人，這個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美麗的婦人的人，這個永遠沒有見過一個大城市的，這個永遠沒有嘗過佳餚名菜的人，他是多麼地願望這些啊！……

他因而感到了一種懷鄉病之類的心情，一種纏人的病態的欲望。他每天早晨，每天下午都在那兒，眼睛裏充滿了羨望，像是一個乞丐。火車中的辦事人員不久認識了他，看見他老是站在同一個地方，在茅屋的附近，便真的把他當作一個乞丐了；有時人們竟從餐車裏丟出一點東西來給他，一塊麵包，一瓶啤酒，或是一些殘餘。他老是站在那裏，在白晝或黑夜，帶着他的甚麼人也不知道的那麼奇異的願望，他的對於那些華麗的列車，對於那第一次向他顯露出來的陌生的偉大的生活底曠野的急流的，懷鄉病一般的願望。

十一月的一個下午，他照常路堤上等待着，臉兒向着那光線底遼遠的閃爍，向着那火車要從而開過來的南方。夜是涼爽而清朗，滿天都是星辰。在天涯邊，一變細細的新月把牠的微微有點幻夢似的光傾瀉在樹林底暗黑的梢頭。一種平靜的和諧底霧圍氣搖蕩着夜。朦朧的天空和樹林底幽暗的線條混在一起，不能互相分辨出來，在遠處，鐵路底閃光和星光交輝着。

濮佛爾蹲在地上，把他的耳朵貼着鐵軌。牠們正歌唱着牠們的微微有點憂鬱的歌。他好像覺得這平靜的和諧，是不復會被打破，而那無疑已誤點了的火車，是不復會再來了。

而那在平時沒有時間的觀念的漢佛爾，心裏想着：今天牠那麼遲還沒有來！於是他感到了一種悲哀和一種苦惱，好像預感到一件災禍一樣。可是在天涯的盡頭似乎有一個光在瞬動，而那突然唱得更尖銳的鐵軌，又似乎在他的耳邊呼着：『是的，是的，我到了，我到了……』

那便是火車。在黑暗之中，漢佛爾辨不清楚那個喘息着的黑色的小牲口，可是，看見了那突然擴大起來的，好像受了一片颶風的吹打而搖蕩着的光，他似乎覺得那火車跑得異乎尋常地快。在車輪的騷音之下，鐵軌吼着，土地震動着，那光線變成了一個炯明的火炬，一片猛烈的炭火，四面噴射着火焰和蒸氣的舌頭，接着，突然發生了一種在地震中的惡夢的幻象：一大堆紅色和黑色的東西帶着一種駭人的霹靂聲倒了下來，一片鋼和鐵，打碎的聲音，木頭飛裂的聲音，玻璃碎成片片的聲音，而在這巨大的聲音之間，還夾着人類底聲音的絕望的呼聲……

像一個夢行人一般地，漢佛爾大喊着逃到荒地那面去；接着他又像一個夢行人一般地走回來，把拳頭放在鬢邊，眼睛凸出着，在那機關車的震耳欲聾的汽笛聲中呼喊着，啼哭着，嗚咽着；那機關車躺在那裏，陷在泥土中，上面壓着破碎的列車，像一頭快死的大牲口似地喘着氣，吼着。他倒了下去；他站起來，可是接着又跌倒了，浴身在一種溫暖而發黏的流質中，被尖銳的破片所刺傷，在煙和火焰中空息着，在奔逃的人們底呼聲中呼喊着，在受傷的人們和垂死的人們底殘喘中呼喊着，在機關車底繼續不斷的怕人的汽笛聲中呼喊着。

於是他飛也似地奔跑着逃到他的茅屋那裏去。

——現在我看見過了，我看見過了！他喊着。

於是他在他的小屋中又看見了那種情景，他又看見了那些已經被從車中擡出來的垂死的受難者們：男的和女的，躺在地上，下面墊着毛毯和墊子，都富麗地都著綺羅的衣服，戴着首飾，可是身體卻都僂縮着，四肢血淋淋地斷折了，眼睛一點光彩也沒有，臉兒發着灰色，手絞曲着，嘴唇好像在祈求快點死。隔着小玻璃窗，一片蒼白的光照亮了這幕景象。在這災禍底可怕的混雜中，漢佛爾看見火車燃燒着，好像一片地獄底火似

地，紅色的火燄從黑色的破片中昇了起來。同時，垂死的人尖聲呼喊著，機關車不斷地鳴着汽笛，像一頭受着酷刑的垂死的野獸一般地吼。

——哦！哦！……哦！哦！現在我看見過了！現在我看見過了！……」於是漢佛爾從他的小屋子中奔跑出去，他一直穿過荒地逃過去，可是耳中卻還不斷地聽到那可怕的騷音；他跑到了在遼遠的那一方的幽暗的樹林中。

他嗚咽着倒在青苔和乾草上；他站了起來又發狂地奔跑着，跑到樹林底更深的地方，一直跑到那他不復聽見騷聲的地方為止。那是一個有樹枝遮蓋着的洞，是獵場看守人底破茅屋的殘跡。他像一頭被人追逐的野獸似地爬到那個洞裏去。他在那裏嚇得一點也不響地捱了一個整夜，蜷縮着，一動也不動，發着抖，牙齒打着戰，眼睛大張着。他在破曉的時候纔爬出來，採了一點桑子吃，因為他餓得很，接着他採折了一些樹枝，蓋在那個洞上面做屋頂，他又在那洞裏用枯葉鋪積了一個牀。

他整天在樹林中徘徊着，餓的時候便吃桑子。他直至日落之後長久纔回到他的茅屋那邊去。他的腳膝發着軟，他在荒地上蹣跚地走着，不時地停下來摸索黑暗；又準備再奔逃。

可是這一番卻甚麼事也沒有。一切都是靜悄悄的，死沈沈的。在那已變成漆黑的夜裏，他不知不覺地走到了他茅屋邊。

當他看見有一個暗黑的影子突然在他的前面現出來的時候，他的心驚跳着。他用一種啞音叫道：

——誰在那兒，有人嗎？」

他的狗底悽慘的吠聲便是唯一的回答。

——杜克，你在那裏！」他喊着。他在那小屋子四周繞了一圈；那隻狗便是永遠繫在屋後的狗窠邊的。在旁邊的小牲口房中，他聽見那頭小豬叫喊着。

他放了杜克，於是那頭狗便立刻從洞開着的門走進屋子去。

濮佛爾站在門檻邊，發着抖。他聽見他的狗用鼻子發着聲音來往地走着。他取出了一根火柴，預備劃牠，可是他又不敢劃，生怕看見那無疑會呈到他眼前來的景象。

——還是人嗎？他終於用一種發抖的喏聲說。因爲一切都很沈靜，他便劃燵了一點火柴，冒險向前走了一步。已經甚麼也沒有了……一個人也沒有……死沈沈的寂靜。他看見煤油燈就在眼前，便戰慄着把燈點燵了。蒼黃色的燈光跳動着，反射到那小屋子的赤裸裸的牆上。那在火爐上面的耶穌受難像，似乎在苦痛之中扭曲着腿。在泥地上，有着一大攤一大攤的暗黑而發黏的斑點。那便是血跡；在一攤斑點旁邊，他的黑貓安安逸逸地在舔着……他戰慄起來，那盞小煤油燈便在他的手中跳動着。他把煤油燈移到火爐那面去，照着灰色的牆，照着屋頂底被煙薰黑的樑。甚麼也沒有了；甚麼也沒有了；一切都已經消隱了……他望着那小鳥籠，那頭金絲雀縮成一團在籠中睡着，頭躲在羽翼中。他向桌子下面望去；那隻狗在桌子下面拉着甚麼東西。此外還有一個聲音嗚嗚地叫着。於是，他看見在最遠的一隻桌腳邊，他的貓頭鷹庫白在着，黑色的眼睛含着怒，爪上攪着一個甚麼血淋淋的東西。

——杜克，這裏來！他拉着他的狗底尾巴喊。

可是他立刻發了一聲恐怖的喊聲，退了開去。庫白抓在牠的爪中的是一塊人的肉。

——來！濮佛爾對他的狗說。他把牠牽到外面，把牠牽在他的手車上。他把他的簡單的用具裝在車上。於是便上路到那樹林深處的荒棄的洞中去了。

他整夜搬運着他的小小的產業；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的小屋子便已經搬空了。最後一次是搬運他的牲口。他把豬放在一個鑽了小孔的木箱裏，把鷄裝在一個籃子裏，讓金絲雀仍舊在牠的籠子裏，把貓裝在一個袋子裏，把頭貓鷹關在一個兩端用草塞住的火爐的煙囪裏。

當晨曦把牠的螺鈿色的真珠灑到石南樹的桃色的莖上的時候，他已經和他的小屋子永別了。他現在知道了。他已看見過世人在廣大的世界中的生活了！

隱遁在被人所遺忘了的深深的樹林中，不看見他的同類人，漢佛爾便又變成了那往時怕見人而難馴的『孤獨者』。

——商務比利時短篇小說集——



# 文具用品



## 啓明書局

經濟實用 到賣暢銷

新法英文習字帖一—四  
 品 金筆墨水、分藍黑、紅、藍、紫、綠五色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三八號 電話九五四九七

〔日 記 帳 冊〕 〔抄 簿〕 〔信 箋〕 〔稿 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 | 300 | 400 | 600 | 2 | 珠羅 | 二號 | 50 | 50 | 報 | 瑞 | 瑞 | 16 | 18 | 袖 | 牧 | 普 | 時 | 袖 | 袖 | 英 | 方 | 直 | 橫 | 當 |
| 字   | 字   | 字   | 字   | 號 | 八  | 號  | 頁  | 頁  | 紙 | 典 | 典 | 頁  | 頁  | 珍 | 支 | 及 | 代 | 珍 | 珍 | 文 | 格 | 線 | 線 | 年 |
| B   | B   | A   | A   | 角 | 用  | 白  | 大  | 大  | 大 | 紙 | 紙 | 夫  | 夫  | 活 | 懷 | 懷 | 家 | 地 | 地 | 自 | 自 | 自 | 自 | 啓 |
| 大   | 大   | 大   | 大   | 花 | 箋  | 箋  | 號  | 號  | 抄 | 抄 | 抄 | 士  | 士  | 頁 | 中 | 中 | 庭 | 球 | 球 | 由 | 由 | 由 | 由 | 明 |
| 號   | 號   | 號   | 號   | 箋 | 箋  | 箋  | 箋  | 箋  | 簿 | 簿 | 簿 | 大  | 大  | 冊 | 友 | 友 | 帳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 稿   | 稿   | 稿   | 稿   | 箋 | 箋  | 箋  | 箋  | 箋  | 簿 | 簿 | 簿 | 抄  | 抄  | 冊 | 冊 | 冊 | 冊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 出版各書分類

- 世界文學名著
- 少年文學名著
- 世界戲劇名著
- 世界故事名著
- 世界短篇名著
- 中國新文學叢刊
- 莎翁傑作
- 遊藝及其他
- 英文文學名著
- 英文自修叢書
- 日文自修叢書
- 古文自修讀本
- 漢譯數理教本
- 字典辭典

### 字 帖

精裝本 四角  
 一律售  
 活頁本 二角  
 每冊售

### 碑 帖

精裝本 七角  
 一律售

映習 臨摹 兩用 大小楷合璧  
 正 一 帖 數 用  
 正 艸 隸 篆 各體俱全  
 顏 柳 歐 趙 名家手跡  
 王 隸 褚 章 真 版 攝 取

## 四美堂 標準字帖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三八號 各書局均經售

真印 蹟影 古今碑帖集成

四美堂選帖標準

2. 1. 欣賞為主，實用為主，碑雖珍奇，雖未拓明拓，無藝術意味者不取。

懷素草書千字文	李北海曹娥碑	褚遂良哀冊帖	褚遂良枯樹賦合璧	歐陽詢孟恭誌銘	歐陽詢姚恭誌銘	歐陽詢溫盧恭誌銘	歐陽詢法師碑	柳公權玄秘塔碑	顏真卿白靈堂壁	顏真卿行書至寶	顏真卿告身帖	顏真卿天下寶塔生池碑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竹山連句詩	顏真卿清遠道士詩
(草)	(行)	(行)	(行)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行)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董其昌秣陵詩	董其昌觀音贊記	趙子昂瞻道碑	趙子昂福神觀碑	趙子昂行書寶碑	黃山谷夷廟詩	黃山谷石流日	岳武穆大辭寶	朱熹易繫辭	蘇東坡行書至寶	蘇東坡神聖序碑	王羲之之半截碑	王羲之之蘭亭碑	王羲之之蘭亭碑	裴休圭禪師碑
(行)	(正)	(正)	(正)	(行)	(行)	(正)	(正)	(草)	(草)	(行)	(正)	(行)	(行)	(正)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元角

均書各全 售局大國

行印局書明啓

號二路四上 八三馬海



# 明辭林

蔡巧因主編 沈章 薄哲 濤卿 編輯

## 本書特點

搜盡：古今雅俗典故新詞  
包羅：報章雜誌專門術語

### 辭語豐富

本辭林搜集成語。俗語。典故等辭語。六萬餘條。解釋詳盡。開附例句。讀之一目了然。其他如社會經濟。新名詞。外來語。商用語。或常見於報章雜誌之專門術語。無不包羅完備。為現代最新最完善之工具書。

### 注音準確

本辭林有三種注音。1. 漢字直音。2. 注音符號。3. 羅馬字。

### 檢查便利

本辭林有二種檢查法。內附有部首索引。不論新舊學者。檢查均屬非常便利。

### 附錄完備

書末附有各種表格。如注音符號表。正表。字體正俗表。簡體字表。中國行政系統圖。國語文法表。標點符號表。文字辨別表。全國行政區域簡表等十四種。堪稱完備。

精裝一冊 實價四元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全國各大書局經售

# 啓明書局



A541 212 0010 44688

# 酬世大典

硬面精裝

實價

二元五角

內容豐富 編制新穎

## 朱翊新編著

吾人置身社會，首重交際。若稍疏忽，則貽笑大方，爲人所不齒。本書之輯，所以備社交之南針也。諸凡婚喪禮俗，公私函件，無不以嶄新之姿態，廣爲搜羅。凡不適現代潮流者刪之，應改良者改良之，總期適合時代潮流，藉供日常應用。手此一冊，誠有左右逢源之樂。

### ▼寫算專書▲

自己練習 自己學會

寫信不求人 五角

寫帳不求人 四角

珠筆算不求人 四角

四馬路三二八號 電話九五六七

# 啓明書局

各大書局均售

北歐小說名著

# 愛情的麵包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出版

三成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一	元			
原	著	史	特	林	堡	等
譯	者	胡	適	等		
編	纂	施	落	英		
發	行	者	朱	炎		
			啟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啟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29

